

武俠小說

碧玉血鴛鴦

徐春羽著

9

徐春羽傑作

北派武俠
名著

碧

血

鴛

鴦

九集

勵力出版社刊行

技擊
小說

碧石

血

鴛鴦

鴛鴦

第九集

徐春羽著

第一回

凌空飛墜神乎其技
步險履夷勇之爲功

● 碧血鴛鴦，荒乎其唐，印行八本，天壽而亡。

前 神龍見首，半截嬌娘，據說差勁，彷彿透涼。

因 社長有詔，准予還陽，更飽秃筆，再窮枯腸。

● 早謠重造，評話新張，花紅免賜，戳活無妨。

前二年寫了一部評書，碧血鴛鴦，內容只有四個字的批語，是「亂七八糟」。偏有一部份讀者捧場，銷路還可對數，在下居然仗着它，維持了很長一個期間的生活，方自慶幸，老天爺不餓死瞎家雀兒，忽然僞府的所謂友邦（日本），發動了什麼「大東亞戰」，無緣無故跑到珍珠灣幹了一砲，這一砲却把在下打得七零八落，整個飯碗被「予以粉碎之打擊」，他固沒得「悠然而返」，在下便也開始淪陷，銷場也打斷了，印書的原料報紙也打沒了，僅僅出到第八集便停版大吉。在此期中，確有不少愛吃臭豆腐的主顧，一再來函詢問，第九集以下爲什麼不再續印？主顧們的熱心，自是可感，不過當時叫在下拿什麼話去答覆各位？稿子寫好放在家裏，就是想不出法子開動機器，遲遲復遲遲，直到今天，還是排印不了，真使在下感覺焦

急慚愧；而始終是「法子的沒有。」（就是這一句，便害得在下生死兩難者達九十六個月之久，希望這輩子以及輩輩子再不要使這種文法重見於中國。）最近本出版社跟在下商量，叫在下接續前文，把那部「未完成的傑作」再完成上，這真跟要飯的花子夢見有人派他去接收金鑽一樣，高興得在下是有兩個禮拜沒睡着，怕是做夢再把他丟了。這話可得聲明，並不是在下不開竅兒，咬着鴨子不撒嘴，實在爲了這部評書的停頓，得到不少非難，最差勁的是有人批評在下寫的玩藝兒好壞不說，都沒有後半截兒，這話大概不是誇我吧。「無後爲大」在下也不是不懂，不怕胡說亂說，總是把他一氣瀾完爲是，省得留下這末一個話把兒。等因奉此，在下便一口答應了社長的雅命，把存稿略加整理，印刷發行。這事在在下固是心滿意足，可以請所有從前垂詢的主顧，便可繼續接看在下神聊，不至於再罵我有始無終，實在是件喜事。但是在下這段評書，似乎難列大雅之班，可是又一想有愛吃魚翅的，就有愛喝豆汁粥的，有愛看皮簧大戲的，就有愛看跑旱船的。吃膩了紅燒魚翅，上碟子醃白菜，也許有人說是爽口。叫險一揪，變成橫臉，乾接演後半部碧血鴛鴦。在沒開演之前，還得把前八本事情略微一表，給老主顧提提醒兒，給新主顧送篇說明書，免得腰上長大腿，顯著突如其來。碧血鴛鴦一開頭，說的是江南七義之一的九頭獅子盧春，因爲保鏢失事氣走河南，路見不平殺死奸夫淫婦，救出兩個小孩兒，一個叫田正，一個叫田柱，送他弟兄到雪嶺求師的時候，路上把田柱丟去，盧春巧遇義兄神弩手孫剛，由孫剛介紹田正拜在隱士下方門下爲徒。便在雪嶺一同歸隱。正趕上下方的師父江南大俠沈洵托好友俞伯玉送信，說起關外刺兒鳥飄把子虎面觀音袁濟有意派人尋仇，叫下方多加防備，俞伯玉才走，刺兒鳥派的千爪金蠟黃偉帶着黨徒已到，下方迎敵被傷，有香檀寺俠僧百了趕到，戰退黃偉，盧春去揚州給沈洵送信，誤走冷竹塘，巧遇八義江飛。冷竹塘祝莊祝靜兩個女賊夜入

揚花堡，盜去江飛之子江楓，江飛的使女舒紫雲三入冷竹塘，救出江楓。神尼收祝靜。盧春訪沈洵，大鬧龍王廟，沈洵的弟子錢鼎丟鏢受傷。沈洵約請大俠莊化，變入刺兒島，要鏢被困，百了救羣俠，訂香檀寺比武。四義馬彰被陷，七義救馬彰，誤捉勞山派門徒楮雄，得罪勞山首領畢綱。祝莊祝敬二搶揚花堡，舒紫雲獨力鬥羣賊。江楓感恩求婚，舒紫雲單身逃愛，田正勢成下山，變猛搶救揚花堡，假瞎子出世大破冷竹塘，江楓分金散夥，羣雄正要赴香檀寺的時候，忽然有人夜入京城之內，盜去國寶，留下莊沈變俠名字，萊州府莊化投案，假瞎子洩機才知盜寶是刺兒島派人所爲。卞方夜探王府，寄柬訴冤，莊沈帶罪尋寶，香檀寺羣雄比武，氣走勞山派首領聖手伽藍畢綱，俠尼解圍，羣雄尋寶，俠女奚紅雪奉師命協助莊沈，誤走媽媽山。巧逢葛卷玉，三次逃婚。舒紫雲逃愛遇愛，兩放秦晉芳。田正訪胞弟，田柱入賊黨，弟兄反目，秦晉芳洩機，羣雄訪寶入山野馬嶺，畢綱派徒約友，准備合鬥莊沈變俠，五老之一的背天行者單宏文單身入勞山，索寶被困，第八集正說到這一節，大俠莊化爲了營救單宏文，單身入勞山，找著了單宏文，原來是被畢綱用酒灌醉之後，鼻子裏堵上悶藥把他放在後山最高峯，錯過莊化，還真判不了。莊化把藥取了出來，一說原委，單宏文便要找畢綱拚命，但是這座山峯，上來容易下去難，正在這時假瞎子徒弟小火狐周益也到了，單宏文忽用手一指說：「你們瞧見了沒有？這三面是水，一邊是山，山道已經被人炸毀，別人下去却是不易，我今天倒要把你們兩個，一塊兒帶下去找姓畢的。」莊化一句話沒說出來，單宏文哈哈一聲長笑，一手揪莊化，一手拉周益，喊聲走，平空一托兩個人，身不由己竟自騰空而起……縹緲的來了這末一段說明，就算是一段縮影，底下便是九集的正文，小火狐周益，心裏真是駭怕，別瞧自己跟隨師父多年，還是真沒有看見過人飛的，現在被單宏文這末一夾，亞似騰雲駕霞一樣，耳邊就聽一陣風聲過處，也

就是兩口熱茶的功夫，猛聽單宏文一聲喊：「站住！睜眼！」身子猛然一墜，當時腳在平地，睜眼一看，已然落在一片平台上頭，回頭再照山頂，說懸一點兒，真有百十多丈高，陡壁懸崖，連一條能够往上爬的道兒都沒有，不由暗說了一聲：「好險！」單宏文向莊化道：「瘋子，你帶着這個孩子，慢慢往前邊去吧，我可不能奉陪要先走一步了。」說到這句，也不等莊化還言，輕身一躍，便是兩丈多高，到了一塊山石上，再一眨眼，身形一掙，便白不見了。莊化一看，不由點了一點頭道：「真不含乎，可惜我是脾氣少微弱一點兒，不然江湖上沒有別人的事了。真格的，周益，你怎麼會打聽這個地方？你是怎麼上去的？咱們這麼走道兒也沒有別的事，何妨咱們談談，我也好知道你是怎麼進去的，見了別人，也可以跟他們談談。」周益連聲答應，於是一邊走，一邊說，把個莊化說得不住連連點頭，極口說好，未了一抬周益腦袋道：「好小子，等這裏事完，我還要收你做個徒弟呢。」周益一聽，心裏可太高興了。小孩兒聰明，當時就改口叫師父。莊化道：「你先不用忙，你還有師父呢，也得等我見了他之後，商量商量，也得問問他願意不願意？別回頭再叫他說我辱了他的徒弟」。說到這句，忽聽前面一片鑼聲有人狂喊：「衆位哥兒們，前頭走走裏頭，有兩個奸細，可別放他走了」，囉嚕一下子，出來可是有二十口子，全都是短衣襟兒小打扮兒，每人手裏都是一口單刀，背後背前，一聲梆子響，一字排開，就把去路橫住了。周益一看，說一聲：「可了不得了！他們知道了。」莊化說不要緊，小子多留神，看我的！」說完了邁步就往前跑，眼看到了那班人面前，夢脚一蹶，蹭的一聲，平空起來足有一丈多高，往人羣裏就闖，往下一落，正落在人堆裏，腳登肩膀，連蹤帶跳，大家一陣大亂，再找莊化，已然影兒不見。周益先還以為莊化是要獨退莊兵，叫自己開下子眼呢，萬沒想到他會來了這末一手兒，眼看着他一個人去了，心說這可不對，那有師父臨陣脫逃，

把徒弟扔在這裏的，這可未兒差點勁兒，比起我那個瞎師父來可是差遠了。心裏這麼想着，眼望那班人就到了，嘴裏還嚷着：『別叫他走了，方才可就是他。』周益心說他們怎麼會認識自己呢？及至定神一看，領頭的兩個，這才明白，不由就是一怔。原來小火狐周益，別看他年紀小，前跟隨瞽目魚鍾符在江湖上闖蕩了多少年，對於江湖上這一切門道，他是完全清楚。第二天生來一付好胆子，又跟這些俠義英雄，每天在一起，所見所聞都是驚奇冒險的故事，他早已印在腦子裏。大家一聚議，說是打救單宏文，他就走了心思了。心想野馬嶺也不是龍潭虎穴，別人能去，自己也能去，何不趁着大家沒去，自己也走這一趟，到了勞山野馬嶺，憑自己的機智能力，要是能把單宏文給救出來，這個名兒可就闖出去了。還末一想，一聲兒沒言語，借着撒潑爲由，自己就溜出來了，跟人一打聽野馬嶺的山向兒，有人一告訴他，他就走下來了。到了山口一看，一個人也沒有，他胆子也是特別大，大搖大擺，就走進去了。經前山繞到後山，也沒遇見一個人盤問，又是高興，又是發愁。高興的是沒人盤問，自己居然混進內山，發愁的是，這座山勢太大，單宏文究竟困在什麼地方？自己却不知道，要是緊在這裏頭找，一遇見山上盤問的人，當時就是麻煩，心裏正在想着，忽聽山那邊有人說話，是往這邊正走，先聽一個說：『老三，你說咱們單大爺，這可是放着心靜不心靜，就爲了幾個徒弟一蠱惑，這就興師動衆，聽說什麼五老七義九雄八傑，他全得罪了，手大擰不過天來，任是一張好鐵能碾幾根釘，我瞧還是有點自找不痛快。』又聽一個道：『張八，你不用說了，你在咱們山上，這麼多年，難道還不知道爺的脾氣，一向是吃軟不吃硬，姓莊的姓沈的確實是太已欺人，這就叫做什麼都好忍，就是氣不好忍，要據我看，咱們爺這回約的兩位，都是屬一屬二的好朋友，也許借着這個勁兒，要從新整頓一番野馬嶺，好在這時事，跟咱們是一點千係沒有，叫咱們巡山多加小心，咱

們就多加小心完了，至於爺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咱們乾脆不必過問。」說話的聲音是越來越近，周益可就高興了，聽他們說話，不過是兩個兵，當然沒有高手，真若迸出去，憑着自己的機警，要跟他們兩個打聽個道兒。想到這裏，提起脚步，輕輕一蹤，就蹤到二人面前。連姓張的，帶姓李的全吓傻了，一看來人身背傢伙，素不相識，就知道事情不好，不過有一節，究屬是個孩子，好判了家，也沒有多大能耐，要是把他拿住，往山主那裏一送，多少得有點賞號。這二位是財迷心竅，想着全對，各人身上全帶着傢伙，一人一把鋼刀，拉刀就把道橫住：「什麼人？敢來到野馬嶺，姓什麼，叫什麼，你來找誰？說的對，沒你的事，說的不對，我們要把你拿下，送到山主面前問罪。」周益外號叫小火狐，那够多機伶，一看這倆人不認識自己，並沒有一定把自己當成奸細；又一回想方才他們二位所說，眼珠一轉，計上心頭，便笑了一笑道：「怎麼二位不認識我，我姓周，新近入山不久，是畢山主把我請來的。畢山主告訴我：這後山上困着一家仇人名叫單宏文，被山主用酒灌醉，暗下麻藥，把姓單的軟困此處。皆因他那種藥，力量不太大，姓單的能為又好，怕是藥勁一醒過來，找到前邊，事情可就麻煩了。每天到這個時候，必得找人換藥，因為我是初來乍到，叫我多走一走，多轉一轉，所為叫我知道這山上的事，便派我這個差事，到這後山，來給姓單的換藥。二位，我今天是頭一天，以前也沒來過，這座山是不是那座山？姓單的是不是在這山上？我是新來的人兒，換不着門兒。正在為難，恰遇二位，請問二位，姓單的是不是就在此處？請二位指點指點，這座山應當由什麼地方上去，等我把事情辦完，無論如何，也得請二位點酒喝。」這兩個一聽，原來是新來的，說得又一點不錯。便笑了一笑道：「喝，原來是小周爺，您還是真問着了，別瞧我們山上人多，您要問別人，他們還是真不知道。姓單的不錯，正在這座山上，您要打算上去，這話我可不是看不起您

，這假地方可太不好上，皆因陡壁懸崖，並沒山道，每天來換藥的主兒，全是好功夫，好能耐，就憑兩根飛抓百練索，就能上得去，把一根飛抓百練索扔起來抓住石頭，人揪着繩子往上走，到了盡頭，第二根飛抓又扔起來，抓住石頭，摘下頭一根，再往上走，就這末個樣兒，能夠上得去，除此之外，可沒瞧見過，有什麼法子。」小火狐周益一聽說這個法子，當時就高興了，準知道自己身上有飛抓百練索，能夠辦得到。正想道勞駕，掏百練索上山，忽然又一想當着這兩個人，自己往上爬，黑天半夜，倘若這兩個人，說的是瞎話，自己正走在半路途中，他要一嚷一叫，來人把自己一圍，這個苦子可就大了，不如把他們兩個人全都支開，然後自己再想法子上山不晚。想到這裏，便哎呀一聲道：「不行，多虧二位這末說，我身上沒百練索，趕緊回去取一輪，拿回來再上山。」說完一拱手，抹頭就跑。這兩個還以為是真事哪，彼此一笑，老李道：「你應是不是，山主越來越糊塗，怎麼派來派去派出這麼一個孩子來？就算他有能耐，又能有多大？還要一過去，一個腳登不牢，從上頭掉下來，小命兒就算完。」老張道：「你管哪，咱們管的是巡更守夜，只要這一夜不出事，太陽一出來，就算沒咱們什麼事，我瞧山主，小心起來又未免恣也小心，就是這座山，不用說有人，就算沒咱們，誰能夠知道，姓單的困在山上？知道了上不去，也是白費。這個孩子找不來百練索是他的便宜，找來百練索；就算他上得去，上頭還有翻板陷坑，多少的埋伏，黑天半夜一個弄不清，掉在裏頭就算完，誰能想得到去救他？好在這事礙不着咱們，走走，再繞上兩個灣兒，天也就亮了，好睡覺去。」兩個人說着走着，越走越遠，小火狐周益伏在暗處，心裏可樂；真是該當自己成功，打聽一樣，問出兩樣，連埋伏我都知道了，無論如何是上不了當了，這可太好。等兩個人走過，把身上兩根飛抓百練索拿出來，看準山頭，抖手一扔，恰好挂住，揪了揪够結實，兩個手揪住，脚尖點山

石，哧哧哧，一步倒一步，一會兒的工夫，到了山頭，聽得明白，上頭有埋伏，當然就得加小心，試着步，一點一點往裏走，一看這座房裏，有一盞小油燈，燈苗兒太小，似有如無，不過略見燈光而已。凝神一看，屋子正中開一張床，床上彷彿是個人，是單宏文不是單宏文，心裏不敢說，有心過去，又怕前頭有埋伏，正在左右爲難，聽山石哧哧哧響，夜靜人稀，又加着地方太高，聽得明白，心說：『壞了，來人了，可別叫他碰見才好！』趕緊往地下一扒，閉氣不出，這個工夫，人就到了。扒在地下一看人影，十分眼熟，仔細一想，這才想起，正是瘋子莊化，心裏可就高興了，來了這麼一位硬幫手，無論如何，今天這個虧是吃不上了。正要爬起來招呼，沒想莊化腿急，往屋裏一蹶身脚才沾地，就聽吱吼一聲，老英雄就掉下陷坑了。

第二回

憑神威合力戰羣雄
藉機智單身救二老

莊化一蹶身就進了屋子，就聽吱吼一聲，翻板下陷，莊化就掉下去了，小火狐周益看清之後，走了過去用脚探着慢慢往前走，到了臨近，使勁用手一點，把翻板支起，救出莊化；才把單宏文也解救過來。小孩兒心裏高興，想不到這兩位成名的英雄，全都是被我所救。單宏文一誇他，小孩兒心裏一動，要拜單宏文爲師，多學點能耐本事，往山下一走，天光已亮，弓箭手攔住去路，箭如飛蝗，幸虧單宏文莊化善避刀槍，在頭裏給自己當擋箭牌，居然一點傷沒受，二位蹶脚一走，剩下小火狐周益心裏不高興，心說您二位真叫不對，沒有我姓周的，你們二位那位也出不來，如今救出你們二位，怎麼着，把我往這裏一扔，你們二位跑了，這可實在對不起小孩兒我，他們要再一放箭，我小孩兒够多苦，別瞧小孩兒我能耐不好，我的

胆子可不算小，你們二位全都走了，扔下我小孩兒一個人，我今天要獨鬥他們這一堆，讓你們也知道我人小胆子不小，小孩兒一搥勁，正要亮傢伙動手，就聽有人喊嚷：『官老爺，這邊這邊，沒錯兒，我聽清楚了，你聽你聽，這邊兒，』又一個道：『牛犢子，你不要胡嚷亂嚷，把賊吓跑了，咱們殺不痛快，你我亮傢伙殺賊，給老英雄報仇雪恨。』噹哪噹，鏗鏘一響，二位猛英雄趕到，原來正是金牛星丁威，小流星馮溥，這二位跟虛春一搥亂，抹頭往下就跑，一邊跑，一邊商量，丁威先說：『官老爺，人家也是人，咱們也是人，人家都瞧不起咱們兩個，都說咱們是酒囊飯袋，簡直不够一號英雄，要據我說，咱們可是不攪這手兒，這會咱們到野馬嶺，也不管是大王，是兵，見一個，殺一個，見十個，殺五對，殺他們一個鷄犬不留，省得叫他們瞧咱們不起，你看怎麼樣？』馮溥究竟當過幾天官，腦子裏比他明白，一聽這套話，就覺着有點不妥，便一邊跑一邊說道：『牛犢子，你別滿嘴胡說，他們不叫咱們去，也有他們的理，皆因你我兩個，不會高來高去，再者聽他們說起，野馬嶺裏頭埋伏很多，恐怕咱們兩個心粗，一時大意，就許讓人家給咱們當上，這是人家的一點好意，可不能錯怪人家，咱們這次到了野馬嶺，我倒想起一件要緊的事，准要是辦下來，從此以後，他們就不敢瞧不起咱們了。』丁威道：『什麼主意，你快說！』馮溥道：『咱們這次到野馬嶺，一來是爲國寶，二來是爲探聽那個老頭兒，叫什麼孫行者？國寶現在也不聽見他們說了，究竟是找着是沒找着，我也不知道，反正那個老頭兒是沒救出來，這回咱們上了山，想法子把那個老頭兒，現在什麼地方探聽出來，咱們兩個冒險回，把那個老頭子救出來，底下有什麼事，他們也不敢瞧不起咱們了，你說到山上見誰殺誰，冤有頭，債有主，姓畢的是咱們冤家頭，債家主，不去找他，殺些個沒能耐的賊兵，那可不是咱們幹的事，這件事無論如何，你也別那麼幹。』丁威道：『就是吧，能把老頭兒

救出來，也倒不錯，官老爺，你知道老頭子在什麼地方嗎？」馮溥搖頭道：「我不知道。」丁威道：「既然你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你怎麼能够去找他？這不是麻煩嗎？」馮溥道：「你先別着急，有什麼話，判了山上再說，你瞧好不好？」丁威道：「也好，不過有一節，找着老頭兒救老頭兒，找不着老頭兒，咱們可還是得依我，見一個，殺一個，殺他們一個少屁股沒毛的，不然我心裏老不痛快。」兩個人一邊說一邊跑，一會兒功夫，到了野馬嶺山口，二位胆子真大，一聲兒不言語，各把雙鎚提出，往山上就跑，馮溥心裏也不高興，皆因自己這對鎚被奚紅雪傷了一個，剩了一個，由郭家坨配了人家一個鎚，不但分量不合適，並且不是一個樣兒，心裏未免不高興，一股氣兩個人全都上了山，這二位本是豁出去了，遇見山上嘍兵，對不過，手起錘落，殺個三五十，暫時殺一殺心火也是好的，誰知一直到了山上，並不見有一個兵攔擋，二位心裏覺得可怪，其實山上這些兵，因為畢綱有話，無論是誰，不用在前山防守，一齊到後山聽用，故在此連一個兵也沒有遇見，走來走去，可就到了畢綱住的那座院門，聽聽裏頭，彷彿有人喊嚷，這二位也完全不管，一直勾奔後面，天色昏暗，山路不平，二位雖然一個人沒遇見，可是誰也不敢快跑，怕是一下子掉在山澗裏頭，一直繞了兩個灣兒，也一個山兵沒遇見，這二位就煩了，眼看跑了半夜，天光都亮了，依然一點影子沒有，他們不怪自己心粗，却罵山上人不对劲，爲什麼前後山會一個人沒有，這可真是怪事，心裏一活動，彼此一商量，要回去找畢綱瞪眼拚命，沒想到把道兒鬧錯了，原應當往左邊轉，二位往右邊轉下去了，越轉越遠，簡直就叫找不着門兒了，忽然聽見梆鑼響亮，二位心裏高興，以爲是到了畢綱的大寨，可以進去大殺大砍幹一陣了，及至來到臨近一看，弓箭手圍住小火狐周益，要亂箭齊發，射死周益，丁威氣就上了，心說，你們才射我的箭傷，還沒有好，怎麼又跑到這裏來傷害人來了？他就知道自己

身受箭傷，他可忘了一個是媽媽山，一個是野馬嶺，硬要把姓張的眼，寫在姓李的身上，兩個人兩對錘一磕，抖丹田一聲喝喊：『小子，你們射我的箭傷，我還沒好，又跑到這裏來射箭，對不起我要殺了你們這一堆，報你們射我之仇，小火狐不用駭怕，等我來把他們打發回去。』

兩位猛英雄錯記亂箭之仇，嘴裏一邊說着話，兩個人手裏錘一掄就迸過來了，這些山兵聽不明白，心說這都是沒有的事，這二位敢起誓，簡直一面兒沒見過，怎麼會說起什麼有仇來了？這不都是沒的事嗎？這件事可不好辦，弓箭手，射的是迎面之人，從後面又來敵人，這件事可不好辦。再說每人手裏除去一張弓幾枝箭之外，任什麼也沒有，就衝這二位，穿章打扮，神情像貌，也不是好惹的，不能糊塗送命，乾脆別跟他打，快跑，拿梆子的梆子也不打了，喊聲：『風緊，扯活！』唵魯一聲，四散奔逃，人家山路尤熟，眨眼之間，連一個也找不着了，丁威就喊：『官老爺，追！』說完這句話，二位才要走，小火狐周益趕緊向前一搶步，把二位走路攔住，一問二位的來意，二位這才說出自己已怎麼跟盧春嘖的氣，自己跟馮薄怎麼離了媽媽山來到這裏，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小火狐周益這才明白，趕緊又問，二位這時候又打算到什麼地方去？丁威又說如何打算救單宏文的話，小火狐周益，暗自點頭，別瞧這末兩個人，居然會有這樣的算計，這可實在是件新鮮事，要論真能耐說，不用說你們二位。就是比你們二位再高個一頭兩頭的，也未必便是姓畢的對手，征敢上野馬嶺，要找人家拚鬥，二位可實在是太不自量。今天既然遇見自己，無論如何，也不能叫他再身入羅網，給人家送了去，連自己都跟着丟人，想着便對二位一笑道：『二位不用再往裏頭去了，姓單的不錯方才是困在此地，只是如今，他已經出險了，這裏任什麼事都沒有，二位不必到後邊去了。我們往前頭轉一轉，也許他們在前邊已然動上手了。』馮薄丁威一聽，這話大概不假，便笑

了一笑道：「這麼一說，我們兩個走在你的後頭了，既是這裏沒了事，咱們該到什麼地方去了？」小火狐道：「二位跟我來。」說完一掉身形往外邊撒腿就跑，把這兩位猛英雄扔在身後多遠，他也沒管，轉過個山環，是一塊大宅院，青水脊的門樓兒，四外是虎皮石的牆，硃紅大門，可是門緊閉，知道這又是一所宅院，也沒介意，邁步往前走，猛聽院子裏影影綽綽有人喊道：「臭山賊，既是你家姑祖宗一時大意，被你拿住，你要殺要砍，任憑于你，如果你要嘴裏說出一句不是人話，我可要罵你！」一聽說話聲音，非常耳熟，當時就是一怔，不顧了馮兩個，一提身，單胳膊跨牆頭往裏頭一看，把自己吓得亡魂皆冒。這院裏原是北房三間，南房三間，東爲上，東邊是五間，有廊子，有柱子，就在這東房柱子上，綳着一位大姑娘，地下扔着傢伙，自己凝神一看，不是別人，正是無情劍叟紅雪，兩手朝後，被人家綳在柱子上，前頭站着一個黑胖子，一個俊美的漢子，黑胖子約有四十來歲，身體不高，至多不過五尺，一張又圓又大的臉，紅中透紫，紫中透黑，黑光放亮，穿一件藍洋縐袍子，盤着辮子，撇着嘴，彷彿悶着有氣的樣兒，再看那個漢子，身高七尺，細腰紫背，膀肩兒寬，長眉大眼，鼻直口闊，在鬢邊有一塊紅記，身穿青綢子褲褂，頭上絹帕照頭，手裏拿着一根竹筒子，搖頭晃腦，笑容滿面，正在那兒說呢，因爲離着太遠，說話聽不甚清，看這個意思，必定沒有好意，準知道這兩個是賊，並且全是下三路的賊，就衝他手裏拿的那個竹筒子，必定會打毒藥暗器，不管他是誰，是好人決不能把奚紅雪綳上，自己的人已然落在人家手裏，那裏還有工夫說別的，一聲不言語，從自己身上把暗器取出，小火狐周益，因爲他打出來的暗器帶火，人又機伶，所以才有人給他起了這麼一個外號兒，他這暗器，可不是和瞎目魚鍾符學的，他有一個舅舅叫火王爺殿治，跟瞎火神紀書是親師兄弟，從先火猴倪薛平也是跟他學的能耐，小火狐周益，除去軟硬功夫之外，

還會打這種火藥的暗器，一根鐵筒，長有五寸，寬有二指，後頭有崩簧，有頂針，筒子前頭有蓋兒，蓋裏裝着十二顆火彈子，裏頭裝有最好的火藥，不用的時候，往身上一帶，誰也瞧不出來看不見，等到要用的時候，把鐵筒子往手裏一扣，後頭一拉崩簧，頂針一轉，第一個就打出去了，頭裏蓋自己還能蓋上，再拉再打，一共能打十二回，這種東西，不管碰在什麼軟硬的玩意兒上，當時爆炸，沾在什麼地方，什麼地方起火，小火狐周益雖會這路暗器，他可輕易不使，因為這種東西打出去，不好收不好救，敵人挨上一下，輕者帶傷，重則喪命，不到十分緊急，絕對不使，今天眼看奚紅雪被人家給網上，他可就急了，往腰裏一摸，把鐵筒子取出來，一條腿騎在牆上，往裏觀看，等到實不可解，再施展暗器救朋友，這兩個賊也是惡貫滿盈，一個該當今天死，一個該當今天傷，竟敢跟奚紅雪說話了，牆上有人怔會沒看見，小火狐周益，雖然拿出暗器，他可沒使，扒在房上，聽人家說話，他有他的心思，我先聽聽你們說什麼？但分行爲能够恕得過去，我只把我們的人救走，倘若你們專做傷天害理之事，今天遇見我，那就叫做鬼使神差，把我領到此地，所爲把你們這一羣冤孽除去，好給死者報仇，活者除害，我必體諒上天之意，施展我的十二隻連環神火弩，把你們這一羣全都祭了火神爺，也叫你們嚐嚐小火狐周益小太爺的厲害！心裏這麼想着，早把神火弩的筒子，拉出來比方好了，靜等拉簧放火。

第三回

怒生心頭火燒蝴蝶寇
喜出望外路遇翡翠瓜

雖然看見無情劍奚紅雪被困，心裏着急，把弩匣子描准了，可是心裏始終是在盤算着，但能不傷他們，總是以不傷的爲是，這是俠客的門徒，總帶幾分俠氣，就聽黑胖子說：「兄弟，咱們兩個來到野馬

嶺，可是避難來的，皆由你我弟兄作案太多，作官的不容，四下派人捉拿你我，實在混的不敢再在外頭住了，這才投到野馬嶺，要是依着聖手伽藍畢綱，就不能容咱們弟兄在這山上，幸虧病金剛林淵，念在從前有個認識，背着姓畢的，把我弟兄留下，可也不是長局，實因聖手伽藍畢綱，現在忙着會鬥莊沈，沒有工夫查山，你我弟兄才能在此暫住，日子一長，咱們還得走。想你我弟兄，幼年同窗學藝，不敢說練的功夫到家，江湖上總算有咱們這麼兩號，真要憑着本事往上頭走，不能成俠，必能成義，我犯了一個字——好財，有點合得無厭，錢越多越不嫌多，因此在我的手下，殺傷性命，不下三百餘條，才落得現在這樣，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再說兄弟你，更是可惜，模樣兒，真可以說是一表非俗，有個人樣子；論能耐，一條單鞭，十二支袖箭，又有你護身的寶貝，紅雲弩，江湖上的朋友，像你這個歲數，彷彿你這個年紀，比你高的不敢說沒有，不過我可沒遇見。萬沒想到，交友不慎，走進了下五門，兄弟你這個毛病，比我還大，見着一個姑娘，就是這麼戀戀不捨，要纏我看，這可不是什麼好路子，咱們吃這碗把式飯的，專怕這一手兒，就拿今天拿住這個女的說吧，咱擺着是個對頭的子弟，既是遇在咱們手裏，最好一下子，就是把他的弄死，別等人家救應來了，咱們是甘受其苦，要依我說，咱們趁早兒把他弄死，一則省得給自己惹出其害，二則咱們還可以給姓畢的留下一條後患，人家找他報仇，咱們算是出了氣，您看這個好不好？」黑胖子一陣說，那個年青的先是搖頭，後來又一點頭，那個黑胖子才一拿刀，年青的又不幹了，冷笑一聲道：「大哥你這話我不是不明白，我也知道我這一生就是壞在這個上頭，不過一叫我遇見，我就扔不開，乾脆說就是爲女人死了，我也樂意，難得這個播上門來的好事，叫我們得了手，我想這麼辦，你先等我一會兒功夫，我把他同到屋裏，等一會咱們再把他殺了一走，你看好不好？現在叫我殺他，簡直就叫辦不到。」說

完了也不管黑胖子在他旁邊，三步兩步就搶過去了，小火狐一看，這可不行，自己要是再晚來一步，還是真糟了，這個小子簡直是個畜類，我得先把他弄死，想着一塊鐵筒子，把連環神火弩就對了准啦，手一按簧，唳叭一聲響，一道火光，便奔了那個年青的，按說是那個先死，誰知黑胖子一看他一句好話不聽，還是奔上了奚紅雪，他也掛了火啦，一拉手裏傢伙，嘴裏還嚷：『我今天把你廢了。』往前一搶，正擋在年青的前頭，火弩恰好正到，叭的一聲，打在肩頭，忽的一聲，火就起來了，黑胖子一聲慘叫，人便倒了下去，年青的一看，知道不好，急忙一撤身，打算進到屋裏再從後窗戶走，小火狐周益一看，打算要走，那是焉得能够，一拉簧又是一枝弩，叭的一聲，正打在右肩頭，忽的一聲，火就起來了，小火狐一看，心裏高興，准知道他是跑不了啦，誰知這個小子，真算心毒手黑，一看自己已然挨上了，準知那就叫作沒法兒救，從腰裏一摸，掏出一把半尺來長的刀子，就在自己肩膀頭上，使勁的一割，嘩的一聲，血光四濺，這塊肉就掉下來了，火球也跟着落在地下，那漢子不敢再等，蹣脚一擰身，嗖的一聲，上了東房，鮮血淋漓，頭也不回，竟自逃命去了。地下那個黑胖子，燒的已然沒了聲音了，渾身的衣裳，當然燒着了不算，連骨頭帶肉，燒的眼瞧着剩了一尺多長，火才慢慢地熄滅，周益就躡下來了，拾起地下寶劍，過去把奚紅雪的綁繩挑開，嘴裏不住說：『姑娘受驚』。奚紅雪稍微活動活動腰腿，舒展開了麻木，向周益道謝救命之恩，小孩兒周益微笑道：『姑娘您這就不對了，咱們都是一塊兒來的，誰有難誰當救，彼此幫忙，提不到一個謝字，咱們趕緊走，丁威馮溥兩個現在外面，倘若鬧出事來，更不好辦，姑娘趕緊跟我走！』不管矮胖子尸身，過去把門拴拉開，等到出門再看，丁威馮溥蹤跡不見，周益道：『這二位真是麻煩，這麼會兒工夫，也不知又跑到什麼地方去了，現在也沒工夫去找他們，咱們還走得趕緊走，恐怕前邊已然動上手

，姑娘跟我來！』到了這個時候，奚紅雪也不便再說什麼了，跟着小火狐周益，往前緊跑，來到前邊一看，不像有動手的樣兒，周益正要過去，眼看門的問話，猛見從院子裏出來一個人，慌慌張張，手裏提着一個黃綢子包袱，賊眉鼠眼，往外頭走。小火狐周益，向奚紅雪道：『莊沈二位，以及我家師父，衆位英雄，大概全在這院裏頭，我小孩兒有事去，可不陪您。您自己請便去看看，我可走了。』說完不管奚紅雪，遠遠地跟定那人，一直自奔山口，幸喜無人攔擋，下了山奔上官道，前邊這個人越走越快，小火狐心裏想，就衝他這神色慌張，也一定不是好人，我豁出走道兒去，跟定了他，瞧他倒是到什麼地方去。心裏想着，腳底下加快，走來走去，前邊一座大樹林，那個人到了樹林子外頭，向樹林子裏頭喊：『三哥：國寶已然到手，寫出來接一步！』小火狐周益，別看年紀小，胆子不小，能耐不小，跟隨瞽目魚鐘符，在江湖上闖蕩了不少日子，差不離江湖道兒上，這點兒事，他是無一不知，無一不曉，並且心胸極大，碰着今天野馬嶺，來的能人太多，絕期不出自己這麼一號人來，事到現在，最要的就是想法子救出單宏文，那才能算是出乎其類的好漢子，因此到了野馬嶺，不找畢綱，不跟大家在一起，隻身一人，一直便奔了後山，鬼見愁。恰好正讓自己探出下落，沒容自己動手，就有人把單宏文給救出來了，話雖如此，究囑沒有自己，連莊化也困在裏頭，誰也不用打算出來，不過已經有人幫了忙，總不算是自己一個人幹成功的，就是有體面，也不算大體面，總得想法子再幹一件驚天動地的事，讓大家知道江湖上有我們一號人物。心裏想着有理，把單宏文送到半路，借着弓箭手一搗亂，他就落了後來，等大家去遠，他正要打嘍兵口內探聽出一點兒消息，沒有想到二位怪爺趕到，吓退嘍兵，小火狐周益雖是貪功心盛，一看了威，馮溥，全是渾人，一個弄不好，就許受點險，碰上奚紅雪遇險，小火狐周益用火彈子打跑一個，燒死一個，救了奚紅雪，雖然一

塊兒往前邊走，可是心裏始終沒忘自己單立一點功勞，及至把奚紅雪送到院門，正想法子脫身之際，忽然有人從裏頭出來，最使他觸目驚心的，就是裏頭有一塊黃緞子包袱，在那種年間，除去皇上之外，不拘是誰，差不離的人，都沒有使黃緞子包袱的。現在這可是野馬嶺，山大王待的地方，一個山大王，要用黃緞子包袱包什麼？說不定裏頭一定也許有點兒什麼，國寶翡翠西瓜，已經有人辦完了，這個當然另是一件事，不如跟他下去，倒要看看是怎麼一個情形？好在這裏，人位很多，用不着自己跟在裏頭幫忙，能够探出一點事來，就跟着他們幹下子，不是那麼件事，抖手一走，自己也不損失什麼，想到這裏，便一直跟着跑了下去，跟這個人也真可怪，下了野馬嶺，奔上大道：頭也不回，撒開腿就走下去了，這一口氣出去了是有幾里地，才算站住。往前面一看，原來是一座大樹林，這個人來到樹林子前邊，不往裏走，只喊了一聲：『三哥，國寶已然到手，您出來接一步？』小火狐一聽，這叫運氣趕的，沒想到國家至寶，羣俠衆義尋找不到，會叫我小孩兒一步趕上，合該應當我成名露臉！省得莊沈二位老英雄受罪打官司，乾脆，伸手拿賊，開山闖蕩兒，在此一舉！小火狐拉傢伙鬥羣賊，日遭三險，請看下文。

第四回

小火狐日遭三險
長臂妖夜困雙英

這一個在樹林子外頭才喊完，跟着樹林子裏也有人喊嚷：『誰？老四嗎？你真辦到了，實在是給我報了仇了，姓沈的姓莊的，不用讓他們厲害，只要照着我的法子一辦，這件事就算成了，要了沈莊兩個的性命，他們也沒有地方去找這個東西，並且他也猜不出來這件事是咱們幹的，當面碰見，他也不能疑心咱們，那他如何能够找得着這件東西，東西既是找不着，上頭催得一緊，當然人頭難保，兄弟，這件事倒是難

爲你了。」只聽又一個道：「三哥，這回事情，要不是因爲跟苗老大那一點口舌，無論如何，我也不能這麼幹，姓莊的，姓沈的，跟我素來無仇無怨；並且可以說是連面都沒見過，那個如何能够結仇？這次就是因爲苗老大，他說我惹不起姓莊的，姓沈的，我才掛了一點肝火，特判野馬嶺，當着天下英雄，我把國寶翡翠西瓜盜到手裏，所爲就是鬥鬥莊沈，倒要看看誰行誰不行。倘若莊沈兩個，確是懂得面子，够個朋友，托人來跟我說幾句交情話，我願意把原物交還，只當沒有這麼一件事，倘若姓莊的姓沈的，以爲天下英雄，就是他們兩個，對不起，我要把他們毀到家，也叫他們知道我彭達三的厲害。」小火狐周益，吓了一個冷戰，皆因他聽人家說過，離着野馬嶺不遠，有一座小龍山，山上住着一家寨主，就是長臂妖魔彭達三，不但水旱兩路功夫不壞，而且是智多謀，在江湖道上，很是響過大名，今天一聽，盜國寶的就是他，這一來可是要糟，最可憐的是，旁邊連一位幫忙的也沒有，實在可笑。再往下聽：「老四，你這個可不對，要說咱們小龍山，跟江南七義，可以說是仇深似海，自從當年楓林渡和那個姓盧的結仇以來，死在他們手裏的人數總在四五十位，別的朋友，叫他們迫得望影而逃，你我弟兄，才來到小龍山，事業雖然恢復，死去的弟兄，絕計不能再活，你想咱們跟莊沈兩個，只要拿住他們的短處，不用咱們費一刀一槍，一弓一矢，能够要了他們兩個狗命，把他們挫骨揚灰，不足解我心頭惡氣，你怎麼會說出這種話來，我告訴你說，你是沒有吃過他們苦子，這兩極是歹毒不過，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當斷不斷，身受其亂，你看現在江湖上不拘什麼人，只要提起姓莊的，姓沈的，誰不痛恨，現在總算惡貫滿盈，把他們送在了案板上，眼看他們就要身首兩分，給你我綠林道報仇雪恨，怎麼你倒想起法子，要把東西給了他，那豈不是放虎歸山，將來定然爲患，要依我說，你把那件東西，交給我手，回到咱們小龍山，山後龍王台，把那件東西往河

裏一扔，被水一沖，不用說是莊沈兩個，就是叫咱們再想法子把他弄出來，恐怕也就弄不出來了，到了那個時候，丟東西主兒，已然看見過名姓，少不得要把這個罪名，全都交給了他，說不定就許能够平墳滅祖，才能出我胸頭這口氣。」小火狐周益把牙咬了一咬，心說小子，今天我是記住了你了，只要我得了手，我一下子打你五彈，我不把你燒成鐵雀兒一樣，我算對不起你。又聽彭遠三道：「三哥，您的器量，怎麼越來越高，想當初楓林渡的事，可不能完全怨人家姓盧的，咱們手底下那二位，一位黑頭判官金必昌，一個小桃花陳壽，要不是這二位行爲不正，他們無緣無故，在本地面上，連三十里地都沒出去，他們二位就把人家搶了，姓盧的親自判楓林渡，說了多少好話，打算把鏢要出去不行，托出朋友來說，也是不行，三番五次，始終不給，三哥，您想，人家開的鏢行，指着鏢車出去吃飯，咱們弟兄把人家吃飯的傢伙踹了，焉有不急之理，臨完把姓盧的逼急了，來到楓林渡，約齊了衆家朋友，動手大幹，彼此全都受了傷，莊化趕到，把盧春勸走，叫他把楓林渡讓了，買賣收了，您想他們這種買賣，就是打勝不打敗，這麼一來，姓盧的不但家產盡絕，而且還把名譽完全毀滅，人不是木頭做的，您得想想是誰對誰不對，您再看一看姓陳的跟姓金的，一切行爲，有一樣像人的沒有？採花搶掠，無惡不作，幾次三番，惹出大事，現在身背幾百條命案，官方也拿，私仇也找，他們兩個才跑得無踪無影，一點面兒不照，究竟人到了什麼地方全不知道，您想咱們小龍山有這種人物在內，您焉能恨人家江南七義不對，這件事我也不向着姓張的，我也不向着姓李的，咱們往平裏說，這件事可不能怨人家江南七義，您別看我今天把這東西拿來，您就以爲我是要跟莊沈爲仇，這件事從根兒上您就弄錯了，我—不想跟姓莊的姓沈的爲仇作對，二不是給小龍山叫字號接門面，這回我是跟手裏拿着這件東西嘴頭冒大氣的人開個玩笑。只要他能找到我這裏來，把實話跟我一

說，再要說幾句面子上的話，我情願把這件東西退還給他，可惜現在也沒有一個人去給他帶個信兒去，日子一長，功夫一大，我要一沒耐心煩兒，可就說不定就許照着您的法子，把這件東西給扔在龍王塘裏頭。現在時候就不早了，咱們先回去坐一坐，有什麼話，明天想主意給他送個信兒去，你瞧好不好？」小火狐周益，越聽越平和，越聽越沒事，心說這要是我盧大爺在這裏，該當多好啊！跟他過去說上三句兩句好話，把東西弄過來，豈不太好，現在一個人沒有，自己是不能過去，這件事可真糟，不如去給他們送一個信兒，野馬嶺的事，沒有什麼要緊，還是辦這個厲害。想到這裏一抹頭就緊跑，猛聽樹林子裏哈哈一笑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白來投，七義餘黨，無知小輩，火燒我等好友，你還打算走嗎？留下腦袋讓你的魂靈兒給姓沈的姓莊的送信去！」小孩兒一聽，明知道不好，原來這兩個賊早就看見自己，故意使的詐語，所為把自己誣到此地，給那兩個東西報仇，想不到自己會上了這末一個惡當，不過事到臨頭後悔無用，亮傢伙再把這兩個一殺，是國寶，把他拿回去，交給莊沈完案，不是國寶，也給江湖除害，想到這裏，胆氣一壯，拉傢伙要獨擒二寇才頭次遇險。

小火狐周益，自幼兒沒父沒母，跟着舅舅學的能耐，後來又拜在瞎目魚鍾符名下，學的是單刀火撈，高來高去，鍾符沒兒沒女，拿周益當了自己子女一樣看待，把平生技能完全教給了周益，除去歲數太小，火候不到之外，要論能耐就是成了名的英雄，也未必准比他怎麼高，鍾符還是特別加工夫，不但是武學一道，就是江湖道上一切「春點」，那一宗那一派，什麼地方出什麼人物？什麼地方是誰的地面兒？誰是飄把子？什麼是人家長處？什麼是人家長處？細微末節，全都說了一個清清楚楚，周益人既聰明，又肯下苦功，師父說一樣，自己記一樣，並且遇事謹慎，絕不肯大膽妄為，又跟着師父走遍南北東西，耳所聞，目

所見，全是高的好的，一視兒十來年，功夫也結實了，經驗也老練了。可以說一句，佔便宜是常事，簡直就沒吃過虧，自從跟他師父見莊沈等人之後，知道這都是成了名的俠義，自己能够跟人家長在一起盤桓，于自己是大大有益，又知道莊沈現在正爲了皇宮失去國寶一案，帶罪尋寶，如果能够幫着把國寶找着，不但成名露臉，而且可以得到莊沈疼愛，絕不能使自己白白辛苦一場，一定會教給自己幾手兒出奇制勝的能耐，心裏這麼一想，所以不等鍾符吩咐，便自告奮勇，夜探野馬嶺，無心之中，救出莊化，單宏文，等到亂箭齊發，二老一走，小孩兒有點不高興，覺得二老有點不够面子，無論如何，不應當扔下自己一走，不意碰見了威馮溥，便知道這兩個是渾人，野馬嶺處處埋伏，十分兇險，一個大意，就有性命之憂，爲是得道他們兩個會在大家一起，又在無意之中，救了奚紅雪，燒死冲天蝴蝶段莊，燒跑抖翅蜜蜂吳永，往下一追，迷了小道，走在樹林子裏，聽見兩個賊說話，才知道國寶落在這兩個賊手裏，心裏正在高興，覺得自己真是走運，一日之間，既救了單宏文跟莊化，又得着國寶，真是老天爺助已成名，本想多等一會兒，想個什麼法子，跟着這兩個賊，得個功夫，施展絕技，把他偷到手裏，回去交給莊沈叫他們完了官司，自己這個臉可就露大了，這時候他可知道這兩個裏頭，有一個是出了名的江湖道，小龍山長臂妖魔彭立三，那個雖不知道名姓，反正也不是好惹的，這要是攔在別人，一定會偷偷溜走，回去報告羣雄，再想法子動手，到了周益，一則是跟隨師父多年，從來沒有受過磕碰，二來是貪功心盛，總想要是能夠獨自成功，比找別人幫忙，強似萬倍，因此才在林子外頭久站不走，那知人家早就看見他了，誠心是誘他進樹林子，好拿老實的，等到人家一發話，周益就知道壞了，走走走不了啦，胆子往上一撞，一伸手把單刀拐從身後撤了下來，拿好了勢子在外頭一等，果然從裏頭跑出來了兩個，頭一個身高八尺，膀闊腰圓，青虛虛一張臉

，兩道濃眉，一雙怪眼，手裏是一根喪門螺絲棍，後頭一個身量略矮一點兒，也是一張青盧盧的臉，細眉小眼，手裏一杆烈麥托天叉，背後揹着一個黃緞子包袱，兩個人一前一後，用手裏傢伙一指，一聲喝道：『小娃娃，你有多大的胆子？敢跑到小龍山來撒野！姓什麼？叫什麼？你師父是誰？快快說清楚了，如果有點交情，也許看在朋友分上，把你放走，如果你要不知天高地厚，當時要你這條小命！』周益一看兩個人的神氣，以及手裏使的傢伙，就知道手下功夫定然不錯，單打獨鬥，自問雖不能勝，也未必便敗，就怕他們兩個，一同上手，自己累了一夜，水米不進，恐怕不是人家對手，心裏雖是這麼想，嘴裏可不能示弱，只微微一笑道：『喝！二位山大王，你們走你們的路，我走我的路，井水不犯河水，誰也礙不着誰，幹什麼這末吹鬍子瞪眼的？』話沒說完，頭裏那個哈哈一笑道：『娃娃，你不認得我，我可認得你，你不是鍾瞎子的徒弟嗎？我告訴你吧，我叫彭立三，我跟你師父有一江二海三天四地之仇，早就要找你們帥徒，只爲一時分身不開，叫你們多活了些時，今天無心相遇，不用說是你，就是你師父來了，他也不用打算活着回去，你要是知道厲害，背過手去，叫我們把你網上弄走，等你師父來了，有什麼話再說，倘若你要覺着你們一向找便宜我慣了，還打算施展你們那些鬼計，對不起，我當時要你的狗命！』周益一聽，嘆味一笑道：『山風大留神閃了你的口條，我要知道你是彭立三，連方才那幾句話都不說了，我們爺兒們找你們還找不着哪，今天遇上，也是冤魂纏住了你的腿，小太爺今天要給世上除害，斬魔除妖，別走了，掇傢伙！』忽的一聲，刀拐齊發，刀奔了胸口，拐奔了肩頭，彭立三一聲怒嚇：『好小子，我要你的命！』往後一撤身，螺絲棍橫着往外一掃，走的是中盤，棍到了兩脇，周益往後一仰身，使了個「鐵板橋」，棍從胸脯子平着掃過去，周益一看這小子出手太狠，可就把他約狠勁也招上來了，二次往裏一遞招，左手拐奔了

右腿，右手刀奔了小肚子，一勾一捺，彭立三身量高，過步大，一看傢伙到了，一跨步，邁開左腿，踢起右腿，刀拐全沒使上，不等他換招，一立手裏棍，一兜一綑，噹的一聲響，正磕在拐上，周益一用腕子，嘣了一聲，單拐撒手，抹頭就跑。彭立三哈哈大笑道：『娃娃！小孽障！你還打算走嗎？追！』一彎腰，就追下來了。周益一邊跑，一邊查壞賬，才一尋思就把這篇壞賬查着了，第三十六篇第十二行，有這麼一條，除魔大法，自己把賬查清，惟恐彭立三醒回不道，故意一緩步回過頭來道：『姓彭的你要得理不讓人，你家小太爺可要請雷劈你！』彭立三已然追得首尾相連，焉能聽他這一套，一蹶脚一咬牙道：『小孽障，不用費話，我要叫你跑了，我姓你的姓！』一邊喊，一長腰，每步加三分，兩下離着不到一丈遠近，周益回頭一看，這回够上了，刀交左手，把神火弩扣好了，墊左腿，揚右腿，一擰身兒『回頭望月』，伸手一按崩簧，唳叭一聲，一顆彈丸，滴溜溜打了出去，跟着又是唳叭唳叭兩聲，使了個『三星連珠』要來個火煉長臂妖魔。

小火狐周益，准知道後頭這兩個，是下五門出了名的狠賊，自己只要少微一大意，被他們趕上，這條命就叫沒了，手裏傢伙單刀拐，不用說是丟去一拐，就是刀拐俱在，也不是人家對手，由于駭怕，才着急，由于着急，才想出這麼一條拚命之計，使得上最少可以傷他們兩個之中一個，使不上今天性命難保，先把拐扔去一隻，一則表示自己已情急計窮，二則可以騰出手來，使用神火弩，果然在自己扔出去單拐之後，彭立三跟着那個同黨，依然是緊追不已，周益一邊跑，一邊回頭看，看看離着不到一丈遠近，心說成了，肆的一坐左腿，扭右腿，刀往腋窩裏一夾，神火弩就描準了，長臂妖魔彭立三，也是驕敵太甚，心裏想着，就憑這麼一個孩子，他能鬧到什麼地方去？况且在這曠野之中，他的傢伙又失去了一隻，還能把自

已怎樣？心裏這麼一想，往前追着，完全是搶着身兒，追了個首尾相連，周益驀然一站，他以爲又是扔傢伙使那麼一招兒呢，簡直就沒往心裏去，連站都沒站，仍然往前一搶步，至多不到七八尺了，周益一聲喊：『好臭賊，捏盡殺絕，小太爺我要請雷劈你！』彭立三一聽，這叫詐語，張嘴哈哈一笑，正要說兩句便宜話，然後伸手拿人，萬沒想到周益是意狠心毒，一看暗器步兒够上了，還怕他一躲一閃，彈兒沒打在身上，掉在地下，他一醒過味兒來，不肯上當，一拿就是四個彈兒，掐在手裏，下左腿，甩右腿，來了個「回頭望月」，一抬手，叭噠一聲，跟着又是兩下兒，叭噠叭噠，三個彈兒，走成一排。頭一個彈兒，是往彭立三左肩頭打的，彭立三不知道是火彈兒，一瞧彈兒挺小，打出來也沒多大勁，不由微微一笑，故意要顯一手兒能耐，一看彈兒到，用手裏螺絲棍，輕輕一敲，他想着這個彈兒往下一碰，一定是掉在地下，螺絲棍又粗又大，迎着—磕，磕個正着，叭又一聲，彈兒往後一滑，正掉在左肩頭，哧的一聲，從彈兒裏頭滾出藥面兒，往身上一沾，迎風一幌，忽的一聲，火就起來了，彭立三才知道不好，用棍在肩頭一捂拉，本想把火摧滅，誰知這種火彈兒，跟別種暗器不一樣，只要這個彈兒一破，裏頭藥面兒一漏出來，掉在什麼地方，着在什麼地方，風越大火越大，並且是越着越旺，衣裳着了不算，肩頭上的骨頭也燒得吱吱直響，疼的彭立三順着腦袋瓜兒往下流汗，正在着急，二次叭噠，右肩頭，忽的一聲火起，三次叭噠，正在胸口，忽的一聲，又是一片火光，彭立三可就暈了，顧不得再多費唇舌，抹頭就跑，跑出去有兩丈開外，這時候已然周身是火，彭立三往地下一躺，連着一陣亂滾，算是把火撲滅，左肩右背，右肩左背，從胸口到小肚子，燒得全是燎漿大泡，衣裳也完了，頭髮也散了，渾身疼痛，十分難忍，咬牙切齒，翻身站起，渾身連一點力氣也使不上了，搖着那條螺絲棍，疼得直學油葫蘆叫喚。小火狐周益，要是見好兒就收，在這個時候，

轉身一走，總算是一點磕碰沒有，無如貪功心勝，眼睛看着那個黃緞子包袱，恨不得一下子奪過來，回去見了莊沈，這個臉可就露足了，他只顧這麼一想不要緊，火燒了彭立三他是除去高興，一點防備沒有，他就忘了旁邊還站着一個能耐本事不在彭立三以下的一個哪！一回手才要把神火弩收好，過去再憑手裏單刀，要把黃包袱搶下，就在這麼個功夫，猛聽身旁有人狂笑一聲：『好孽障！竟敢大胆傷了我們三爺，你還敢瞪眼不走，你真是吃了狗熊心，喝了豹子血，你的胆子真叫可以，現有你家小龍山三寨主醉騎蟹申久申太太爺，我要你的狗命！』嘴裏喊着，手裏一扞烈麥托天叉，嘩稜一響，往前一搶步，就奔周益腿上扎去。周益這時候才想過味兒來，怎麼會旁邊擺着這麼一個大賊，我會給忘了，這可怨我，方才神火弩在旁邊一拐彎兒，也給小子一彈兒，不就一塊兒燒了嗎？事到如今一個嚐着滋味兒，那一個當然也不肯上當了，看他這個神兒像兒，也不在姓彭的以下，就憑手裏這一把刀，絕對不是他人對手，乾脆還是跑，能够使得上第一手兒，還給他一下子，要是使不上，除去跑沒有第二條道兒，不過眼看這小子身背黃包袱，不能到手，未免差點勁兒，這麼辦，他要追，我就跑，他要不追，我掉過頭來追他，這倒是個主意。小火狐不愧是個俠義門徒，真有視死如歸的意思，眼看着就要命喪他人之手，他還沒忘了搶人家的包袱。心裏這麼一想，又就到了，往後一撤身，又扎空了，一招不還，絲毫不等，抹頭撒腿就跑，一邊跑，一邊還嚷：『賊小子你可別追，只要往前一追，小太爺前邊可有埋伏，包管叫你死無葬身之地！』醉騎蟹申久一聽，這個氣大了，就憑我闖蕩江湖半輩子，什麼高人我沒見過，真要叫你這麼一個孩子給吓回去，以後我就不混了，跟着也是喊：『小孽障！你到了末路了，你還打算跑嗎？趁早兒站住是你的便宜！』嚷着追着，就跑下來了。眼前是一片樹林子，小火狐周益跑得直喘，又加上折騰了半夜，水米沒有進口，心裏也慌了，

脚步也亂了，一看樹林子。他就高興了，準知道綠林的規矩。進了林子，就沒人追了，

到了林子跟前，一聲喊道：『臭賊，你要還敢追進來，才算有藝呢，就怕你小子不敢。』申久恨瘋了他，一聽他還是像詐語，那裏還聽那一套，一聲狂喊：『無名小輩，今天你就是上天入地，我也要把你弄死，那裏走！』一頓傢伙，也追下來了。周益沒了法子，只好是使詐語吧：『樹林子藏的救應，你們快出來吧，我可是把賊給你們引來了，他身上可還背着國寶呢。』說完了往樹林子裏就逃，這一嗓子，差點兒沒把周益又吓跑了：『好小子，才來呀，官老爺，你這就不煩了吧，走！咱們拿賊得國寶去！』嘩嘩，嘩嘩，一陣響聲，從裏頭走出來二位。周益一看就高興了，原來前頭走的是馮溥，後頭走的是丁威，每人一對錘，見了周益，連話都沒有，一直就奔了申久去了。申久一看林子裏真出來了人，也吓了一跳，及至一看，是兩個猛漢，心先塌下去一半，要問這二位姓什麼叫什麼？還沒得問呢，馮溥過去掄錘就是一下兒，申久手裏又往上一架，馮溥二錘又到，噹哪一聲響，申久虎口就裂了，暗說一聲好傢伙，拉又抹頭就走，回頭還喊着：『你們兩個要是有了胆子的，咱們前邊去比一下子，就怕你們不敢去。』說完拉又就跑了。馮溥道：『牛犢子，大概你沒有這個胆子吧，你要不敢去，你看我一個人去一回。』丁威一聽，吓的一口啞道：『鎮兒子，你才沒胆子呢，丁老子胆子比飯碗大，比飯鍋大，比任何人大，你沒有胆子，就在這裏等我吧，我可要先去了！』這兩個彼此罵了一回，彼此一掄錘，彼此一哈腰，撒腿就跑，就追下來了，追來追去，前面是一個山口子，眼看申久到了山口子裏頭，略微怔了一怔，跟着又往裏頭跑了進去，丁馮兩個跑得忽忽直喘，彼此點頭示意，跟着也跑了進去，一進山口，只見前頭是一片平原，影影綽綽彷彿前頭有個寨子，申久在前邊跑着，回頭直看這兩個，並且還表示着身上背的那個包袱，越背越沉的樣

兒，丁威馮溥一聲喊：『臭賊，那裏走，留下包袱，饒你活命！』往前緊追，忽然腳下一軟，撲咚一聲，二位插在坑裏，身入險地。

小流星馮溥，金牛星丁威這二位自從被周益支開以後，二次就往山下頭走，走着走着，丁威問馮溥：『官老爺，咱們到什麼地方去？』馮溥道：『咱們是爲了殺賊出來的，一點功勞沒有，怎麼回去？要依我說，無論今天遇見什麼，只要能够把命保住，咱們就不能夠回去，不知道你覺得怎麼樣？』丁威道：『對呀，我就是怕你回去，我才這樣問你的，你既是有胆子，那就好極了，走，跟着我走。』馮溥道：『幹什麼去？』丁威道：『找賊去？』馮溥道：『你認識道兒嗎？』丁威道：『那怎麼會不熟，這股山道，我跑了是有十來年了，走吧。』丁威說的是煨陵谷，這塊地方離着煨陵谷足有幾千地，丁威他可不知道，隨口就是這麼一說，馮溥也是渾人，以爲他真認識呢，就跟着他淌下來了，走來走去，天早亮了，一夜沒歇，水米沒進，肚子裏咕咕直響，馮溥有點急了，站住脚步道：『嘿！你怎麼老走哇？什麼時候才能到呢？我肚子可有點不答應了！』丁威一笑道：『你可真不能吃苦，這才走出來不到五百里地，你就不成了，真是乏像兒，你餓了，你問問我。』馮溥道：『我比不了你，你不餓。』丁威道：『幹麼不餓呀，我早就餓了。我就是不說。』馮溥道：『你幹什麼不說？』丁威道：『說管什麼？說破了嘴，不是也沒人管飯嗎？』馮溥道：『那個咱們倒是怎麼辦哪？』丁威道：『你就跟着我走，反正有地方兒吃飯去。』馮溥還是以爲丁威藏着私，必是這個地方住着他的熟人，不然他絕不能那麼說，沒法子跟着他走。又走了不少的道兒，前邊就是座樹林子，丁威用手一指道：『官老爺，你看見了沒有？』馮溥道：『看見了，不就是一片樹林子嗎？咱們是吃樹林子？是喝樹林子？』丁威一笑道：『你真是餓傷了，誰看見吃樹的。這個樹林

子裏頭，有咱們朋友，進去跟他一說，有酒有菜，足吃足喝。走，跟我吃去！」馮溥到了這個時候，一點法子也沒有了，只好是跟着丁威，兩個人一同走進林子，到了裏頭一看，這片樹林子，往少裏說也有三五百棵，並且都是高可參天，密又地除去樹就是葉，任什麼也看不見。馮溥就急了：「嘿！牛犢子，你怎麼冤我呀？這一片樹林子，連個人都看不見，你的朋友在什麼地方呢？」丁威道：「別忙，我的朋友出門有事去了，大概這就可以回來，你先用忙……」一句話沒說完，外頭有人喊：「我已竟把賊給你誑到了，你們怎麼還不過來接應呵？」丁威一聽是小火狐周益的聲音，他可就高興了，連二話沒說，一磕手裏鑿，迸了出去，讓過周益，攔住申久。馮溥也高興了，他心裏還納悶，小火狐周益，什麼時候根了丁威訂的約會兒呢？這時候沒功夫細問，迸出去加入作戰，申久敵不過變猛，往山環裏一行，可憐二位猛英雄，連一點兒都不明白，追了個首尾相連，也進了山環子，申久在前邊跑，留神脚下，因為他明白，山口裏頭，什麼地方有翻板，什麼地方有套索，擱着腳兒連竄帶迸繞過了埋伏，後頭這二位可不知道，跟着申久跑着跑着，忽然站住不跑，心裏還高興呢，兩位一前一後，加着勁兒往前一跑，一脚登空，吱呀一聲，翻板一滾，二位全都掉了下去，丁威也下去，才爬下，馮溥也掉下來了，正砸在丁威身上，砸得丁威身上，砸得了威吭哧一聲，不由破口大罵：「官老爺？你是什麼官老爺，願意來你就來，不願意來也沒有關係，爲什麼氣不出使出這種壞主意？砸了我一下子好的？」馮溥也撇着嘴道：「費話，我也不願意下來呀？都是你說的，你有什么朋友，我才跟你下來，饒是挨了摔，你還抱怨人，告訴你牛犢子，大丈夫生有處死有地，該在河裏死，火裏死不了，咱們能够死在一塊兒，也算有緣，費話不用說了，叫人家聽見，反倒笑話咱們哥兒們，說是咱們怕死貪生，已然到了這個地步，犯不上多饒一面兒。」丁威聽了也不言語了，盤着腿

在坑裏一坐，肚子裏是咕咕直響。丁威用手在肚子上呾吧吧就是三巴掌，馮溥道：『你這是幹什麼』，丁威道：『這個龜兒子，老子不餓，他倒餓起來了，真不爭氣，幸虧沒有外人，不然倒叫人家笑話我管不了他，難道還不該打他？』馮溥道：『打是該打，不過你要不帶他出來，他大概也不至於給你現眼，你也不用儘自打他，現在他就受着委屈哪！』丁威一聽這話不錯，便用手指着肚子道：『不用你不爭氣，反正明天我是不帶你出來了。』兩個渾，在坑裏頭正在賭聲數氣，猛聽吱的一聲，從坑口露出光來，丁威一高興站了起來道：『行了，朋友來了，咱們能够出去了。』馮溥比丁威明白一點兒，准知道是因多吉少，便向丁威一擺手，又用手指了指自己，意思是告訴丁威你不用忙，先看我的。丁威誤會了他的意思，早已喊出來：『官老爺你真叫不够朋友，憑什麼你先上去，這個由不了你，我得先上去，你要不願意，咱們先推下子，誰能先上去誰就上去。』馮溥知道他是錯想，正要分辯，上頭一把鋼鈎，已然遞了下來，這兩個誰也不肯讓一步。全都往上一搶，把鈎杆子揪在手裏。使足了勁往下一打墜陀。上頭是一個擄掠兵，那裏敵得住這二位的神力，一揪一扯，喊聲不好，手一鬆鈎杆子掉在坑裏，丁馮兩個方在一怔，猛聽上面有人喊嚷：『你們真是太廢物了，預備弓箭手，六個人一排分成四面，聽我梆子一響，開弓放箭把這兩個小子攆了，好報方才火燒之仇！』跟着就見坑外人影兒四下一幌，梆子梆的一聲響，跟着又是哧哧兩聲，當時人聲吶喊亂成一片。

這座小龍山，在野馬嶺的東北，是勞山一支分脈，山雖不太大，却也不小，並且形勢非常險惡。裏頭除去擄掠兵不算，裏頭一共有一百家英雄，全都是草蟲兒當綽號，長臂妖魔彭立三，原不是這山上寨主，他是關外刺兒溝虎面豹音真濟一盟，袁濟雄心很大，他想聯絡天下英雄，共圖不軌，便差了許多心腹，

散佈四方，專作說客之流，所爲一旦要舉大事，當時可以四方響應。因此彭立三被派到小龍山。也是因爲小龍山離着野馬嶺太近，又知道聖手伽藍畢綱，爲人正道，絕不能跟他們合手，並且怕是事出之後，從中掣肘，故此極力拉攏小龍山，所爲分去畢綱之勢。畢綱也早有耳聞，一則井水不犯河水，誰也礙不着誰，未便找人搗亂，二則小龍山惡跡未彰，一個忍不住，就許招惹綠林道中人不滿，以此只作不聞不知，但等機會到了，再挑明了跟他們說話。這小龍山上雖有百十來號寨主，全都是些烏合之衆，真有能耐的並不多，尤其裏面人類太雜，差不多全都是下五門的，什麼使鞭香，賣拍花藥，盜嬰胎，使用子河車，都是這麼一路。自從彭立三一到這裏，鷄羣裏就出了鳳凰，又都知道他是刺兒溝有名的瓢把子，能爲武藝，又遠在衆人之上，當然誰也不敢瞧不起他，並且一致恭維。聖手伽藍自從跟莊沈失和以後，准知道莊沈必不干休，這時候又出了個背天行者單宏文，要以老面子到勞山要國寶給兩家了事，其實國寶真沒有落在勞山，可是畢綱深知單宏文這個人的習性，他以爲是這樣就是這樣，不拘你再說出什麼，他也不會相信。他既認爲國寶是落在勞山，即使說破嘴皮爭辯沒有落在本山，也是無用，並且又知道他是爲了莊沈兩家之事，如果一個說不好，就許當場翻臉，雖不致准敗在他手裏，可是八老之中，他是頭一位，他一個人敗了，那七個也必不能甘休，判了那個時候，就不免要多費唇舌，不如把他暫時穩住，等判事完之後，再托出人來，不怕給他賠不是認錯，自己也比當時丟了面子的好看，因此便把單宏文困在了山上。當時又派出徒弟四下請人，以備莊沈到來，好拚個上下高低。這些徒弟之中，人位不齊，有交高朋友的，就有交下三濫的，內中有個徒弟名叫金剛趙第，本來他是奉命到南天門蕭家審去請一隻梅苗成，跟他兩個得意弟子，雙頭豹聞方，一爪鷹聞正的。從勞山到南天門，正從小龍山前經過，無心中碰見了小龍山上一位寨主，就是那八脚蟻

鄭苗倚，跟醉鵝蟹申久。彼此都是熟人，說了幾句話，申久就問趙第到什麼地方去？趙第這個人平常是怒火如流，隨時可發，尤其是不問是非，一向是以自己喜怒判斷這件事，苗倚申久兩個跟他認識多年，都深知他的脾氣，見面時候總是把他捧得高高在上，趙第也就覺得這兩個人是個朋友，今天一見面便轉了一個念頭，平常早就有心把他們引到勞山去，只因自己師父脾氣不好，不敢多話，現在勞山正是用人之際，小龍山離着又近，一旦有事，倒是一個幫手，不但如把實話對他們一說，倘若能够幫忙，就是畢綱知道，雖然不是同道，也許有點不高興。但是絕不能當時就不願意，等到事情過了，小龍山算是有功之人，也不至於再有什麼不滿。想着便把自己這次奉命出去的意思，並且告訴山上也請幾位要約他們上山。申久苗倚早就有人連絡野馬嶺，無如冰炭不同爐，彼此道路不和，總不能勉強去湊合人家，因此也就那樣遷延下去，如今這樣一聽，當然滿心樂意，便一口應許最近就要上山。申久又打聽他山上應當找誰？怎樣一個說法？趙第准知道自己信口一說，師父未必願意，自己這次下山，三天五天，絕回不來，聽申久一問，便略一尋思，告訴他上山先找一個同門的師兄弟九頭金剛兪智，他是這次總招待，所有請來的朋友，都歸他一個人接待，到了山上，找着兪智，就說是在山下見着了自已，是自己請他們先到這裏掛號。有什麼話等自己回來再說，並且告訴他們，無論如何，等到自己回來再見畢綱，因為畢綱事情太多，未必想得起來，如果暫時不去，等自己回來約着一道同去也可，申苗兩個巴不得當時就能加入強羣好增自己聲勢，答應完了之後，趙第自去南天門，這兩個一商量，還是當時去的爲是，趁着來人不多用人之際，去了還可多見一點好處，到了山上對着自己弟兄一說，要去的人太多了，冲天蝴蝶段莊，抖翅蜜蜂吳永，戲水蜻蜓張紀，黃頭季鳥古中，撲燈蛾秦方，飛天蚤盧壁，破天蜈蚣岑廣，九尾蝎子柏章，火蠅蜃祝理，火螞蚱祝珊，黑風蛇姚

平，赤火蛇姚仲，野囑囑趙祿，青囑囑趙福，浮水青蛙錢起，纏脚蜘蛛孫泰，獨角蛟李仁，變頭蛟李義，疥蛤子周通，鐵蛤蚧吳正，玉蟾蜍鄭用，金鬚王鈞，穿山蟻鄭馮強，開江蜥蜴陳立，遮天蝙蝠格良，蓋地蝗蟲衛善，斑毛蟲蔣均，草刺蝟韓錦，停花蠹蟲楊遠，飲露蝸牛朱定，白犀牛洪運，黑犀牛洪開，磕頭蟲尤深，掛搭扁兒許可，螢火蟲何碧，毛毛蟲呂松，白螞蟻施瑞，黑螞蟻施祥，鑽天螺絲張華，戲浪蜉蝣張桂，震天曲曲兒孔元，鬧宅囑囑兒孔利，水蛭曹兌，火蛭曹坤，白眼蛭曹自高，紅粉蛭曹淡菊，三眼蟬嚴君達，變頭蠶華志遠，凍蒼蠅夏壯，螢火蟲杜寬，穿山甲劉雲，串地龍談耀，撒虎子麻常，氣蛤蟲賴恆，以及本山的大寨主金頭蜈蚣陶行，二寨主銀頭蜈蚣陶惠，三寨主黑頭蜈蚣陶觀，四寨主白頭蜈蚣陶銘，本山的軍師九轉螞蟻郎新，人面蜘蛛荀帶，全都一律站起，要求醉醜蟹申久，八脚螳螂苗倚介紹入勞山野馬嶺要和莊瘋子沈駝子一決上下高低，只因百蟲兒這一下山，底下才有一段大鬧百子圖，破龍山殺百蟲的熱鬧玩藝兒。

醉醜蟹申久，八脚螳螂苗倚兩個人一聽，這倒不錯，合着都上人家山上去了，自己這座小龍山，應當交給什麼人呀？可是當時之間，應當叫誰去？應當叫誰不去？如果一說出來，准得招惹不滿。這裏頭申久是個主意包，便笑了一笑道：『衆位我先攔衆位清談，上野馬嶺這件事，不過是聽趙第一句話，究竟是怎麼一檔子，咱們又沒有見着姓畢的一句話，如果大家全都去了，姓畢的擺出朋友面子，遠接高迎，自不必說，倘若儘憑姓趙的一句話，姓畢的從根兒上就不知道，到了那裏，鼻子不是鼻子，臉子不像臉子，咱們是回來好？是在那裏好？回頭真要鬧僵了，不但對不起姓趙的，也給江湖上添笑話，那可是有點犯不上，要據我說，咱們無妨試看步兒來一回，誰跟姓趙的平常是朋友，可以去個三位五位，到了野馬嶺，假

裝沒有這回事，就說是拜望姓趙的而來，人家對於咱們小龍山有個面子，好在離着不遠，不拘誰回來送個信兒，大家再去不晚，如果一點面兒沒有，咱們再回來，就算沒這回事，一則可以保全自己的面子，二則可以不致於得罪姓趙的，只不知衆位以爲如何？」大家一聽，這個主意却是不錯，便全都一口同音說好。等到一齊人，內中就是中久苗倚還有段莊吳永四個人跟趙第最熟。當下便請他們四個先到野馬嶺做爲探馬。四個人歸撥好了，便一同到了野馬嶺，跟值班的頭領一說，這位頭領也是聖手伽藍心愛的門徒名叫努目金剛趙九州，趙九州一問來意，知道是來找趙第的，明知趙第不在山上，可不敢得罪，因爲山上正在用人之際，惟恐多樹強敵與本山不利，便告訴了趙第不在山上，請他們暫在山上住下，等到趙第從南天門回來有什麼話再說。當下便把他們四個留下，可是沒有攔在一起，野馬嶺地方既大，房子又多，便把申苗兩個安置在後山望月亭。把段永兩個安置在前山拍子坡。這四個人在這裏一住，每天有吃有喝，就是不能隨便亂走，單說冲天蝴蝶段莊，抖翅蜜蜂吳永，這兩個原是在下五門探花淫賊，兩人能耐雖不怎麼高，可是每人都有一種暗器，段莊用的暗器叫子母銷魂筒，是一根竹筒子，裏頭裝的是一種藥面子，後頭有一根捻，捻上有彈簧，只要一拉捻，彈簧一崩，裏頭藥面子就能噴出去，藥面子裏頭有毒藥，要聞上，不管多大的英雄，神智一迷，當時摔倒，人事不知。吳永使的叫化骨錐，也是一根竹筒子，彷彿是袖箭一樣，一按崩簧，裏頭就崩出去一隻，也是毒藥喂的，打在人身上，當時骨節酸軟，一點力氣都沒有了。除去用他們的解藥，沒有法子解救，這兩個小子，就憑這兩件暗器，在江湖道很造了不少的孽，官面上逮的太急，才投了小龍山，這次到野馬嶺，他們也有用意，他們知道聖手伽藍畢綱在江湖道上，不但蔓兒正，而且能耐也驚人，自己准能够投到他的手下，就算有了護身符，比起小龍山，那可高強萬倍，就是一樣，不知畢綱是

不是能收留？一住半個月，一點信兒沒有，跟送飯的一打聽，趙第回來沒有？送飯的說的也好，野馬嶺人位太多，各有專責，他們就管送飯，別的一概不知。這兩個人也就沒了法子了。每天除去吃喝，什麼地方也不許去，日子一長，心裏後悔，還不如在小龍山可以行動自由呢。不過事已至此，可也就沒了辦法了。這一天吃完了晚飯，兩個人坐在屋裏，正在愁眉苦臉，沒的可說，忽聽瓦攏兒一響，段莊就用胳膊一推吳永。吳永低聲道：『你別亂了，這是野馬嶺，不但人位多，而且處處是埋伏，外人如何能够進來？不用說，這一定是本山查夜的，咱們乾脆就裝不知道就完了。』段莊一聽也對，沒想到在一響響完之後，跟着吧噠一聲，兩個人全都是幹這個的，還有什麼不懂，這明是夜行人間路的石頭子兒響聲。段莊低聲道：『吳二弟這個可不對，既是本山人幹麼，還扔石頭子兒？這一定是前來探探的，咱們來了這麼些天，一個正經人沒見着，跟揪囚起來一樣，今天既有這個機會，咱們無妨看一看，是本山的咱們也可以問趙第回來沒有？不是本山的，咱們探探路子，准要是本山的對頭，咱們亮傢伙把他拿住，交給姓畢的，也叫他知道咱們不是一點能耐沒有，碰巧就許把咱們讓到大庭上去跟大家見見面兒，不比總在這個地方待着強嗎？』吳永一聽，這話倒是有理，便告訴他特別留神，各人抄起傢伙，段莊是一把鬼頭刀，吳永是青銅鵝眉刺。又把暗器收拾好了，然後段莊向吳永一使眼神道：『兄弟你在這裏多坐一會兒，我可要先睡了。』吳永明白這是詐語。他怕段莊搶着立功，便趕緊說道：『大哥您先等一等，我判屋裏拿包茶葉湖上一壺茶，您再歇着。』說完不等段莊回話，影了鵝眉刺，走到裏間，把後窗戶推開，跨路膊單腿一飄，跨出窗戶，撤出那條腿來，往上一翻，到了屋上，凝神一看，果然在前坡上站着一個人，一隻手按劍，瞪眼往下看呢。吳永從上往下又一細打量，心裏這份高興，真不亞吃奶的小孩兒，看見了親媽一個樣，這一喜歡，差點沒使

出聲兒來，正要往前伸手，忽然一眼看見那把寶劍，雖然在黑天夜裏，仍是閃閃放光，准知是口寶刃，便把輕敵的心，扔去一半，鬍毛刺交到左手，自己先閉上解藥，然後從腰裏把化骨錐拿了出來，輕着脚步兒，一步一蹣，蹣到臨近，可喜前邊那個人只顧看着前邊，一點兒都沒有知道，心裏十分痛快，又往前蹣了兩步，一看蹣上步兒了，一按崩簧唳吧一聲響，一根化骨錐，直奔那人肩頭打去，要知來者是誰？吳永爲什麼高興。請看下回，便知分曉。

第五回

小龍山百蟲上壽
野馬嶺五老陳詞

房上那個人，只顧看着前邊，疎神忘了後面，吳永這小子一化骨錐正釘在那人左膀子上，就聽細微的嘍呀一聲，身形往前一栽，吳永怕是他一掉下去，雖不能骨斷筋折，也得摔個鼻青臉腫，既是看准了是個女的，不管長得如何，在這軟監牢裏，遇見這麼一個，也總可以稍尋開心，真要摔傷了身子，碰壞了臉面，那還有什麼意思，就是連自己這一出來，不也透着一點意味沒有了嗎？因此就在那人身子往前一栽的時候，趕緊往前一躍身，一伸胳膊，便把那人揪住，趁勢往胳膊窩下一攏，飄腿下房，到了屋裏一看，這個女的不但美，而且是十分美，心裏這份高興，簡直就不用提了，可是一看這位姑娘那把寶劍，不由又吸了一口涼氣，准知道這位姑娘現在是叫麻藥給迷住了，如果一醒過來，憑自己手裏這兩下子，未必能够是人敵手，這一來他可就爲了難了。並且他又知道冲天蝴蝶段莊，雖然是的下三門的臭賊，可是有一樣長處，就是一輩子沒有做過花案，如果看見自己當着他胡作非爲，說不定就許招他不願意，兩個人既是都在人家野馬嶺住着，始終連個頭目人兒都沒見着，怒金剛趙第也不是回來沒有回來，連他說的那個九頭金剛爺某

人，自己也沒見着，畢綱爲人。雖沒見過，可是聽人說過，是個頭頂頭的好漢子，自己這一撥兒平風所爲，人家未必不能一點風聲沒有，對於自己這一撥兒，究竟是怎麼一個意思，還沒有見着一點真樣兒，如果再由這個姑娘身上，鬧出旁的笑話，豈不更是不值，可在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不如方才就沒有把姑娘牽住，倒可以省下好多事，現在擒虎容易放虎難，抖繩兒一放，他要站起來一走，當然任話沒有，不過看這位姑娘穿章打扮，以及手裏使的傢伙，既是惹了他，就叫他走他也未必走，真要是翻臉動手，說句沒出息的話，還真不一定是人家對手，到了那時又當如何？自己這麼翻來覆去一想，越想越後悔，不該多此一舉，最可怪的就是冲天蝴蝶段莊，自從自己把那個姑娘牽住以後，他是一句話也沒說，只瞪着兩隻眼看着自己，忽然心裏一動，爲什麼不先把這個姑娘解救過來，他要是個無名之輩，什麼事都好辦，倘若他要是跟野馬嶺做對的，那就把他往外邊一送，就是畢綱知道，他總也不好意思跟自己瞪眼不是，那樣一來，是好事歹，倒是走了明路了，總比這樣乾耗着強不是？有了這麼一想，當時抖自己繃繃，把這位姑娘往明柱上一細，掏出解藥，給姑娘鼻子上聞了一點兒，又在傷口上抹了一點兒，這藥還是真靈，不到一碗茶的功夫，啊喲一聲，姑娘睜眼醒了過來，一看自己是讓人家給細上了，旁邊站着兩個神頭鬼臉的人，正是方才屋裏那兩個，知道是受了人家暗算，絕對沒好兒，情急氣忿，破口大罵，所爲把賊罵急了，亮傢伙把自己一殺，倒可以落一個一清二白，因此才破口大罵，誰知這個賊是個滑賊，像這路不是人行的事他幹多了，你越罵他越美，你越有氣，他越得意，罵來罵去，姑娘罵得僵了火，才把自己真名實姓道叫出來，才知道他是莊沈約來破山要寶的無情劍翁紅雪。吳永就知道這下子又充了馬蜂窩了，爽得二不做二不休，乾脆大大的幹他一下吧，於是他才改變初衷，向奚紅雪一陣散德行。奚紅雪除去罵就是僵，他亮傢伙殺自己，罵累了歇

一歇，歇過來接着再罵，時候一長，旁邊冲天蝴蝶段莊可就忍不住了，先是勸，後是損，最後是罵，正在分爭，小火狐周益趕到，神火弩燒死了段莊，燒跑了吳永，救了奚紅雪。這兩個賊軟囚了半個多月，連畢綱面兒也沒見着，一死一傷，算是完事。再說八脚螳螂苗倚，跟醉螳蟹申久。這兩個也跟吳莊兩個一樣，讓進來分開一住，有吃有喝，就是不准隨便活動。日子一多這兩個也煩了，這天夜靜之後，兩個人一商量，打算暗自一走，等打聽清楚趙第什麼時候回來再找他不晚，正在尋思商量之際，忽然山房上迸下來一個，兩個人一看，正是小龍山百蟲以外的一位瓢把子長臂妖魔彭立三。原來彭立三雖是小龍山的總頭目，只因他原不是百蟲嫡派，所以能在小龍山當頭腦的原因，還是爲了長白山刺兒鳥的關係，一則刺兒鳥名頭高大，遠在小龍山之上，二則彭立三這次前來，原有使命，所爲能跟野馬嶺連絡就跟野馬嶺打成一片以敵莊沈，不能打成一片也好得點耳報，自從彭立三一到小龍山，所有打家劫舍斷道劫財這些事，全都嚴加禁止，所有小龍山上一切吃喝花銷，全歸刺兒鳥供給，小龍山爲了不勞而獲，才把頭一把交椅讓給了彭立三。可是骨子裏什麼事也不跟他商量，就連這次上野馬嶺，事先他都一點風聲不知，還是日子一多，短了好幾個人，苗倚申久又是二小頭子，細一斟酌，才知道有這麼一件事，彭立三很不滿意，可是事情已然過去，說穿了不過多傷感情，于事無補，可是彭立三全都明白，聖手伽藍畢綱，在江湖道上是屬得着的人物，絕看不上這一撥無名之輩，倒怕他們到了野馬嶺鬧出什麼破綻，不但刺兒鳥錢財白廢，還許鬧出笑話，因此才趁尋山之便，帶了兩個親信，一個叫驢駝子高元，一個叫太平犬商貞，冒着大險夜探野馬嶺，所爲打探打探他們來到此處是怎麼一個情形。從小龍山出來繞着山道，走了沒有多遠，就見前面一道黑影兒直奔小龍山而來，心裏納悶，這是什麼事。趕緊往旁邊一閃，及至快到臨近，就聽那個人一邊走，一邊出聲兒，

彷彿很熟，凝神一看，原來是火燒的蜜蜂帶彩逃回。彭立三一問抖翅蜜蜂吳永，才知道他們四個投到野馬嶺的經過以及現在的情形，本想數說吳永一頓，看他已然身帶重傷，對他也就不好再說什麼了，又從他口裏，聽說有人已經注意到小龍山，不是莊沈約來的人還好，倘若真是他們一黨，恐怕這件事由於他們這一鬧，就許惹出重大的事來，雖說小龍山和自己沒有多大關係，究屬自己是受了虎面觀音重託來的，糟踐了不少錢，一點正事沒有辦，似乎也有點對不住朋友，不如及早想法，能够求功自是最好，不能求功，也要無過，這樣一想，便對吳永附耳說了幾句，吳永應聲點頭，哼哼啾啾回山而去。彭立三這才帶着驢駒子高元，太平犬商貞兩個，够奔野馬嶺，兩山離着原不甚遠，眨眼之間，就算到了。彭立三向高商兩個道：『你們兩個，就在這裏，不要遠離，給我打個接應，我這次進到裏頭，能够把咱們的人接出來，當然最好，如果看事不能，我能探聽出一點准信，我也當時趕回，你們就在這裏等我，千萬不要離開遠去，以免臨時誰都找不着誰。』商高兩個答應小心等候，絕不遠去。彭立三這才施展夜行術，上了野馬嶺，起初想着野馬嶺素稱治理得法，又趕上現在這個時候，上頭一定嚴備森嚴，自己這次上去，無論如何，也要大大留神，固然說跟畢綱沒有什麼過節兒，可是平素准知道姓畢的爲人，剛正出名。倘若鬧個彼此不歡，總算無故結仇，未免不值，因此上山之後，格外加了一番小心，及至到了山上，不用說是沒有盤查的人，事出意外，連個人影兒，都沒有見着，心裏雖覺納悶，可仍然是一點不敢大意，好在方才已向吳永打聽明白前山的路程，照着所說的方向，走來走去，果然在山的偏西，有一大片房子，雖不知道申久跟苗倚是不是在此地，既判這裏，無妨先上去探一探再說。於是躡身上房，一屢挨着一層走了過去，有的黑漆漆沒有燈的，有的有燈看不見人的，既沒有法子打聽，只好一所挨着一所找吧，找了足有十來個院子，一看裏

頭有燈光，順着燈光往裏一看，無巧不巧，正是苗中兩個，這一喜非同小可，當下遊下去前後一談，彭立三勸他們兩個當時就走，這兩個已然待膩了，答應一聲就要跟着走。彭立三道：『咱們不用忙在一時，咱們還有事得商量一下子。』遂把自己怎樣遇見吳永，說到段莊已然被燒身死，又有人從這裏追了下去，最好彼此想好主意，如果真有人追到小龍山，該是如何辦理？醉琴聲申久道：『怎麼說？有人追咱們到了小龍山了？那可是太好了，四哥您不知道嗎？咱們小龍山四個口子，全都安着埋伏，預備就是爲偷着有人進山的，他要不追是他的便宜，真要敢到小龍山的話，准保能够手到擎來。』八臂螭苗倚道：『這半個多月，簡直要把我開瘋了，准要有人到咱們山上，那到可以解解悶兒了，申三哥不是怕他不追嗎？我倒有個主意，這回莊沈所以能到山東來，爲的也就是那件國寶紫霧瓜，咱們無妨借着這個機會，把他誑到咱們山上去，這件事還是真湊巧，判些天咱們那裏的苟大哥托我給他買了一塊黃綢子，不知是幹什麼用的，沒等交給他就跑到這裏來了，今天正好用上，不拘咱們那位，拿這塊綢子，包上一點什麼，往身上一背，如果遇見他們道的主兒，無妨使出詐語，叫他們知道國寶現在咱們身上，不是莊沈一頭兒的，聽說國寶，必不動心，要是咬上這個包袱的，定是莊沈一黨，能够憑功夫把他拿住，自是最好，倘若有個不敵，把他引到咱們埋伏前頭，他要合功一追，必定被獲遭擒，咱們也可以少舒心裏一口怨氣。您二位說我這個法子怎麼樣？』彭立三道：『這個法子確實不壞，不過有一節，咱們山上一向無事，一點預備沒有，最好誰能回去調動一下兒，別等人追到了埋伏再不好使，那可就不好辦了。』苗倚道：『這麼辦您二位多偏勞，去引敵入網，我回去去調動埋伏，您看好不好？』彭立三道：『那太好了，事不宜遲，咱們趕快就走。』商量好了，三個人窺房越脊，翻出了這層房子，所幸仍然是一個人沒有，平平安安，到了山坡底下再看高商兩

一個不見，彭立三自有心思，當着這兩個人也沒說出來，就是告訴苗倚多加小心，苗倚去後他們兩個順着這股山道抄了一個小路兒，繞到前邊一個樹林子裏頭，將才坐下，就聽前邊脚步兒響，彭立三低聲向申久道：『來了。』兩個人使完詐語，一看小孩兒來到臨近，打算打傢伙把小孩兒生擒活捉，無心之中，彭立三反接了一下子燒，馮溥丁威趕到，申久不敵，這才往回跑，領到陷坑前頭。二位猛英雄奮功墜坑，這時候苗倚早就預備好了人了，鈎竿套索，支住翻板，就要往外搭人，這些攔掠兵，正在探着身兒往下遞竿子時候，一心一意，就是把下頭的人一鈎子搭了上來，可以報功領賞，興高彩烈瞪着兩個眼睛看着坑裏頭，眼着鈎子才送進坑裏，還沒看清楚坑裏被陷的是個高？矮？胖？瘦？就聽身後嗖的一聲，彷彿起了一陣涼風，又覺着脖子！跟着也是一涼，這一涼直涼到心縫裏骨節裏腿窩子腳指頭，說不出來那麼一股子舒坦勁兒，大概人只要有一口氣在，就沒舒坦過這麼一回！趕着舒坦，鈎竿子也不要了，坑裏人也不要了，撒手閉眼長遠的舒坦去了。丁馮二位好容易盼着有人打開坑蓋兒，才一喜歡，剛的一聲板子翻過又蓋上了，這二位一急一氣，可就破口罵上了：『龜兒子！你這是啥婁子？』『官老爺我可不會罵人，我把你們這有娘生，無爹養的兔子蛋！咱們爺們沒那麼大的仇，怎麼跟這爺兒們扣了蓋兒噯！』

坑外頭站的這羣賊，嘴裏說不出來，心裏這個罵呀，你在坑裏頭不高興，破口撒野，你覺着我們這裏得勁呢，其實我們這個時候還不如你舒坦哪，就在這一亂之間，來人已然顯出身手，長身玉立，美貌無雙的一位大姑娘，手裏一把長劍，略一揮動，就是一道白光，彷彿一道打閃相似。這些個賊裏頭，除去那些攔掠兵，都是些個糊裏糊塗沒吃沒穿當着一份山賊，所為混吃混喝的亡命徒之外，餘下那些，雖沒有見過什麼大陣仗兒，究屬都是些個老賊，差不多耳朵裏聽說的俠義英雄全都不在少處，今天一看，曠野荒郊在

這個賊窩裏，一個大姑娘居然敢一個人來到這個地方，不用細問姓名兒，大概其能耐武學絕對差不了，再看手上使的那把傢伙，迎面一幌，不但光芒四射，而且還覺得有一股子寒氣逼人，當然是一口寶刃，沒有真功夫，就不能有這麼一口好傢伙，如此一想，准知道這個姑娘一定扎手，不過自己這邊這麼一大堆人，一手一式沒見，真是領着人往山上一跑，一則綏了銳氣，二則叫這些搜掠兵一看，鬧了半天，我們的頭子就是這麼回去，除去能够跟我們吹鬍子瞪眼之外，連一個大姑娘都不敢跟人家碰一下子，那樣一來，小龍山只有插板散夥，什麼也不能幹下去了。再者還有一節，就是人家既然追到這裏，就是奔這兒山來的，打算躲了人家，人家不肯放過，保不起就許追上山去，難道也把山扔了躲人家不成？大家正在略一沉吟，裏頭抖翅蜜蜂早就看出來了，這個姑娘不是別人，正是自己在野馬嶺前山拿住那個姑娘無情劍奚紅雪。要不是因為這個姑娘，段莊也不至於死，自己也不至於挨一下子燒，又削去肩膀上一塊肉，不用說他還追上小龍山，就是他躲着自己，自己還得去找他哪，難得他會自投羅網，定是段莊陰魂不散，鬼使神差，才把他送到這裏，想着人多，無論如何，也得把他拿住，說好聽的，可以給死去的段莊報仇，給自己雪恨，不說好的，把他拿下，能够還了自己心願，也是第一美事。這小子天生來的賊骨頭，身上受的傷還沒有好，他又起了歹心，他自己可不敢過來動手，一瞧旁邊站着就是長臂妖魔彭立三近，趕緊往前一挪躡，低聲兒道：「四哥，您可別放走了這個雛兒，這個可就是我們在野馬嶺俘到手裏，又叫人家放走了的那個對頭，段莊段大哥就是折在他的手裏，還有一聲，這個雛兒就是莊沈兩個的死黨，他的名子叫什麼奚紅雪，要是把他拿住，也可以壓一壓寒氣兒。彭立三一聽點頭會意。這個時候，他身上的傷，已然上好了藥，可是還不能過去動手，趕緊又告訴旁邊站着二寨主銀頭蜈蚣陶惠，三寨主黑頭蜈蚣陶觀。陶觀道：「這件事

我瞧着可不大好辦，因為他們已然到了咱們山地，一個不好，就許引火焚身。」彭立三道：「如此一說：咱們就跑啊。」陶觀道：「跑也不是辦法，咱們一跑，他要一追，就把他們帶進去了。這件事咱們得請教軍師。」說着向旁邊人而蜘蛛荀道：「荀大哥，您說這件事應當怎麼辦。」荀帶微然一笑道：「這個算不了什麼，不用說他還是一個人姑娘，即使就是成了名的英雄，他要不來到咱們小龍山是他的便宜，只要敢到小龍山，就算到了鬼門關，你們幾位不用着急，等我安排安排，准能把他拿住，不過有一節，咱們得先過去二位跟他比劃比劃，隱住了才好叫他入套兒。」彭立三道：「那麼着那位過去一輪？」一句話沒說完，二寨主銀頭蜈蚣陶惠道：「等我來！」說完了一拉手裏雁翅鎗就迸下來了。等到了坑邊一看，無情劍奚紅雪已然用劍支開翻板，用百練索把兩位猛英雄全都拽上來了。這二位每人一身一臉全是土跟草，簡直全都不像人樣兒了，每人舉着一對錘，瞪着眼睛看着這堆賊運氣。銀頭蜈蚣陶惠來到臨近，提高了嗓子，一聲喝喊：「什麼人敢來到小龍山攪鬧，難道是活膩了嗎？」金牛星丁威，小流星馮薄，跑了半天一宵，肚子裏是水米未進，始終也沒見着大撥兒賊，也沒殺痛快，好容易有了賊了，交手不到幾個照面兒，收陣一跑，這二位覺手不過癮，拉傢伙就追，萬沒想到掉在坑裏，悶了半天，這個氣可就大了，奚紅雪把他們二位救了上來，難得這二位連一個說客氣話的沒有，正在瞪眼發怔，陶惠就過來了，才一道叫，丁威頭一個火兒就上來了，一掄手裏八棱紫金錘，往前一搶就迸出去了，抖丹田一聲喊道：「好幾個龜兒子，扣上蓋兒不認識你老子了！我跟你完不了！」說着雙錘一灑，忽的一聲帶着風就下來了，陶惠一看傢伙到了，喊了一聲來得好，橫鎗一架，嘴裏哪一聲響，陶惠就覺着兩隻膀子發木，才一立鎗，丁威的錘早撒回去，又兜着兩太陽穴磕過來了，陶惠一撒身兒，讓過雙錘，沒等還招，丁威的錘忽的一下子又奔了胸口，陶惠

橫鏢一推，推開鈔鍾，立斃一砸，丁威一翻腕子，鈔鍾翻起來往上一磕，又是噹那噹一聲響，陶惠差點沒出了聲兒，一幌兩幌，倒退了兩三步，意思之間，就有點怵了陣了，黑頭蜈蚣陶觀一看二哥要吃虧，打架親兄弟，上陣父子兵，怕是陶惠怯敵失手，那時難免追悔不及，沒等跟別人商量，一拉手裏鑲鐵四稜棍，連竄帶逃就趕到了，向陶惠一擺手道：『二哥，山上有事，等你商量，這裏讓給我吧。』說着不等陶惠答話，往前一杵棍，就把丁威跟陶惠給隔開了。丁威追殺陶惠，眼看得手，心裏正在高興，這一下子我把你給殲死，也出出悶我半天這口怨氣，正在高興，牛中腰忽然岔出一個陶觀，橫棍一擋，把兩個人給隔開了，丁威心裏不痛快，正要二次掄傢伙拚命，後頭有人喊：『笨死牛，你真要把我氣死，就憑這麼一個小賊你全弄不死，還是沈鑼鍋的徒弟哪，躲開吧，瞧官老爺我的！我要叫他們回去一個，我就不是五老之一！』

『鈔鍾一磕，羣賊當時大亂。』

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是個貓就避鼠，是個判兒就鎮邪，不用說小龍山這一羣原是鷄毛蒜皮不上紙筆臭蟲螞蟻，就是真正在江湖上拜過師入過道練過三冬兩夏的把式匠，要提別人還可以說是不知，惟獨提到五老四尼三僧七義鈔醜六怪，要是全都不知道一點影子，那就叫做沒長着耳朵，小流星馮溥長得本就有個樣兒，又好穿個官衣兒，身高體大傢伙沉，嗓門兒又是那麼熱氣的，再加上在坑裏頭整了半天，好容易透了風兒，心裏這麼一痛快，抖丹田用足了勁這麼一喊，襯着空谷傳聲，真能聽出一里地去。這些個賊，又都是好耳朵，聽了個真而又真，頭一個銀頭蜈蚣陶惠一蹶脚，好好一座小龍山，就因為招了這麼一個外鬼長臂妖魔彭立三，就會惹出這麼大的禍來，別人全都好辦，怎麼單把勢不兩立的大對頭給弄到這裏來了？也不是長他人威風，滅自己銳氣。准要是五老來到，不拘是那一位，這個山上就沒有一個能够跟人家能走

上三招五式的，那一來真應了那句話，開水澆耗子，一窩堵着門兒死，心裏這麼一想，臉上不由變顏變色，旁邊那些小賊，也全看出來，山上的二頭子，一聽五老來到，吓得臉上都綠了，不用說他自己這一撥兒，說句洩氣的話，弄不好叫人家一口氣就許把自己給吹躺下，在這個山上當賊。也不過就是狐假虎威，以多爲勝，除去少受一點驚險之外，在什麼地方當賊，也用不着拘本兒，趁着沒有見着什麼大的陣仗兒，腳底下趕緊刷油，早走一時是一時，省得回頭叫人家真把去路橫住，再打算走，可就不易了。幫賊都有此一想，當時就是一陣騷亂。九轉迴蟲郎新，人面蜘蛛荀蒞這兩個軍師一看，可了不得，眼看要人心大變，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別位不要緊，各人有各人的能耐，會水的可以使船，有勁的可以拉牽，要狗熊，賣骨藥，拉場子，練彈弓，開黑店，使薰香，打悶棍，套白狼，風高放火，月黑殺人，甚至偷鴛鴦坐狗，端鴛鴦，偷門門，切荷包，管煙袋，誰離開這座小龍山，都能餓不死，只有他們兩個，一沒有力氣，二沒有胆子，肩不能担擔，手不能提籃，兩個肩膀扛着一個腦袋，墩兒肉上插丸子，簡直是廢茶堆。所仗着就是兩排伶俐齒，三寸不爛舌，一心地渾天（黑），滿肚孤魂怨，（鬼）就憑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與混個人月夢（圓）。想起當年淚如梭，公母倆蓋着一條破被窩，三天沒見棒子麵，餓得脖子底下長了兩個大疙瘩。（念如得）老天爺餓不死瞎家雀兒，總算神佛有眼，祖上餘德未盡，遇見了金星搭救，會碰上了這位大寨主金頭蜈蚣陶行陶大恩人，把哥兒兩個帶上山來，也是冤緣有定，會把哥兒兩個當了人，並且十分寵愛，雖後認爲義子乾殿下，加封九千歲，居然能够言聽計從，拿自己當了心腹，小人原無大志，只想能夠在這山上待個三年五年，搜把搜把，斂把斂把，弄他一千兩千的，哥兒兩個一分，回家去把她媳婦贖出來，置他三間茅草房，買上二畝山坡地，過上三個月五個月，抱大頭兒子，在家裏一忍，閒着沒事，滋潤兩塊刀子，鬥

個小紙牌兒，淨等登腿閉眼，那够多大樂子？可沒想到，平空鑽出這麼一號山大王尖子，什麼事全都叫他們把攪過去，越鬧越新鮮，爽得出去充了螞蜂窩。往回帶螞蜂了。就憑方才人家一嗓子，吓得全都屁滾尿流，眼看人心要變，好在離開此處，也不免于一死，倒不如打腫腮幫子充胖子，臨死還爲個英雄漢子，要是祿命未終，五行有救，也許能够逢凶化吉，遇難呈祥，不過有一節，別瞧當了一任山大王的軍師，除去嘴說沒長處，就衝那二位那兩對鍾，壓也得把自己壓死，姑娘那口寶劍，捺也得把自己捺死，自己不敢過去，旁人也是不敢過去，這可怎麼辦？……眼珠兒一轉，眉毛一碯，怒從心頭起，壞自肚中來。荀帶雖然任什麼不會，腰裏可跨着一口寶劍，所爲是像個練家子，往前一搶步，顛顛巍巍向陶行道：『大哥經常真是兇如瘋神，猛似太歲，怎麼今天會叫這麼兩個渾小子給鎮住了？兄弟我來到山上，多蒙大哥看得起，使我吃飽穿暖，一向感激在心，無可圖報，好容易今天才得遇着機會，您給我看着一點兒，我要單人獨劍捉拿來人上山……』陶行跟大家方在一怔要說什麼沒說出來，旁邊郎新嘿嘿一陣冷笑道：『好！這才叫朋友哪！平常不是殺八個砍十個誰看見了？事到臨頭也不過就是一跑了事，一腔子鮮血兩膀子實力得送到朋友眼頭裏那才叫英雄，二哥你先過去，仍要殺膩了再瞧兄弟我的！別叫人家拿棉食，供給朋友的寒了心！』這小子話沒說完，人羣裏有人喊嚷：『郎新，荀帶，你們兩塊臭料，趁早兒不用糟踐好朋友，讓你先看看大太爺比你怎麼樣？』郎荀一聽，這就成了，凝神一看，只見出去這個，正是本山第十一家寨主赤火蛇姚仲，手裏一對雙頭叉，叉盤子一陣嘩唧亂響，人早已進下去了。來到臨近，站住脚步，平叉一指馮溥道：『朋友，你既說你是五老之一，我要請教您是怎麼稱呼？我還要跟您討討招。』小流星馮溥自己嘆完了那一嗓子，一看山上這些人有點忙亂，心裏高興，回頭向了威道：『你瞧見了沒有？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就

憑官老爺這一嗓子，吓得這些賊全都撒了尿了！」丁威把嘴一撇道：「得啦得啦，冒充字號，難道你……」丁威笨得連一句男盜女娼他都不會說，急得直用拳頭打自己肚子，無情劍奚紅雪聽着要笑也不敢笑，怕是讓這幫賊聽了去，就在這幾個功夫，荀蒞說了兩句鬥火的話，赤火蛇姚仲不聽這套，一幌子就迸下來了。指又一閃，馮溥早把方才自己說的什麼話，忘了個乾淨，衝着姚仲一笑道：「你要問五老啊，聽我告訴你，我是官兒老爺，我的小名兒叫老兒，我是老把式，我是老太爺，我是你一個人的老祖宗！」赤火蛇姚仲一聽，真要氣炸了肺管子，變又一幌，左手又奔面門，右手又奔左脇，馮溥一磕八稜紫金鐘，要回錘平八猛威震小龍山。赤火蛇姚仲這小子也是倒霉，受了郎新荀蒞這兩塊坯骨頭幾句話就迸出來了，其實他要不出來，旁邊還站着一個陶惠，一個陶觀呢，這兩個過來一動手，他要是在旁邊一看，無論如何，也不致於頭一個拿他開錘，姚仲外號兒叫赤火蛇平常手裏是又黑又狠，往常在外頭，不拘什麼事，也不管什麼地方，還不管什麼人，只要是落在他的手裏，簡直就叫難以幸免，今天爲了幾句閒話，暢夢頭又就跑了下來了。因爲他也瞧出來有一半兒馮溥是個渾人，至多有一身橫練兒，什麼叫五老之一，這話可是透着有點含糊，提又迸過來，小流星馮溥信口開河，滿嘴裏一陣胡言亂語，姚仲一看果然是個冒牌兒的，差點兒沒叫他給吓跑了，真可惡，打！又盤子嘩稜一聲響，左手又奔面門，右手又奔左脇，馮溥一看又到，連躲都不躲，往前一挺胸脯子，迎着又就上去了。吓了姚仲一跳，八成兒這個渾小子許會硬功夫吧，不然他怎麼敢往上撞啊？這樣一想，心裏就透着氣，往回一撤步，掉頭當頭就碰，馮溥挺脖子用腦袋硬接，姚仲才猶疑，馮溥的雙鐘就起來了，兩隻手一抖，斜身跨步一看天，抖雙鐘往上一磕，就聽噹一聲響，姚仲一甩腕子，變又失去了一對兒，那裏還敢再打，一擰腰，嗖的一聲，倒退出有六七步，腳才站住，就見頭上

兩道黑影，當頭趕到。姚仲一想，我命休矣，想不到這兩塊廢料。功夫會練得這麼好？心裏想着，兩條黑影兒就到了，姚仲手裏什麼傢伙沒有，當然，不敢迎敵，趕緊往後一撤身，就在自己面前，方才站的兩個原址，嘩稜兩響，凝神再看，原來正是自己方才那兩隻又被人家磕了出去，如今這才掉下來，這麼一看，來人果然是個強中手，萬萬不可輕敵，省得丟人現眼，往前一探身，拔下雙叉三蹤兩蹤，回到大隊。荀蒞微然一笑道：「姚大爺多辛苦！」這句話比罵人都厲害。姚仲臉一紅一白，連句話都沒有，正在想法子出這口悶氣。再聽山底下連喊帶嚷，敢情又打在一塊兒了。凝神一看，正是三寨主陶觀跟另外那個渾子幹在一起了。一條四方鑽鐵棍，使得呼呼帶風，要以金牛星丁威平常說，再多來百十照面兒，他也絕不能含糊，惟獨今天他可有點怯敵，第一從昨天到今天一直沒吃飯，人是鐵，飯是鋼，三頓不吃鬧的慌，這二位平常飯量不大，這硬要叫他餓上兩天一宵搭一早晨，也就是天生神力，否則不用跟人家動手，自己早就扒下了。第二那肚裏沒食，一道兒可沒少走，力氣也沒少賣，從媽媽山到野馬嶺，從野馬嶺又到小龍山，走了一道兒，打了一道兒，不用說是人，就是銅打金剛，鐵鑄羅漢，也要感覺有些個支持不住。何況所遇的主兒，又全都是渾濁猛怪，講究一力降十會的主兒，所以力氣越發有些用過了。跟陶觀走了有十個照面，力量就有點接不上了，鬚角兒見了汗，也有點要喘了，陶觀一看心裏高興，也不用管你是誰，先把你拿住，一打一間，不怕你不說實話。這樣一想，手裏傢伙越發加緊，丁威可就喊上了：「官老爺，你怎麼不過來了，這個龜兒子……」一嗓子沒喊完，呼的一聲四稜棍就到了，丁威往起一迸，肉重身沉，迸起來也就有個三五寸，那裏能够躲過根去，撲的一聲，正杵在腿窩子上，當時頭重腳輕，咕，咕，咕，往前搶了兩三步，才咕咚一聲，摔倒在地。陶觀哈哈一笑道：「你這還往那裏走？再接我這一棍！」忽的一聲，一掄手

裏棍實拍拍的砸下來了！金牛星這一躺下，小流星馮溥眼都紅了，明瞧糊塗，心裏也有時候明白，准知道這幫賊把自己兩個人恨極了，只要躺下，絕對不能容情，果然陶觀一舉棍，照着丁威腦袋上砸下來了。自己又不會使暗器，雖說離得不遠，可是無論如何，也沒有法子能夠攔住陶觀，救回了威，渾人一急什麼都能不顧，一悠手剪八稜紫金鎚，嘴裏還嚷嚷：『小子，別動，那可不行，我跟前就是那麼一個兒！接着這個出手兒的！』一邊喊，手裏鎚就要撒手了，陶觀那條棍也到了丁威腦袋上沒有多遠了，猛聲身旁一聲嬌叱道：『扔不得，看我的！』話到傢伙響，唳叭一聲，一隻袖箭就奔了陶觀梗喉，陶觀不敢不躲，棍下去不錯了威是完了，可是袖箭釘在嗓子上，自己也活不了，一駭怕，不由往回一撤身，饒是躲得快，還釘在了左肩頭，身上一疼胳膊一酸，二次再打算掄棍，可就不成了，再說了威心裏一活動，往旁邊一磕碌，又離有二三尺，就是能打也打不上了。陶觀一歎氣，不由看了旁邊陶惠一眼，心說二哥你可真懶，既是站在旁邊，怎麼不隨手給他一下子，這在打算把人家圈到底下，恐怕不易了。無情劍奚紅雪白從在野馬嶺無心之中受了抖翅蜜蜂吳永暗算被人家網上，險遭不測，雖被小火狐周益救了出來，究屬聽了許多難聽的話，心裏這口氣可就大了，無心再在野馬嶺幫忙，信着步兒繞出前山，才走到一個樹林子，就聽見小火狐喊嚷使誰請我救應，正想出去，馮溥丁威兩個就出去了。奚紅雪准知道這兩位全都是一勇之夫，難免不了受人家暗算，就在後頭跟上了，眼看打敗了醉時蟹中久，往下一追，怕他們受了人家算計，也跟着往下走，果然二位掉下陷坑，奚紅雪才露面兒用寶劍殺散攔掠兵，救出了他們兩個，這時候幫賊就到了，奚紅雪够個俠客的份兒，一看這些賊都是些烏合之衆，並沒有什麼特別高手在內，心理就想着何不把這一堆山賊殺了痛快，自己出出怨氣呢，他還不知道吳永段莊這兩個賊就是本山的呢。馮溥一冒充字號，這些個賊吓得

草點沒炸了高，誠發知道裏頭沒有高手了。萬沒想到丁威因爲肚裏沒食被人打倒，眼就要命喪賊人之手，奚紅雪一着急，給了陶觀一袖箭，釘住了肩頭，再看羣賊一亂，從人羣裏彷彿看見有在野馬嶺暗算自己那個賊小子，不由心火往上一撞，一指手裏劍穗，往前一搶身兒，向丁馮兩個一揮手，意思是叫他們兩個回去，不要管這裏閒事，提身一縱，迸進賊羣，要揮動無情寶劍，把這些山賊除去，給世上去一害給自己報仇！奚紅雪往人羣裏這一迸，可把這些蟲蟻蟻的小賊兒給吓壞了。剛才不是沒有看見，在坑邊殺那些攔掠兵，寶劍一幌，就是丈數來長的一道白光，隨着那道白光，真跟妖術邪法一樣，長在脖子上的人頭，就全都挨着個兒掉了下來，誰的眼也不是瞎子，當然人家手裏是口寶刃，講究是削銅如粉，碎鐵如泥，不用說人脖子沒有鋼鐵那麼結實，即便就是鋼鐵，也禁不住挨一挨蹭一蹭，誰跟自己的性命有仇，好死都不如賴活着，何況還不是好死，那更犯不上了。一看奚紅雪亮劍往上一縱，頭一個就是人面蜘蛛荷帶，使足了勁這麼一嚷，嚇得都變了：『跑！往家裏跑！』這些個賊倒都是都聽話，比方才叫他們出來太容易得多了，扛着槍，抱着刀，拉着棍，撒腿就跑，霎時之間，跑了個乾乾淨淨。依着小流星馮薄，金牛星丁威二位，還要趁着打了勝仗，追殺一陣，還是奚紅雪把他們攔住，告訴他們這個山人位不少，雖然沒有什麼高手，究屬地理不熟，難免受人暗算，不如暫時回去，約了大家，再來攻打，大約費不了多少事，這二位也是狐假虎威，要沒有奚紅雪打了這麼一個小勝仗，他們二位打算跑都跑不動了，如今一見奚紅雪說了不追，反正面子已足，金牛星丁威還真會說了一句漂亮話：『既是大姑娘饒他們多活幾天，我們幹什麼不要「好生之德」呢？』他也不懂這句話像不像人說的。說完了一摸肚子，衝着奚紅雪一吐舌頭道：『大姑娘你帶着飯呢嗎？我跟官老爺還是去年吃的哪！』奚紅雪聽着可樂，一年吃一回飯，這點功夫練得真叫不錯，可是

又不好意思樂出來，只笑了笑，道：『我可沒帶着飯，二位大概是餓了吧？』丁威道：『餓倒不餓，就是想有點什麼才舒坦呢。』奚紅雪暗歎，真是兩個渾人，居然連餓都不懂得，誰叫自己既遇上了呢，便笑着用手一指道：『二位既是想吃點東西那倒容易，你們看見前面那座山了沒有，那就是媽媽山，那裏有咱們的人不少，二位趕緊去，到了山上，見着咱們的人，要什麼吃的都有了。』丁威道：『大姑娘一塊兒回去吧。』奚紅雪道：『不，不，二位請吧，我還有點別的事呢，回頭見吧。』說完一轉身，身形一幌，便沒了影兒。這二位猛英雄不住讚歎，丁威道：『官老爺你看見沒有？人家還是個姑娘呢，飛的多快呀，我要是也學會了飛，那有多好哇！』馮溥比他明白一點兒，哼了一聲道：『你別胡思亂想了，人家就因為是姑娘，身子比咱們輕，飛起來才俐落，不信也要是小子，照樣兒飛不動，你這輩子練不了，咱們走吧，快到媽媽山，先吃一頓什麼去罷。』丁威答應，兩個人這才翻頭往回裏去。再道這撥兒賊，慌慌張張，跑進了山口，回頭一看，人家沒追下來，心裏才寬綽了一點兒，綏了脚步兒，一邊往裏走，一邊談說這件事，長臂妖魔不住的咬牙道：『要不是先碰見那個毛孩子，給了我一火彈，我身上不受傷，無論如何，我也還能跟他們拚一下子，這隻胳膊一壞，可就毀了我啦，不用忙，他們絕不能不來，等我傷養好了，要是放走他們一個，我就不叫彭立三。』說着走着，到了大寨，才一進寨門，彭立三就覺着眼目一新，很是怪異，仔細一看，原來是屋裏擺得椅子椅子，全都換了大紅緞子的棹圍椅披，故此才覺得有點扎眼。自己一時怔住，便向看廳的攔掠兵問道：『你們幹什麼換上這麼一套兒？難道本山有什麼事嗎？』攔掠兵一笑道：『大寨主您是貴人多忘事，今天不是你老壽誕之日嗎？』彭立三定神一想一點不錯，今天是八月十五，正是自己的生日，不過自己來到此山不久，這山上怎麼就會知道了呢？想正要再問，那個攔掠兵却早接過來道：『不然

我們也不知道，方才有關外長白山刺兒溝的幾家寨主來到，說是從關外趕來給您上壽的，因此我們才得知道。」彭立三一聽心裏高興，倒不是高興有人來給他做生日，倒是聽見長白山來朋友，一定是硬手，這裏正在用人之際，來的正是時候，趕緊就問，來人現在什麼地方？」搜兵道：「方才進來是有六七位，跟我們一打聽您，我們說您到前山去做買賣去了。幾位一聽，全說助您一臂之力，湊個熱鬧兒，當個見面禮兒，說完了甩了衣裳，亮了傢伙，就全都出去了，出去的功夫，並且不小了，跟咱們山裏出去的，樂位飄把子是前後腳兒，您難道沒看見嗎？」彭立三詫異道：「沒見着哇，這可是怪事，他們可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樂位弟兄，人家到了咱們這裏，是賞咱們臉，咱們去迎接一下子好不好？」大家滿心裏不願意誰敢說是不好？點頭答應，抄傢伙又出了大寨，才走了不遠，迎面飛也似的來了一個搜掠兵，一見彭立三趕緊站住，氣喘吁吁道：「回稟總寨主，咱們後山，有人在那裏過傢伙動手，兩個全不認得，口然打在一起，並且那頭兒僅是一個小孩兒，手底下可是太狠，手裏使的什麼傢伙沒看出來，就瞧見他一揚手就是一個彈兒，那個彈兒打在人身上，當時就是一片火，他一連氣已然賞了不少人了，究竟是怎麼回事，瞧不明白，特來報告寨主，您去看一看吧。」彭立三一聽，心裏這把火就撞上來，不用說這個使火器的還是燒自己的那個小孩兒呀，這倒好，爽得找到門上來了，要不給他一點厲害，他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出去把他拿着，要不把他架火燒死，算我姓彭的沒吃過人飯長大的！想到這裏，高喊一聲：「樂位弟兄對我這一場！走！」大家不知道那裏的事，全都答應了一聲，便跟着跑下去了，到了後山一看，果然就見一個小孩兒，手裏是一把單刀，上下左右，使得風雨不透，跟兩個大個兒動手，兩個大個兒一點便宜也找不着，在山坡上坐着兩位，大約跟那兩個大個兒是在一塊兒的，愁眉苦臉，哼咳不止，身上的衣裳已然破碎不堪。頭一

個長臂妖魔彭立三，一掄手裏鐵棍進了過去，一聲高喊：『小鬼頭拿命來！』話到傢伙到，小火狐才日遭三險！

這裏頭頭一個最恨小火狐周益的是長臂妖魔彭立三，在樹林子前邊，把自己胸脯子上燒傷了好大一塊，直到如今，還疼得有點叫人受不住。並且聽說他還燒死了小龍山上一位小寨主沖天蝴蝶段莊，燒傷了抖翅蜜蜂吳永，現在又把新從長白山刺兒島來的朋友燒傷了兩位，一個小孩子，就憑手裏這麼一種暗器，竟敢這樣胡作非爲隨便傷人，十分可氣，無論如何，自己也要過去施展自己的特長，把他拿住，一則出出這口悶氣，二來也叫這些朋友看看自己到底是怎麼一個人物？心裏這樣一想，不等別人答話，自己一掄手裏四稜鐵棍，一聲高喊：『小鬼頭拿命來！』往前一搶身兒，這條棍帶着風似的忽的一聲當頭砸下。小火狐周益也是貪功心勝，火燒了彭立三，敗在醉螃蟹手下，不是丁馮兩個趕到，差一點兒沒把命饒在裏頭，一個帶傷，一個傢伙出手，兩個賊往下一敗，按着情理說，小火狐應當見好兒就收，自己往後一退，跟馮丁兩個會齊，趕緊回去，見着莊沈這些人把實情一說，再來個二次不晚。一則年輕氣盛，看這些山賊都沒有多大能耐，想着單人一個把小龍山給端平了，回去可以大大的誇張一下子，二來貪心不足，把申久身上背的那個黃包袱，他真當了國寶翡翠瓜了，想着跟他們下去，能够智取，或偷或騙，軟的不行，來個明搶硬奪，不拘怎麼辦，只要能够把國寶得到手裏，拿回去交給莊沈二位，送給他們回京交差投案，把官事一完，那費多大的體面，從此以後，江湖道上，就算有了自己小火狐這麼一號兒，那够多美？心裏這麼一想，閃開了丁馮兩個，穿過樹林，繞到前邊，聽了一聽，丁馮兩個追下去了，自己也在後頭跟着，心裏着急，嘴裏可不敢噴，他准知道這二位除去力大錘沉之外，並沒有什麼特別長處，這一羣賊一個拉人屎的沒有

，恐怕二位受害，可是又不敢，怕是讓賊看見，於事無補，還許把自己搭到裏頭，那可未免冤結兒，只好是在後頭跟着，果然不出自己所料，二位追賊，掉在坑裏，撲掠兵過去一挑坑板，周益就急了，已然到了這個時候，可就不能再看着了，一着急要打「神火弩」，用手一摸彈囊，裏頭就剩了四粒彈丸了，一看賊是太多，再有四粒，也燒不退這羣賊，回頭再弄個引火燒身，憑自己的能耐，絕不是人家對手，再者手使的一對傢伙，單刀鐵拐，拐已丟去，就剩了一把刃更無取勝之理，可是眼看了馮兩個，就要丟去性命，也是十分着急，正在沒法兒辦這件事，忽然一刀白光起過，那些撲掠兵倒了一片，小孩兒眼神特別好，凝神一看，來者正是無情劍突紅雪突姑娘，心裏這份兒喜歡簡直就不用提了。只要這位小姐一露面兒，人家是俠客的門徒，這些個賊乾脆不夠他一個人殺的，丁馮兩個性命，絕對沒有兇險，自己大可不必出頭露面，又在賊羣裏一找，就是沒有背黃包袱的那個，心裏高興，趁着山上沒人，趕緊上山，那個賊小子，一定是在山裏頭治傷去了，把他找着，給我國寶，是他的便宜，要是不給，對不起要憑手中刀跟他大大的幹他一下子，非把國寶弄到手裏不算完事。心裏這麼一想，爽得往回一撤步，沿着山邊他就進了山口。從身上掏出乾糧，吃了幾口，這才往裏走。究屬此地不熟，應當穿過山頭，走過一道平道，就可以來到小龍山的後寨，他想無論如何，總當有個山口，順着山道一盤，冤枉道兒可就走多了，繞來繞去，好容易找着一股小道兒，彷彿是有人從此長來長往，心裏一痛快，腳底下一長力，哧，哧，哧，搶上山頭，才走到頂兒上，猛聽腦袋裏有人喝喊：『那個小孩兒，是什麼人？這裏不准小孩兒瞎跑，快快下去吧！』周益本來是低着頭往上跑，真沒理會上頭有人，聽人一喊，出其不意，還真吓了一跳，止住脚步，抬頭一看，一並排兒站着是四個，一個比一個兇，一個比一個猛，看那神氣，就不是好人，心說你們這些小子

一個好人沒有，我跟你們一說實話，我小孩兒絕不是你們四個的對手，莫若我穩住了你們，每人賞你們一彈兒，先燒死你們這兩對兒，有什麼話再說。想着便假裝駭怕道：『四位掌櫃的，您別嚷，我小孩兒心直迸，我是跟我舅舅一塊兒出來繞灣的，一眨眼我找不着我舅舅了，四位您瞧見我舅舅了嗎？』這四個也是平生作惡多端，有點神鬼指使的，別的都不說，周益手裏拿着一把刀，他們會全沒看見，並且都是大山賊脾氣都挺暴，一聽周益所說，吓的陪了一口道：『這個地方那裏有你的什麼舅舅？快快下去，如若不然，叫你嚐嚐長白山四大天王的厲害！』小火狐一聽，這可叫鬼使神差，怎麼着？是長白山的？對不起我燒定了你們呀！』仍然假裝駭怕道：『敢情您四位是天王，我小孩兒實不知道，您可別怪我，我小孩兒這裏給四位賠不是！』嘴裏說着，往起雙手一拱，怕讓賊瞧見刀光，往兩個胳膊當中一夾，右手一拉崩簧，一低頭一灣腰，彷彿行禮似的，唳叭一聲神火就出去了。跟着唳叭又是三下兒，一共四粒神火彈就奔了這四位天王。這四位還是真沒介意，正在撮岔拉嘴瞧着小孩兒，猛見他雙手一抬腦袋，一低唳叭一響，這四個也是大行家，就知道不好中了小孩兒穩軍之計，不過一看打出來的是四個小彈兒，不由全都咄咄一樂，真是個孩子弄這種小玩藝兒跑到這裏搗亂，諒你一個火蟲兒屁股還能有多大的亮！一看彈兒到了，不但不躲，反倒一伸巴掌，打算給他打回去鬥個笑兒，他們那裏知道這個火蟲兒是火蟲兒的祖師爺，手掌才一挨上，又是叭的一聲響，彈丸一炸，忽的一聲，當時火起，火球兒粘在手掌上，燒得腦袋，直冒油，一着急往肩膀上一擦，忽的又一聲，肩膀上衣裳也着了。這才知道厲害，趕緊往地下一倒，連滾帶爬，才算把火息滅，身上還直冒青烟。頭一個挨上了，第二個照樣兒也挨上了，燒得兩個連哼帶喘，真像一對大油葫蘆（蟋蟀之另一種）叫喚一樣！實在是有點慘不忍聞！

小火狐周益一看四個彈倒燒壞了兩個天王，想着那兩個天王，也照樣兒跑不了，照樣得拔上，心裏高興，想不到天王跟天王不同，這兩個天王，比那兩個天王差得太多，其實也不是這兩個天王比那兩王能爲怎麼特別高，就是一前一後，情形就不一樣了，前頭那兩個天王，上手輕敵，看不起周益這個小孩子，又看出一手打出來的只是核桃大小的一個彈兒，心裏想着，厲害到家不過是個鐵彈兒，還要擱在笨漢子身上，也許會叫你打上，受了硬傷，要判了我們身上，可算不了什麼，叫你瞧個俐落的，因此才一伸手去接那個彈兒，他可不知道這種彈兒裏頭有藥有火，接倒是接着了，彈兒可炸了，頭一個一炸，第二個當然就得躲，正打在身上，連衣裳帶肉全都燒了。這兩個彈兒一炸，後頭兩個彈兒判的慢一點兒，這兩個眼看彈兒到手就炸就燒，當然就不使手接了，一看彈兒判了，急忙撤身往旁邊一躲，彈兒掉在地下，噠叭一聲，照樣兒炸了，可是這兩個遠一點兒，並沒有打在身上，一點傷也沒受。這兩位雖是躲開了這一彈兒，心裏可是仍然免不了駭怕，瞪着眼睛看着地下那個彈兒冒烟冒火，不敢拉刀過去動手，怕是小火狐周益身上還有這種火彈兒，一個不留神，再打出兩個來，弄不好就許挨上一個，水火無情，燒上就不輕，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心裏這一含糊，可就不敢過去了。眼看着那兩個彈兒，掉在地下，冒烟冒火，烟火完了，一點動靜也沒有了，再看受傷的兩個朋友，燒的臉上都變了顏色了，又是難受，又是生氣，這二位一腔子心火，可就撞上來了，彼此一啾咕，又彼此一點頭，兩個裏頭進出去一個，一拉手裏鋸齒狼牙刀，哇呀呀一聲怪叫，用手裏一指，高聲喊道：『好小輩，你敢穩住了你家寨主爺用暗器傷人，你家寨主爺豈肯與你善罷甘休，你要是有骨頭的，趕緊過來，伸長脖子，受你家寨主爺一刀，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我要把你剝成肉泥爛醬，不要怪你家寨主爺手狠心狠！』小火狐周益這時候爲難大了，原想趁着那賊全都下了山，山上沒人

，可以搜尋尋國寶在什麼地方？可沒想到會遇見這麼一撥兒臭賊，要論本事，不用說他們人多，自己不是對手，就是一對一個，恐怕也贏不了人家，所仗着就是神火弩，准要把他們全燒了，也倒不錯，可惜就剩了四個彈兒，雖說燒傷了兩個，那裏還有兩個，居然沒有受傷，再打算用神火弩是辦不到了，可是要憑能耐，大概找不出便宜去，眼看這兩個賊瞪眼發威，心裏這個氣可就大了，心說你不用臭美，我要不叫你們知道厲害，我就不叫小火狐。想着微微一笑道：『二位說話太明白了！既是二位那麼懂得交朋友，何妨先把自己脖子伸出來，叫我小孩兒試一試刀哪；我瞧你們兩個，簡直是人多大，渾多大，乾脆兩個字批語，渾蛋！我告訴告訴你們，兩下動手，講的是勝者為強，多說費話一點用也沒有，站着是我的，躺下是你的，掉一個個兒說，你要是躺下，別看我的刀小，照樣兒能够要你們狗命！這是憑耐的地方，說大話一點用也沒有，好朋友，你們那個先過來領死？你們既是朋友，這就要分手了，不得讓一讓誰先走誰後走嗎？』小火狐周益知道憑能耐不是他們的對手，得想個法兒把他們的心火門上來，只要他們一個沉不住氣，動手就沒准兒了，碰巧就找點便宜，至少也能多支持一會兒，實在不行，往前山引他們，前山有馮溥丁威，還有奚紅雪，無論如何也能把這幾個臭賊殺了不是？因此才故意鬥話，偏就遇上這麼兩個不開眼的賊，周益說一句，他一長氣，周益二句，他一鼓肚子，周益說完了，這兩個肺都快氣炸了，一聲怪喊：『小畜生，你敢耍嘴，我要你的狗命！』使刀的迸過來就是刀，周益因為師父太高，別看歲數不大，他知道的可不少，真比那些少心沒肺的老頭子都有智轉。准知道來人這口刀叫鋸齒刀，不但刀的分量沉，而且上頭那些鋸齒，見了傢伙就拿，十分厲害，自己只要一個大意，碰上一點兒，掛上一點兒，當時就得出手，一看這兩個人在那邊一啾咕，心裏就明白了，自然就要特別留心，使刀的過來，是個急勁兒，上手之後

，沒屁股沒腦袋一陣亂砍，真難爲小火狐，手裏一對傢伙丟了一隻拐，就剩了一把刀，完全就仗着細，小綿，軟，巧，閃，展，騰，挪，始終躲着他的傢伙，有了空子，還得給他一下子，一照面兒就是十五六招，這把鋸齒刀耍得都帶了風，忽忽直響，就是一樣兒，始終沒得着一點便宜，功夫一大，這位天王反吃吃了傢伙的虧了，越使越沉，越使越不得力，汗也下來了，氣也喘上了，旁邊那個天王一看不好，一個失神，還許受傷，到了這個時候，可就顧不得什麼體面子，一掄手裏三截棍，嘩稜一聲響，加入戰團兩個一個兒。小火狐明知危險，反倒沉着了氣，一邊躲躲閃閃，一邊想法子往後退，遇見空子，好往前山引他們兩個，正在這個時候，長臂妖魔彭立三率領衆賊趕到，一看不佔上風，抖丹田一聲喊：『孫九哥，王八哥二位暫時退下，我跟這個小畜生有仇，讓我來獨自拿他！』這兩位天王正不得勁哪，一聽有人打接應，當然是再好沒有，趕緊一收招，全都往外頭一躍，彭立三連費話都沒說，一橫手裏四稜鐵棍就逆過去。小火狐周益一看彭立三到了，心裏倒高興了，想着前山必定已然完事，三位接應大概可到，心裏一鬆心，精神一長，接着跟彭立三又打，彭立三是恨瘋了周益了，恨不得一棍把他砸死，心裏才痛快，棍出去都帶着風，不上七八招，周益就不行了，心裏着急，怎麼他們還不來打接應啊？實在不行了，跑吧！右手掄着刀，左手一摸兜囊，猛的一抬手喊聲：『着！』彭立三叫他都嚇怕了，看他一抬手，知道他又要打神火弩，趕緊一撤招，一立棍護住面門，周益就趁着這個功夫，喊一聲：『臭賊你們別追，小太爺走了！』三竄兩蹤登時跑下了山坡。

長臂妖魔一看周益神火弩沒發出來，一轉身他跑了，才明白他是詐語，這個氣可就大了，喊聲：『追！』長棍一揮，忽魯一聲，這些人跟着就跑下去了。小火狐周益心裏說這下子可壞了！萬沒想到威馮溥

跟奚紅雪會全都沒來，就憑自己一個人，無論如何也不是這一堆人的對手，這幫賊恨自己可以說是入骨，要是叫他們得了手，大概打算整着回去，就叫不易，心裏一駭怕，脚底下一加緊，真跟一根箭頭子似的，唻，唻，唻，這一陣緊跑，都快血奔心了，跑着跑着，忽見前邊一片大樹林子，准知道有了救星，心裏這份高興，那簡直就不用提了，按說多搶兩步，往樹林子裏一鑽，後頭人一看他進了樹林子，照着江湖上的規矩「入林不追」，他就跑了。無如周益這個孩子，是天生來的淘氣，胆子又是特別大，方才叫人家追的望影而逃，恨不得有個地縫他都鑽進去。及至一看見這片樹林子，准知道人家絕不再追我，他的淘氣勁兒當時又上來了。一邊跑，一邊回頭瞧着這些賊，嘴裏還不老實，扯着嗓子這麼一喊：『賊兒，臭賊，你們這回可中了小太爺八面埋伏之計了！林子裏頭，我早就安排好了七位俠客，八位義士，還有九傑十八雄，要把你們這撥兒臭賊兒一網打盡，你們要是有的，跟你們小太爺進林子裏來玩一趟，那才是好小子，要是沒胆子，趁早兒滾回去，別在這裏現眼，招你家小太爺生氣！』這些賊一聽，全都氣往上撞，全都脚下加勁往前緊跑，彭立三准知道這個孩子人多大壞多大，說不定就許又上他一當，方才在前山因為不僧，吃了一場大虧，如今可就不敢不信了，一看大家使個勁兒往前跑，怕是真的上了他的當，趕緊就喊：『衆位腳輕一點兒，留神有溝！』大夥兒一聽，全都脚步兒一收，慢了好些，還有幾個，站住脚步，簡直就不往前追了。小火狐周益一看，一句詐語，吓住了一堆，心裏更高興了，接着他又嚷：『林子裏的俠客義士，豪傑英雄們，我小火狐周益，可是把這一撥兒臭賊全給引到了，你們諸位別儘藏着，出來活動活動，把他們全都打發回了老家吧！』這一嗓子沒嚷完，樹林子裏有人搭磧兒，不用說彭立三他們這一撥兒賊，連小火狐周益也吓了一跳：『小火狐周益嗎？你把他們都引來了，算是你的大功一件，沒你什麼事了，這撥兒

全都交給我，你先進來歇歇吧。」周益真吓了一跳，心說這可是福星高照，想什麼有，麼什麼該是自己成名露臉，這撥兒賊該丟人現眼，樹林子這位也不是誰？口音也聽不出來，反正絕不是外人，外人不能知道我叫小火狐周益，心裏高興，回頭又對義賊一點手兒道：「臭賊，你們倒是進來呀？怎麼全成了傻子了？」說着一縱身就進林子裏，這回小火狐成了大傻瓜了，就因為人家一叫小火狐，他就說不是外人，外人不知道他叫小火狐，他就忘了他才白報名姓那句話了，往裏一縱身，腳還沒站穩呢，裏頭這個人橫着一「擺蓮腿」正掃在周益肩膀上，一則跑了半天，渾身已然勞乏，二則出其不意，腿沒沾地，被人家一腿掃上，人家又是恨急了他啦，一個是勁兒，那裏還站得住，嘎咚一聲，翻身摔倒，過來按住，解周益身上的帶子，就把周益捆了，用手一提，提出林外，衝着大家一聲喊道：「衆位道喜吧，我算把這小子給拿住了！」連周益帶羣賊，這時候全都看清楚了，原來正是醉嘮蟹申久。身上還背着那個黃緞子包袱呢，周益一看，就閉了眼啦，不是爲找他，我還不能到此地來哪，想不到整天打雁，今天會叫雁把眼啄了！想到這裏，低頭閉眼，一句話也沒有了。彭立三向申久道：「老四真有你的，這個孩子連傷咱們好幾位，乾脆把他廢了吧？」說着一掄手裏棍便要向周益當頭砸下。人面蜘蛛荀蒞，搶步一托彭立三的腕子道：「大哥，您先別忙，要是一棍把他打死，那豈不太便宜了他，依小弟之見，把他帶回山去，得從頭至尾細細的問他一遍，我們有好些事都得從他身上問出一點頭緒來哪！」彭立三往回一撤棍道：「既然如此，把他弄回山去。」旁邊攔掠兵一聲答應，過去用槍杆一搭，兩個人一拍，在前頭走，羣賊全都跟在後頭，一同回山，道兒上彭立三給大家一引見刺兒鳥的這四位，大家才知道這四個一個叫多寶天王岑德智，一個叫大力天王夏德海，一個叫花面天王褚德明，一個叫混世天王金德貴。彼此互道敬仰，一邊說着，一邊走着，不一時便

到了大寨，先叫擄掠兵把周益綑在斷魂樁上，然後大家落坐，洗臉喝茶，擺酒吃飯。吃喝中間，多寶天王岑德智忽然哎呀一聲道：『淨顧了貪嘴了，還有一件大事沒辦呢。』彭立三道：『什麼大事呀？』岑德智道：『今天是大哥的千秋好日子，我們還沒有拜壽呢。』彭立三一笑道：『勞動你們四位遠來，已然就使我不安了，有這一句話，我就心領了，千萬不可多禮，更使我討愧了！』岑德智道：『那是什麼話呢？我們是幹什麼來的？這個您倒可以不必客氣，誰讓您是我們的老大哥呢？來，來，來，我先磕。』說着拿開座兒就要磕頭了，人面蜘蛛荀芾道：『大天王您先慢着，我們總寨主今天千秋之喜，我們事先不知，也沒有一點準備，您幾位遠隔千里還來拜壽，我們就在旁邊，那裏倒有不拜之理，如果一個人一個拜，咱們山上人太多，一則就誤咱們喝酒的功夫，二則大哥一個一個還拜，也未免太累，我出個主意，咱們來一個擁而上，不分大小全都衝上一拜，拜完了壽，我還有一點小意思。』說着用手一指樁子上綑的周益道：『我新近想了一個小玩藝兒叫「十段錦」，玩起來雖是有意思，可是得傷十條人命，今天咱們就拿這個小子當那十個人，聞他一回張，一來算是給大哥道喜，二來也叫這小子嚐嚐滋味兒，好報火燒寨位之仇！衆位瞧好不好？』大家一聽，全都一口同音說好。荀芾向旁邊擄掠兵道：『來呀，把十樣錦抬上來！』擄掠兵一聲答應，小火狐才日遭三險。

小火狐周益一聽，什麼叫十段錦哪？這個名兒，怎麼聽着這麼熟啊？正在盤算着，底下這堆擄掠兵，已然從底下搭了上來。周益一看，當時就又是一怔，原來搭上來的是一個大輪箱，把箱子一打開，裏頭擗的都是什麼東西？自己簡直叫不上名兒來，不過自己一看，反正不是什麼好東西。每個上面彷彿都帶着有好多鮮血似的。准知道就不是什麼好玩藝兒了，就在他這一尋思之際，忽聽這些擄掠兵向上一打橫兒道：

『回軍師話，十段錦已然預備齊了，請軍師示下，先用那一樣兒？』荀蒞道：『先用鬼見愁吧。』樓掠兵才要下去，彭立三忽然站起向荀蒞道：『荀大哥，我跟您打聽打聽，這十段錦全是那十段哪？可以說一說嗎？』荀蒞一笑道：『那有什麼不可以，這十段錦，內裏共分十樣，第一是挨挨酥。第二是憎憎量。第三是鬼見愁。第四是佛動心。第五是步步緊。第六是滴滴金。第七是苦中苦。第八是兩不分。第九是老虎洞。第十是狼轉筋。不瞞大哥說，這也不是我想出來的，我沒有那麼大的學問，這是我從前當差的時候，看見我們那個主子使的這十段錦，乾跪跟您說，這就是十樣兒刑罰，不拘是銅鑄的金剛，鐵打的羅漢，不上這種刑，是他的造化，准要是遇見這種刑，大概也照樣兒一個活不了。您要不信，回頭您看一看，就知道我說的不是白話了。』說話中間，這些個樓掠兵就把那隻大輪箱打開了，正要往外搬運，旁邊忽然有人冷笑一聲道：『荀大哥，您先等一等，我有兩句話。』荀蒞一看，正是九轉迴蟲郎新，便趕緊問道：『什麼事？您請說。』郎新道：『要說這個孩子，一且傷了咱們弟兄，當然得叫他受點痛苦，才是意思，不過有一節，今天這個日子，可是不對，荀大哥，你沒看見嗎？咱們山上，今天全是懸燈掛彩，咱別忘了是彭四哥的好日子，如果在今天這個日子口兒上，用嚴刑一拷一打，雖說這個孩子是罪有應得，可未免叫彭四哥心裏不高興，要依我說，莫若暫時把這個孩子，囚在後山，過了今天，不拘什麼時候，也可以拷打審問，難道他還跑得了？這可是我這麼一點意思，不知大哥以為如何？』荀蒞一聽對呀，自己怎麼會把這件事忘了哪，趕緊站起來向彭立三一拱手道：『四哥，請您得原諒我，我實在疎忽！』彭立三一笑道：『大哥你太客氣了，不是刺兒鳥幾位朋友趕到，連我都忘了，拷問這個孩子是官事，做生日是小事，咱們還是接着問吧，我還要看看這個十段錦是什麼樣兒呢？』荀蒞連連搖頭道：『不知道還情可原原，現在既是知道』

了。那裏還可以如此胡鬧，來呀，把十段錦拿開，把這個孩子帶在後山，細結實了，嘴裏給他堵上東西，多留幾個人看守，帶下去！」樓掠兵答應一聲，抬箱子的抬箱子，抬人的抬人，一會兒功夫，全都收拾乾淨。大寨主陶行道：「來呀，咱們先給四哥拜壽，然後咱們再喝壽酒吃壽麵。」大家一應聲，全都站了起來，這百蟲之中，除去被周益燒死一個冲天蝴蝶段莊之外，這裏剩下的還有：抖翅蜜蜂吳永。疥蛤子周通，草刺刺韓錦，花屎蟻娘白寶，入耳油蠅朱功，戲水蜻蜓張紀，黃頭李鳥古中，撲燈蛾秦方，飛天蚤盧璧，獨角蛟李仁，雙頭蛟李義，出水屈伸任壽，串房燕虎王恩。破天蜈蚣岑廣，九尾蠍子拍章，火蝮蛭祝珊，火螞蚱祝珊，黑風蛇姚平，赤火蛇姚仲，拉拉鼓曹華，小蠶椒金柱，野囑囑趙祿，青囑囑趙福，浮水青蛙錢起，纏脚蜘蛛孫泰，人面蜘蛛荀清，九轉迴蟲鄭新，金頭蜈蚣陶行，銀頭蜈蚣陶惠，黑頭蜈蚣陶觀，白頭蜈蚣陶銘，蓋地螻蛄衛善，葉地青蟲谷裕，鐵蛤喇吳正，玉蟾余鄭用，金鬚棋王鈞，八脚螞蟻苗倚，醉蟬蟹申久，穿山螻蛄馮強，開江蚯蚓陳立，斑毛蟲蔣均，掛搭扁兒許可，黑牽牛洪開，白牽牛洪運，吟風金蟬柳青，鑽天螺絲張華，螢火蟲兒何碧，磕頭蟲兒尤深，停花蠹蟲揚達，飲露蝸牛朱定，遮天蝙蝠栢良，毛毛蟲呂松，白螞蟻施瑞，鷄毛蟲寶志，五穀蟲寶繼，桑上漂蟬魯開，菜裏青蟲魯建，青娘子祝玉英，紅娘子祝金英，粉蝴蝶兒朱三娘，玉蜻蜓洪四，滑牆壁虎孔大光，出洞蠍子李大用，黑漂蟬施祥，白馬蜂施瑞，油葫蘆談高，金鑽兒敖遠，戲浪浮游張柱，眠花蝴蝶張櫻，震天曲曲兒孔元，鬧宅囑囑兒孔利，水蛭曹兌，火蛭曹兌，白眼蛭曹白高，紅粉蛭曹淡菊，三眼蟬嚴君達，雙頭蠶華志遠，凍蒼蠅夏壯，跳火蟲兒杜寬，穿山甲劉雲，串地龍譚耀，蠍虎子麻常，氣蛤蟆賴恆，三爪蟾索靖，兩頭俏池凡，馬鬣黃龍水龍黃勝，護背蟲鄭文，臭蚊子吳法，三腿金蟾章明，四眼蛤蟆章智，草上飛苗光，水上漂苗顯，青頭

楞釘督，土蛛蛛顧致，柳狗子孟蚌，桑鋸子孟瑞，磨盤蟲陶延，一丈青陶化，連男帶女一共是九十九口，加上外來的四大天王，這座大庭山可就滿了，大家一陣磕頭道喜，彭立三眉開眼笑，興高彩烈，吩咐頭目等，多宰牲口，多預備酒，無論上下老少男女，全要大吃大喝，是樂這麼一天，山上有的是酒肉，辦起來非常容易，一會兒全都齊備，七間大廳，擺了有十幾桌，猜拳鬧酒，正在高興，忽然從外頭飛跑進來一個頭目，一見陶行高聲喊嚷：『回稟大寨主，有要緊事跟您回稟，這裏廳上人太多，請您可否下來一步？我好跟您細說。』金頭蜈蚣陶行一聽，還沒說出話來，旁邊長臂妖魔早已冷笑一聲道：『呸！是了，陶大哥你快去罷，一定是有什麼機密大事，倒別爲了咱們鬧着玩兒，再把正事耽誤了。』陶行一聽，知道彭立三是吃了味兒，趕緊一笑道：『彭大哥您太愛挑眼了，必是山下有什麼不如意的事，他當着您不敢說，怕是招您不願意，既是您不在乎，無妨叫他當面說就是了。』說着便向那個頭目道：『什麼事你就說吧。』那個頭目搶一步壓着聲音道：『回寨主得知，前邊山下現在有人來獻國寶翡翠西瓜！另外還有書信一封。』金頭蜈蚣陶行一聽，趕緊就跟長臂妖魔彭立三道：『四哥！您聽見了沒有？外頭山下可來了獻國寶的了，咱們應當怎麼辦？』彭立三道：『怎麼辦？乾脆叫他上山來，咱們當面問一問看一看，看事行事，您瞧怎麼樣？』陶行才一點頭，旁邊人面蜘蛛荀道：『您二位先慢着，這件事可不是一說就能辦事，咱們得核計一下子。這個國寶，不錯在前多少天，我們就聽見說了，什麼人幹的？咱們可不清楚，不過聽人家說，大約是您那總寨辦的，盜寶的原因，並沒有什麼大了不得，只是跟莊化沈洵這兩個人有過節，打算借着這個把姓莊的姓沈的毀了，那裏知道，毀人沒成，這個東西，剎成了持累了，到了什麼地方，什麼地方出麻煩，不是家敗，就是人亡，連咱們街坊勞山野馬嶺聖手伽藍畢綱，都是受的這個害，如今也不知道是

怎麼股子勁兒，又跑到咱們這裏來了，這個獻寶的，咱們也沒見着，究竟是怎麼一個人？怎麼一個來路？咱們是一點都不知道，反正不管他是什麼地方來的，這裏頭可大有深沉，咱們這座小龍山，平常時候，不爲非，不作歹，不過大家聚在一起，有這麼一個熱鬧地方，可是什麼麻煩也沒出過，如今咱們要是一接這個國寶，往好裏說，也許能够揚名露臉，可是往不好裏說，就許鬧出點事來，趁着咱們什麼話沒說，可是有商量，大家計議一下子，利多害少，咱們可以把他請上山來，利多害多，那個可是一盆火，誰抱着燒誰，咱們可不能一點都不防備。我說這個話，可是一點意思沒有，二位斟酌，可辦就辦，不可辦可別辦。」荀浩說完了，陶行點點頭，聽着確實不錯，彭立三却嘿嘿一陣冷笑道：「這個我可不是說大話冒大氣，咱們是幹什麼的，衆位大概都能明白，這種行爲，乾脆就是耍人頭的事，有胆子有地方，有胆子，成家立業，要是什麼全怕，那就是到家裏去看孩子穩當，幹這個可不行，這個國寶不錯是個禍頭，不過平常時候打算找這麼一個禍頭，恐怕不易，如今難得送上門來，咱們要是都不敢收，底下什麼也就不用了，趁早兒散夥燒山，省得將來也是出事，不過有一節，這句話還是得早說，如今說着可就晚了，方才咱們拿住那個孩子，大概你們也聽見了，他是莊沈一塊兒的，並且就是爲這個國寶下來的，雖說把他拿住，可還沒有把他弄死，難免有人來救他出去，即便把他殺了，救是救不出去了，可是也難免人家二次派人再判小龍山來報仇雪恨不是？這個可不是我長他人的威風，滅自己銳氣，今天人家就來了這麼一個小孩兒，我們小龍山鬧得馬仰人翻，差點兒沒出了大事，如果人家來的人位一多，請問咱們山上，誰是人家的對手？荀大哥的話，聽着彷彿不錯，可是真要那麼辦起來，這個小龍山不如趁早散夥，並且散夥之後，趕緊改名換姓，找個地方藏起來，不然的話，恐怕還是不成，我這片話說得太已的直，衆位可別噴怪。」彭立三一邊笑一邊

說，他話才說完，旁邊早站起來有個十八位，全都一抱拳道：『彭四爺這話說得對，我們苟大哥的胆子却是太小了，現在就問陶大哥，是接是不接？不接國寶，就照彭四哥的話辦，趁早兒燒山散夥，要不然就把國寶接了進來，爽得大大的熱鬧這一場。』金頭蜈蚣陶行一聽，這幾個大老粗，已然叫彭立三給鼓動起來了，真要燒山不接國寶，大家一定看不起自己，這座小龍山當時就得報散，是福不是禍，是禍脫不過，乾脆就依着他們，就把國寶接上山來，有什麼話再想法子。想着便把兩手一搖說：『衆位暫時落坐，什麼話却可以慢慢商量。不用着急，這一急反而亂了，爲大哥也不是一定主張不接國寶，就是商量以後應當怎麼辦，現在大家不是都願意接國寶嗎，好！咱們派一派人，誰下山誰不下山，商量好了再說。九轉迴盪郎新道：『大哥您先等一等，方才我聽說來人不是還有一封信呢？現在這封信在什麼地方？咱們何妨看一看，然後再說。』陶行道：『對呀，一亂我就忘了。』說着向那個報事的搜掠兵的頭目道：『你說得那封信在什麼地方呢？』頭目道：『他說信是有一封，得由咱們山上派人下山當面去看。』陶行道：『好好，那咱們就派人吧。赤火蛇姚仲，黑風蛇姚豐，九尾蠍子柏章，穿山甲劉雲，白牽牛洪運，毛毛蟲呂松，兩頭俏池尼，白馬蜂施瑞，你們八位，帶四十名兵，到山下迎接這位朋友，就說山上正有要緊事，還怕就誤時候太大，不是迎賓之禮，派我們八個，到山下迎接朋友上山。到了那裏，可要看事行事，不要大意，因爲來人是誰？咱們這裏，還都不大清楚。諸事必須小心，你們八位多辛苦吧！這八個人答應一聲，轉身要走，苟芾道：『八位弟兄，你們先別忙，各人都帶上傢伙，省得路上有點事，措手不及。』八個人一聽，全都二次帶了傢伙，彭立三還不大高興，以爲苟芾實在多慮，人家既然到這裏來獻國寶，還能有什麼惡意嗎？這不是故意招人痛快嗎？不過這八個人已然抄了兵器走出去了，也不能再攔了，陶行一看八個人走了又

向衆人道：「來人究竟是怎麼一個人？現在咱們可是一點都不知道，我總覺着不應當太大意，最好還是來個有備無患的好，這麼辦，咱們閒着也是閒着，那位兄弟哥哥願意走一趟，跟我一塊兒活動活動，沒事更好，咱們也算迎接，倘若有點意外，咱們就算接應，你們看好不好？」大家一聽，這倒沒什麼，於是一口同音全都答應去，惟有彭立三跟那四位天王仍然不動，陶行帶着這些蟲蟲蟻蟻就奔了前山，他們人多當然走得就慢一點兒，剛剛轉過山頭，就聽前邊有人嚷：「好賊崽子，真正不懂好壞，老太爺好心好意千山萬水給你們送西瓜，你們不說遠接高迎，反倒口出不遜，我也瞧開了，大概你們多是活膩了，打算叫老太爺把你們收回去，好罷，老太爺成全你們吧，老太爺今天要開殺戒，把你們這一窩兒全都成全了！」

金頭蜈蚣陶行，一聽喊嚷的聲音，就知道事情不對，一定有變，趕緊分開衆人，迸出來撒腿就跑，三步兩步，蹣上山頭，往山口一看，就見赤火蛇姚仲，黑風蛇姚平，九尾蠍子柏章，穿山甲劉雲，白牽牛洪運，毛毛蟲呂松，兩頭僧池凡，白馬蜂施瑞，這八位寨主正圍着一個要飯的老頭子，一臉油泥，渾身破爛，腳底下連鞋都沒穿，手裏拿了一根歪七扭八的木頭棍兒，那個手裏跨着一個黃砂瓦罐。年紀往小裏說也有六十歲往上。一邊嚷，一邊拿手裏那根棍跟這八位寨主打在一起，陶行趕緊跑下山頭，一掄手裏雙戟，高喊一聲：「衆位兄弟閃一閃，爲了什麼事？怎麼會跟來人打在一處？」這八個一聽，各自一幌虛招，全都躍出圈外，陶行先向姚仲道：「姚老弟，你們下山爲的是什麼？怎麼忽然之間，會跟來人鬥在一起？」姚仲道：「這件事提起來太可氣了，方才我們不是大哥派我們下來接什麼國寶嗎？我們一到此地，就看見一個年青的小夥子，身上背着一個黃包袱，裏頭是什麼？我們沒有看，可不知道，我們想着當然就是那個國寶了，我們一問，那個小夥子說，他姓葛，一點不錯，是爲了送國寶來的，我們過去正跟他說話的功夫

，這個老夥子就跑來了，一見面二話沒說，他瞪眼說那個國寶是他得來的，叫那個小夥子偷來了，伸手就搶，那個小夥子不肯給他，眼看着就要動手，我們想着人家既是投咱們來的，如果要在咱們這個地方，叫人家把東西搶走了，咱們算幹什麼的？過去跟他講理，他滿嘴亂罵，動手就打，那個小夥子一看我們打起來了，他背着包袱就往後頭跑，說是等我們打了勝仗，他再把東西送來，說完了他就連影兒都沒了，我們因為這個臭要飯的，無緣無故來破壞咱們的事，過去就把他圍了，究竟這個老頭兒，是那裏來的？是怎麼一回事？我們是全不知道，就在這麼個功夫，大哥你就來了，大哥您問他是怎麼一回事吧。』陶行一聽，再看老頭子那個神氣，就知道他絕不是要飯的，事情來得太怪，不能大意疎神，趕緊告訴衆人，跟山裏頭送信，叫他們多加防備，不要大意，然後才一挺身來到老頭兒面前，滿臉堆笑道：『老朋友，您這是從什麼地方來？要到什麼地方去？您是怎麼一個稱呼？何妨跟在下談談，就是弟兄們有什麼得罪老朋友的地方？還尙求老朋友看在在下的面子上，不要跟他們一般見識啊！老朋友您就「圖個慶兒吧」（註，就是說出名姓）。老頭兒把眼一瞪道：『怎麼着？你們這裏也有會說人話的，我還當着你們在山上立的祖，說話全都是狼羔子味兒的哪！話是說得不錯，可惜話已說晚了，明擺着你們打不過你太老爺子，才想起這樣綏兵之計，打算調了生力軍來再打，告訴你吧，賊崽子！老太爺要是胆小就不敢來，既是來到這裏，就不怕你們這一堆，真要是能够把你老子打個筋斗，你家老爺子也許心服口服，現在你們上來以多爲勝，欺負我老頭子一個人，年老力衰，打算把我拿住，給你們們個笑話兒，如今眼看着找不了便宜，又換了這一套兒，你家老太爺就是瞧不慣這個，要打咱們就打到底，你們打跑了，或是打死了，當然什麼都聽你們的，要是遇硬又回來，再來軟的，那你們就是賊骨頭，我今天非把你們全碎了不可。你家老太爺又不想叫你

們拿我立祖，幹什麼告訴你們姓什麼叫什麼？好賊！你要是有骨頭的，趁着老太爺高興，咱們比劃比劃，也許是你們的便宜，話是說完了，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小子，你就進招吧！或者還是你們這一堆全上來湊個熱鬧兒也好！」陶行一聽，老頭兒不肯說出真實名姓，越發知道老頭兒不好惹，這時候爲難可大了，不叫這一撥兒看着，自己是領頭的寨主，連這麼一個老頭子都打不過人家，真過去打，不是長他人威風，八成兒不是人家對手，正在着急，旁邊有人喊：「陶大哥何必爲難，等我跟這個臭要飯的走上三趟兩趟，把他拿住，給大家鬥個笑兒。」陶行回頭一看，正是紅粉蝴蝶曹淡菊。是個大姑娘，穿得也漂亮，長得也漂亮，手裏是一把單刀，滿臉帶笑，一拉手裏刀就迸出來了。陶行一看就是一皺眉，這個老頭子，別看他是要飯的打扮，反正他絕不是要飯的，連自己都加了一番小心，不敢輕易過去，一個姑娘人家，硬要出頭露面，真是有點兒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不過當着大家，他已然出來了，也沒法子再攔了，只說了一句：「小心留神。」曹淡菊一點頭，一剎手裏刀就到了，拿手裏刀一指道：「老頭兒，我看你這麼大的年紀，還不找個地方去等死，反倒這裏來找不自在，看在你這年紀分上，趁早兒一走，是你的便宜，如果再要延遲，恐怕你要命喪當時。」老頭兒一笑道：「這位姑娘說出話來真肉頭，你還沒打聽，我還真活膩了，不過上吊怕勒，抹脖子怕疼，跳河淹了三次沒死，我又上來了。活到這麼大的歲數，既沒一男，又沒半女，最難受的是連個媳婦兒都沒混上，大姑娘，你說我够多苦。今天這麼辦，我要是叫姑娘把我贏了，當然就求姑娘賞我一刀，也算成全了我，要是贏不了我，再輸給我的話，我跟姑娘沒有那麼大的仇，我也下不去手，咱們得商量商量，姑娘你得給我做一個……」一句話沒說完，曹淡菊手裏單刀，已然向頭蓋頂就砍下來了。老頭兒斜身一閃，刀就空了。老頭兒嘴裏還嚷：「喝喝這個大姑娘可真恨，你怎麼真砍哪！」

刷的一聲，曹淡菊一扁腕子，刀橫着就奔了老頭兒脖子，老頭兒一坐腰，刀從頭上過去，立刀一劈，老頭兒一跨步仰臉一看，刀又走空，跟着往裏一抹去削肩頭，老頭兒往後一仰，讓過刀去，跟着一步搶步，立掌一磕，噹的一聲，單刀就撒了手了。曹淡菊往懷裏一摸，伸手一甩，正打在老頭兒臉上，這回老頭兒連話都沒說出來，蹶蹶摔倒。曹淡菊檢起單刀，雙手一捧照肚子就扎。

紅粉蝴蝶曹淡菊，這個姑娘，真是意狠心毒，一捧手裏刀，照着那個要飯的老頭子胸口下頭，小肚子上頭，哧的一下就扎下去了。連旁邊金頭蜈蚣陶行看着都覺乎他手底下太黑，無論如何，他是那麼大年紀的一個老頭子，既是把他弄斃下了，羞辱他一頓，也就完了，絕不應當下這樣的狠手，常言說最狠不過婦人心，看起來這句話一點也不假，准知道這一刀子下去，老頭子扎一個透心兒涼，腸子肚子，得流這麼一地。實在有點兒不忍得看，便把臉兒扭過來，假裝搜查還有餘黨沒有，不再去看老頭兒受那一刀之苦。曹淡菊本跟老頭兒沒有那麼大的仇恨，就因為老頭兒說了幾句便宜話，這要攔在一個年青的小白臉說，曹淡菊不但不惱，還許特別愛聽呢，就因為是個老頭子，又是要飯的，說出來，硬要我姑娘的便宜，姑娘有點兒不大高興，這才想拿老頭兒示威，也叫大家看看自己是怎麼個人兒？那麼個人兒？這一刀真是甞着就下來了，嗖的一聲，刀就到了，滿以為這下子准可以把老頭子送走了，眼看刀子離着老頭子肚子不到三四寸了，猛聽老頭兒一聲喊：「那是肚子眼兒，可不能讓動，還留着要中蟠哪！」脚前一綳，脚尖兒一點，在地上平着竄出去是有七八尺。曹淡菊的這把刀，下去得也猛一點兒，勁頭也大一點兒，老頭兒一竄，這一刀正戳在地下，扎進去是有半尺多。這邊刀還沒拔出來，那邊老頭兒早已一拱身，一個「鯉魚打挺」嗖的一聲蹶起來了。衝曹淡菊點手一笑道：「好啊！好你這個姑娘們兒姐兒！（沒有出嫁而實際已非處女，北

京士語稱爲娘們姐兒）連天地還沒拜呢，你怎麼就想謀害親……」曹淡菊氣得都要哭了，老頭兒哈哈一笑接着道：「謀害親二大爺（北平謂伯父爲大爺，大字應重讀）呀！」曹淡菊吓的啞了一口，由地下拔起刀來，轉身就跑回去了。鬧了半天，也沒明白這個要飯的怎麼會騎下又起來的？他這一敗回來，羣賊裏頭有三個臉上掛不住的。頭一個白眼蜆曹自高，他是曹淡菊的親哥哥，一看自己妹妹出去跟人家動手，勝敗不說，叫人家拿自己妹妹當着好多人是這麼一開心，他心裏火就撩上來了，手裏一條三股叉，一抖叉盤子，嘩稜稜一片聲響，往前一搶步，也沒眼開行知會一聲兒，他就迸出去了。他一迸出去，後頭又跟着迸出兩個去，一個是水蜆曹兌，一個是火蜆曹坤，這兩個是親弟兄，跟曹自高親叔伯弟兄，一看大哥迸出去了，講究是打虎兄弟，上陣父子兵，這又不是擺擺比武，要什麼好看，乾脆給他來個一擁而上，以多爲勝，倒是不錯，因此兩個人也跟着迸出來了，每人手裏都是一杆三股叉，又頭一幌，稀稜嘩稜一陣亂響，一前兩後，全都奔了要飯的老頭兒。曹自高來到臨近，用叉一指道：「你這個老小子，姓什麼？叫什麼？爲什麼來到此地打攪？說得有理，放你逃生，如果滿嘴亂道，留神你的狗命！」老頭子哈哈一笑道：「提倒不錯，我剛說跑了一個，這麼會兒功夫，倒跑出三個扛叉的來了。你家老太爺，不但有名有姓，而且說來准能吓破你的狗胆，不過你家老太爺的名兒姓兒，不是容易得來的，長的槍，短的刀，一歪兩腳，渾身的金瘡，滿脖子熱心，是拿那個掙來的，就憑你這樣腥氣烘烘的臭三濫，也打算問我名兒姓兒，對不起，我暫時不便告訴你，等到要稱你腦袋的時候，自然告訴你，叫你好去鬼門關掛號，森羅殿告狀去！還是那句話，我又不打算到你們去當老祖兒，告訴你幹麼？乾脆告訴你，這是玩命的地方，不是門口齒的地方，你要真有能耐，准能把我老頭子贏了，不用提什麼名姓，連人頭都是你的，是騾子是馬？拉出來溜溜？」

是姑娘是小子？抱出來咱們瞧瞧？說些費話沒用，好朋友，你耍又吧！我待會兒還賣膏藥哪！」（北平市上有耍狗熊戲者，能練又，並能使之賣膏藥）曹坤，曹兌，曹自高，全都一聲怪叫道：「臭要飯的，你往那裏走？別費話接傢伙！」嘩稜稜一聲響，三面三杆又就下來了。曹坤又扎左脇，曹兌又扎右膀，曹自高這杆又就奔了老頭子後背。老頭子一看三杆又到，抖丹田一聲喊道：「好小子，你們以多爲勝，竟敢以小犯上，打算大逆不道啊！老爺子我可真急了，我跟你們拚了！」嘴裏嚷的功夫，這三桿又就全到了，老頭兒嘴裏嚷，身子可不閒着，提身一蹶，嗖的一下子，起來足有一丈來高，一綳脚面一踹，往下一落，真跟一個燕兒相似，連一點聲兒都沒有，就落在了一丈開外的平地上。曹自高一聲怪叫，二次往前，這三個又追上去，三桿又一圈，這回分了上中下又往老頭兒身上扎去，老頭兒又是一提身，往上一蹶，味的一下子，依然是一丈多高，一綳脚一踹，往下一落，這三桿又又落了空。曹自高弟兄三個又往上一追，這回老頭兒不等他們圍上，抹頭就跑，這三個隨後就追，這一來可就離着小龍山這一撥兒有三四丈遠近了。追得正歡，猛聽老頭兒哈哈一笑道：「你們這撥兒臭賊，真是有點不要臉！老爺子我是看你們活到這麼大不容易，所以才一再的讓着你們，那裏知道，你們這撥兒東西，大概是惡貫已盈，活得到了時候，一定今天非走不可，這就是閻王註定三更死，沒法留你到四更，乾脆你們站好了，等我挨着個兒把你們一個一個全都拍死，省得你們活着也覺乎沒滋少味兒！」老頭兒往遠處一跑，曹家哥兒三個一追，金頭蜈蚣陶行就聽出來了不好，打算往回叫，也來不及了，又聽老頭兒一喊一嚷，越發知道不好，正要二次派人接應，猛聽山灣子裏噹的一聲報君知響亮，跟着就有人喊：「占靈卦算靈卦，算算流年大運，日前的吉兒！瞧瞧誰是今天該死的？那個是今天該完的；占錯了不要錢！看錯了退卦禮！誰占一卦？」陶行方在一怔，二次報君知

一響，從山灣子裏走出一個瞽目先生，後頭還有十三四位英雄好漢，要掃平小龍山！

金頭蜈蚣一看領頭的是位瞎子，算命的先生，先還覺着可笑，及至凝神一看，自己當時可就吓傻了。敢情他認得這頭一位瞎子，正是江湖綠林道裏殺人不眨眼的這壓一位瞎屠戶，並且是專跟下五門的弟兄過不去，不拘是誰，不拘在什麼地方，不遇見他是家門有德，要是一個時運低，走的是背字兒，狹路相逢，要他給堵上了，往舒服裏說，他拿那根馬桿兒，照着致命處上一點，當時叫鬼宰駕陰風，那是便宜，再要倒霉一點兒，遇見他的時候，不是他正在特別高興，就是他心裏正在不痛快，得！你這下子就算是受上了！不定想出什麼缺德法子，也把你整治一個够，然後他再一點兒一點兒磨搓死，知道他的脾氣主兒，惟一的就是趕緊說好話認不是，痛罵自己做事不對，這麼一來，他雖然不能當時就放你，可是准能保住死個痛快。如果不知道他的脾氣，以為破口一罵，准能激得他動了真火兒，亮傢伙痛痛快快把自己一殺，豈不爽快？如果真要那麼一來，他不但惱，反而是一陣大笑，這一樂就了不得啦，他不但當時不殺你，碰巧半年八個月他也未必殺你，在這個期中，他能想出無窮的法子，零碎叫你來受這個罪，走江湖吃綠林的，可別瞧都是賊匪之類，差不多還全都有一塊橫骨頭，講究是硬折不彎，弄死也不能告饒兒。這一來這個苦子就吃大了，過個十天八天把你弄出來，拿你開會子心，讓你連點苦子，然後再把你一墩，不缺吃，不缺喝，就是不讓你死，並且心黑手毒，在頭天把你弄住，他就把左右兩隻腳的大筋給你挑了，就算你有好朋友到了，誰也救不了你，只多這個朋友看這種可慘的情形上，拿出傢伙，給你一個爽快，省得臨時受罪，就在這裏一傢伙下去之後，他必立即出現，說出一大套仁義道德，什麼他圈着這個人，原想多圈他幾天，煞煞他的火氣，就要放他走的，那裏知道被你殺死了，這件事情不行，他非給死者報仇不可，要是知道他

厲害的，趁早趕緊一跑，雖說以後他未免捏造謠言，說是某人之死，是被某人所害，在外頭亂撒黨香，可是無論如何，你總可以逃出活命，如果一個不知輕重，覺乎着他這話屈枉自己，跟他拚命動手，那一來你便又變了某人第二，依然會被 he 拿住軟禁起來。不判第三個朋友來送你上西天，你就不知道要受多少活罪，方能判死呢？這個假瞎子在江湖道闖蕩，至少也有個四十年了，在他手裏死的有名的無名的中五下三門的好漢英雄着實不少，這些人單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瞎屠戶，誰要辦點什麼對不起人的事，都拿他起誓，誰要屈心，就叫他碰見瞎屠戶！可見他在江湖綠林道裏頭地位跟名頭啦！當下陶行一看領頭的是瞎屠戶，韓目神魚鍾符，他當時就傻了，准知道他這一露而兒，小龍山就算瓦解冰消！只是他一個人就不好對付，何況後頭還有這麼些個。並且可怪，就是方才在前山掉在陷坑裏頭被那個姑娘救走的兩個使錢的，也加在一塊兒了，看起來恐怕是兇多吉少，心裏正在詫異駭怕，追下要飯的老頭子去的曹氏弟兄三個，已然離開自己，這邊是越來越遠，跟要飯的追了個首尾相連，陶行就知道不好，如果要飯的是個誘敵之計，那一來豈不要大受其苦，心裏雖是着急，嘴裏不能喊出來，怕是給人家捉了醒兒，誰知道怕什麼有什麼，曹氏弟兄追得正歡，猛見那個要飯的老頭兒，陡然把脚步一站，回過頭來，向這弟兄三個哈哈大笑道：「好你們這一幫不知死活的畜類，乾脆我把你們全都打發回去吧。」嘴裏說着，手裏那根棍，抽冷子衝大家一掄，頭一個是白眼蜥蜴曹白高，別看能耐不怎樣高明，還是眼空四海，簡直是人他都看不起，他總以為這個要飯的，能夠有多大本領，還能叫他鬧出個圈兒去？只要把他追上，痛痛快快就給他一下子，把他又死，一則可以給自已妹妹報仇，二則自己也可以露臉，他心裏淨想合適，他就忘了他妹妹曹淡菊能比他高得多，全都打了敗仗，他如何能是人家對手？緊跑緊追，慢跑慢追，追了半天，總是差着那麼多。萬沒想到，人

家陡然這一翻身兒，手裏的棍子，橫着一掃，曹自高他是個往前搶勢兒，身子往前直衝，打算站住都叫不易，不用說，往起提腰躲傢伙，那簡直就叫辦不到，一看棍子橫着就來了，知道不好，趕緊一斜膀子，打算往旁邊一閃，至少可以受的傷輕一點兒，心裏想得很好，身子才往旁邊一斜，人家那根棍子來得太快，叭噠一聲，正打在迎面骨上，哎喲，曹自高仰面朝天一整數，想不到半世英名，眼看要成千古遺憾！這是那裏說起？想着才一皺眉，閉眼認命，就在他上眼皮才一找下眼皮，猛覺大腿根上跟刀子扎了一下似的，剛一吮嘍，左脇上又是一下兒，這一來把曹自高的心火給勾上來了，心說比武打仗原是講究強存弱死，站着是自己的，躺下是人家的，不怕千刀萬剮，開膛掏心，都不許出聲兒皺眉毛，那叫英雄漢子，够得上混混譜，青皮論，不過不許零碎收拾，出乎情理，像這個上頭一腿底下一腳這叫出規矩。士可殺不可辱，叫臭要飯的這麼糟踐，那可不能忍受，透出自己怕死貪生。想到這裏，正要把自己已經閉上的眼睛再把他睜開，就在他上眼皮跟下眼皮正要分開的時候，在自己身旁，撲咚哎呀，連着兩下子，全砸在曹自高身上，分量還是真不小，砸得曹自高又是兩聲吮嘍。這時候眼倒睜開了，捏着脖子一看，當時心平氣和，原來在自己身上的，並不是外人，正是自己的親手足，火蜥蜴曹坤，水蜥蜴曹兌，上邊一個，下邊一個，全都扒在自己身上，並且全都不住的直哆嗦，嘴裏直哼哼。曹自高一瞧這倒不錯，活着沒有一胎來，倒落了個死後一塊兒埋！這在一陣難受之際，猛聽山頭有人喊嚷：『衆位多寶一點勁兒，我小孩兒已然拿住一個妖魔，四個天王，得回國寶翡翠西瓜！』大家順着聲音一看，山頭上站着兩個小孩兒，內中一個正是小火狐周益。

這些賊一聽就亂了。大家都上過小火狐的當，准知道這個孩子是鬼計多端，真許是他把四大天王跟彭

立三不定施展什麼壞主意給誰騙拿住了。當時大家就是一亂。這裏頭郎新荀帶兩個，不愧人稱人面蜘蛛，九轉迴蟲，肚子裏確是比這一撥兒土賊強得多，一看大家聽見周益這嗓子全都有點變顏色，眼珠子一轉，心說不對，兩個人一啾咕，一點手把醉螃蟹申久叫過來低着聲音，也不是說了兩句什麼，申久一轉灣走了，荀帶又叫過金頭蜈蚣陶行，銀頭蜈蚣陶惠，黑頭蜈蚣陶觀，白頭蜈蚣陶銘，破天蜈蚣岑廣，蓋天蝗蟲衛善，小青椒金柱，火螞蚱祝瑚，低頭附耳挨個兒一說，這八個一點頭轉身也走了。郎新這才喊嚷：「小娃娃，你不要滿嘴亂道：『等我派人拿你們二回。』」說着回頭就問：「哥兒們：那位辛苦一趟？過去把這個孩子給弄躺下把他網上？省得叫他在這裏耀武揚威胡說亂道。」問了一遍，沒人搭碴兒，跟着提高了一個調門兒又問了一遍，依然是無人應聲，其實這些人真叫小火狐周益給唬住了，這個孩子，別欺負他小，人多大，壞多大，又奸，又壞，又損，又黑，過去上當就不輕，再者就是把他踢躺下，大概不用等着細，就得又逃過一個來，剛才那個要飯的老頭子，大家也不是沒有看見，曹氏兄弟妹四個，在這撥人裏頭，固然談不到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發不上在這裏當尖子，可是也不能完全算是剩飯手，識人家老頭兒一根拐棍一划拉，四個人倒扒下兩對兒，人家是老頭兒，這邊都是年青氣壯，人家一個，這邊四個沒見三招，全都成了王八偷西瓜哇，滾的滾爬的爬，總算人家那邊老頭兒有大量之才，他們才得全鬚全尾兒，不然的話，恐怕是兇多吉少。這要再換上了那邊年輕的，那大概許過去八個都不是人家對手，無緣無故，憑着什麼就賣命啊？再者這個小火狐簡直成了妖精了，不但一身的能耐，而且是滿肚子的壞水，方才所說，真假難辨，更不能不加一點慎重，真要跟他說的一樣，小龍山就叫瓦解冰消，趕緊逃命。即使所說少有過火，大概今天也鬧不出好兒來，平常不過混一個有吃有穿，誰也沒有給家裏捐過二百兩銀子去，犯不上替他們賣命！

他喊他的，我們幹我們的，他既是本山的二頭子，一口一個軍師，當然就得比我們高，他爲什麼不過去？我們賣命，給他換響「莖兒」（馳名也），乾脆合不着！大家全都存了這種心理，聽見郎新直着脖子嚷得都不是人聲兒了，依然是誰也不理他，並且有的人衝着他擠鼓眼兒樂。九轉迴蟲郎新可真火兒了，臉上一紅一白，眼珠一翻高喊一聲：『來呀！給我抬傢俱！』旁邊有四個掠兵一聲答應，一溜歪斜，四個人給抬過來一根流金雁翅雙排鏡，郎新一挽袖面兒，一伸手拿住鏡桿，只一頓，那四個小兵，便壓了一個東倒西歪，郎新單手一托鏡桿，輕輕一擰，那鏡便在手裏轉了一個大花兒。羣賊一看，從前真不知道，敢情郎新有這麼大的膂力哪，怨不得人家當着軍師，做個二號的頭目人呢；由心裏一佩服，嗓子裏便不禁不由的狂喊起好兒來。一陣喧嘩聲過，郎新單手橫拿雁翅鏡，一聲狂喊：『來人休得張狂，你家郎大寨主在這裏恭候，自問能敵得過某家雁翅鏡，再來動手，不要逞強鬥勝，白白丟了性命，休要怨恨姓郎的心毒手狠，兵器可不認得人……』一句話沒說完，對面有人嚷：『官老爺，你先用忙，等我砸完了這個，你再砸那個，反正無論如何，也得叫咱們過足了癮，這堆賊一個兒也跑不了！』嘴裏嚷着，人就幌出來了。郎新一看，昨天見過正是掉在坑裏又被救走的那個使錘的。手裏一對八楞紫金錘，一搖三幌就走出來了。來到臨近，噹的一聲響，雙錘一分，往前一探步，照着郎新腦袋就砸下來了。郎新一看雙錘到了，趕緊斜身一跨步，讓過雙錘，橫着就是一鏡，金牛星丁威雙錘往下一砸，想着他必得亮鏡往上一迎，倒要試試他有多大膂力？沒想到郎新沒有接這一招，斜身一閃，丁威用的勁太猛，這一使空了，錘往下一帶，身不由己往前一栽，郎新的鏡橫着就到了，打算換招改勢，已然不及，知道這下子砸上絕輕不了，往裏一吸氣，這一砸還是砸上了，正在腿窪子上，丁威一個吃不住勁兒，嘔，嘔，嘔，往前一個趔趄，栽出去足有三五尺，

換腰一挺，算是沒扒下，丁威就不打了，提濟兩隻錘，三步兩步跑了回來，往人羣裏一擠，算是沒他什麼事了。小流星馮溥一看丁威打了敗仗。氣往上一撞，一磕金瓜流星錘撒腿就跑，來到臨近，比丁威多說一句話：『小子接兵器！』忽的一聲，雙錘一分左右，往裏一合腕子，雙錘奔了郎新左右兩太陽穴，郎新一看錘到，大坐腰，雙錘從頭上過去磕在了一塊兒，噹啷一聲，真比打鐵的還響，借着山音，真能聽出十里地去。馮溥一坐腕子，雙錘貫頂，郎新斜身一長腰，雙錘走空，馮溥往回一溜錘，兜着胸脯子就磕下去了，郎新一看錘奔胸口，提身一躍，雙錘往前一探的功夫，郎新手裏雁翅鏡，橫腰一曬，馮溥再打算撒錘撒架，已然來不及了，郎新的鏡來勢又太猛，准知道人家不但力氣大，而且手底下太靈巧，自己貪功大意，已然被人誑招上當，這下子輕者也得重傷。就在他這一想的功夫，雁翅鏡就到了。兩邊觀陣的，一邊是高興，一邊是着急，瞽目魚鍾符一蹶腳，都怨自己不該太大意，自己早要過去絕無此事，心裏一急，一拉馬杆兒就要往前闖，猛聽大家哈哈一陣敵笑，趕緊一看連鍾符也笑了。原來郎新這一鏡正砸在馮溥身上，馮溥還沒理會，那根雁翅鏡却已折成兩截兒，才知道郎新這根鏡是個假招子，不由得又是氣又是笑，正在這個時候，忽見山頭一亂，抬頭一看，山上添了不少人，除去周益葛懷玉之外，又添了一個妖魔鬼四家天王，另外一個人身背着黃緞子包袱，已然跟小火狐周益，粉面長弓小二郎葛懷玉亮了兵刃打在一起。

瞽目魚鍾符，這次山家裏出來，給江南七義是這麼一跑腿兒，從楊花堡一直到香檀寺，始終沒有離開，實在就是爲了自己心愛的徒弟小火狐周益。因爲這個孩子，實在聰明，將來在江湖綠林道，不難一舉成名。不過究屬年紀太小，閱歷不深，江湖上的事，又是極容易毀害好人，一個血氣未定的小孩子，交遊偶一不慎，就會走歪了腳步，到了那個時候，再想挽救的法子，就不易辦了。因此才想帶着這一個孩子，遍

涉江湖，叫他明白明白，這個是正，那個是邪，邪正既分，自然不會再走進邪道，這也是做師父的一番苦心。及至香檀寺完事之後，恰好跟野馬嶺又搗上了麻煩，背天行者單宏文，自告奮勇，要到野馬嶺，以白己的老面子，把這件事和平解，在單宏文走了之後，羣雄計議，全都有點不放心，二次派人給單宏文打接應，金弓快二郎宋固，瞽目魚鍾符跟九頭獅子盧春便被派在第二撥兒。這三位倒是合適，全都是道兒上的好手，並且精明強幹，隨機應變，實在這撥兒人之上。三位到了野馬嶺，除去宋盧兩個進去一趟，毫無結果之外，以後並沒有投帖拜見，暗中一商議，還是夜探的爲是。於是三位每天夜裏都要進去一趟，就是聽不見一點單宏文的消息，一幌兒半個多月，盧春就膩了，無論如何，今天晚上，總要打聽出一點消息，不然的話，後頭的人都到了，咱們連一點信兒沒得着，未免太差一點兒。鍾符也只好是那麼答應。到了晚上，三位拾掇俐落，到了野馬嶺的邊山，好在來了多少回，始終沒有遇見一點磕碰，這股道可以說是太熟了。三位翻山而上，每次到山上，總是在四外裏探聽的時候多，就到了大寨，至多聽個三言兩語，也就下來了，今天因爲是膩了，到了山上，別處全不打探，一直就奔了大廳，一看裏面燈燭輝煌，大家正在高談闊論，盧春一拉鍾符道：『老大哥二哥，您二位在房上給我看着一點兒，我先下去探他們一下子，如果不行，您二位再給我打接應。』瞽目魚鍾符才要說是不行，九頭獅子病尉遲盧春盧永泰，早已進了去。身上圍着單鞭，可沒往外頭拿，丁字步兒一站，抖丹田一聲喝喊：『畢當家的請了，在下盧春，特來拜訪！』這要攔在別的山寨，當時就得亂成一片，惟獨人家野馬嶺，真得說是紀律森嚴，盧春喊完了這一嗓子，裏頭並沒有透出一點亂來。聖手伽藍畢綱站起身來，輕描淡寫的問了一句：『這是那位朋友大駕光臨，何不進屋裏一談！』盧春從心裏真叫佩服人家，趕緊往下一擻袖口兒，搶步走進大廳，雙手一抱拳微然一笑。

道：「在下盧春，又來打攪當家的。」畢綱一看是盧春，並不讓也把鬍鬚一拱道：「喝，又是盧七爺來了，恕在下未能遠迎，按說朋友到了野馬嶺，無論如何，畢綱也應少盡地主之誼，不過七爺上回來過一次，在下也會把話說明，五老之一的單宏文，不錯是在我這裏，可是一點傷損沒有，等到我跟姓莊的姓沈的事情一定，必把他老人家請出來，不怕我當面給他老人家賠不是，甚至於他老人家氣不消，要我姓畢的項上人頭，我卻認可，惟有現在，莊沈兩個沒到，只有屈尊他老人家一時，這些話我已全都跟七爺說過，想七爺未必就會忘記，如今二次又來，想必還是爲了那件事，對不起，恕我姓畢的胆大氣粗，不能招待七爺，要是有別的話請說，要還是爲了姓單的，七爺您就不必說了，並且咱們站在敵對的地位，我也不敢留七爺在此，恐其別位朋友，有個得罪，反叫姓畢的更多落了不是，這一節還得求七爺多多包涵！」說完了這一套便再一聲兒也不言語了。這一來把九頭獅子盧春給木在那裏，不由一陣往上撞火，微微一笑道：「姓畢的，你也不怕風大閃了你的舌頭，你一再跟莊沈二位爲難，好像你有多大把握似的，你要知道姓莊的姓沈的並不是怕了你姓畢的，只是因爲你成名不易，又沒有多大劣跡，所以才不肯抓破這層面皮，總想化小化無彼此留個全臉，那裏知道你竟是一個剛復自用一條脖筋的擰漢子，越說越來了牛勁兒，今天咱們把莊沈扔開，我要會會你這聖手伽藍到底是怎麼一個人物？」說到這裏，往外一撒身，就進到院子裏，從身上一扯，把兵刃抖了出來，一條十三節枯骨亮銀鞭，這條鞭是跟人家媽媽山上借的，自己便懷杖使不慣，才借了這麼一條鞭，一抖鞭嘩啦一聲響，屋子裏的人就撞出來了。衆手伽藍畢綱正要下台階兒，旁邊有人嚷：「像這樣無名小卒，還用得着你老人家親自動手，您就看看我的就行了。」說着進出一個來，手裏是一杆方天畫戟，身高貌美，年紀有三十來歲，畢綱一看，正是野馬嶺八大全剛之一的笑金剛趙第。便說

了一聲：『多加小心！』趙第一點頭，一抖手裏畫戟向盧春道：『姓盧的，你有多大的胆子，敢跑到野馬嶺來找不自在，別走了，接兵刃！』刷的一聲，畫戟便向盧春當胸扎了進來。盧春一看戟到，跨步一斜身，讓過戟去，一翻腕子，兜起來就是一鞭。趙第趕緊往回一撤戟，盧春橫着一掃，趙第一縱身，才讓過盧春這一鞭，沒想到盧春這一鞭是個來回勁兒，一看一鞭躲過去，又往回一帶，趙第苗沒想到這鞭回來這麼快，一看鞭到了，再打算躲，可就來不及了，一鞭正抽在腿筋子上，趙第一疼，站不住脚哆哆嗦嗦退回三五步，拿戟一打杵才算站住。盧春才要說兩句便宜話，腦後生風，就知道又有人到了，趕緊一縱身兒，一看來的不是一個，一共是四個，分爲四面，全都上來了，盧春一看，這可不行，勢卒難敵四手，好漢打不過人多，時候一長，絕不是他人對手，正在一怔，猛聽身後有人喊嚷：『盧春你下去，畢綱你過來，我今天倒要看看你姓畢的是個人生的，還是犬馬生的？』又聽有人喊：『姓畢的，你不要以多爲勝，現有莊化，單宏文特意前來會你這聖手伽藍！』盧春回頭一看，前頭一個灣腰駝背的老頭子，後頭一個正是江南二俠之一的瘋子莊化，就知此今天成了，跟着又聽一聲幫君知響亮，羣雄會戰野馬嶺。

單宏文自從被周益營救出險之後，這一腔子心火，恨不得見着畢綱把他一巴掌拍碎了，彷彿才能消了心頭這口惡氣，扔了周益，一縱身就跑了下來了。莊化看他一跑兩隻腿直發飄。知道他一則過于生氣，二則困了這麼多天，始終沒有得着調養，雖然一身的功夫，難免腿底下點根腳沒有了，知道他一肚子憤恨，見着畢綱，少不得就許爭鬥起來，如果一個敗仗一打，底下的這一場事就不好辦了，所以就在後頭緊緊跟着。兩個人剛剛到了大庭，九頭獅子盧春，已然冒險進了下來，並且是一鞭傷了笑金剛趙第，裏頭又迸出四個來把盧春圍上了，單宏文他可不知道畢綱跟盧春說的那一段兒話，他就以爲是畢綱見面兒不講理以多爲

勝呢，心裏不高興更大了，就憑你聖手伽藍有這麼大的字號，當着野馬嶺的飄把子，怎麼講究以多爲勝？可見得你這個英雄，就是嘴皮子上，那你算得了什麼好漢？新火一勾陳火，這才抖丹田一聲喝喊：『姓畢的你不要以多爲勝，現有單宏文……』莊化趕緊接着：『莊化前來會你這聖手伽藍！』話判人就判了，兩個人往前一撲，方才迸出來那四位，腳還沒站穩呢，聽人一嚷，正在一怔，這二位就判了，橫胳膊一擋，這四位真應了王八搬西瓜滾的滾爬的爬了。九頭獅子盧春，一看是單宏文跟莊化，正要上前說個什麼受整這種話兒，哧，哧，兩聲，房上的鍾符跟宋固也迸下了。敢情單宏文明白這層意思，微微點頭一笑道：『你們衆位都暫時歇一歇，等我跟姓畢的說完了話，咱們再動手。』大家都知道他的脾氣，趕緊往旁邊一閃，這時候畢綱早出來了，他可不知道單宏文這次出來，是周益幹的，他還以爲是莊化把單宏文救出來了，心裏不由也是一驚，雖說自己不一定就怕單宏文，不過莊沈要是同時全判了，自己請的人還都沒有來齊，恐怕以人位的關係，不免要輸給他們。再者自己對於單宏文，實在也是說不下去，良心的責備，自己也覺得少爲差了一點兒。這麼一想，不由有點兒臉紅耳熱。不過他究屬是個大頭子，事到臨頭，依然還能沉得下氣去，趕緊往前一搶步，劈拳一抱道：『單大哥，莊大哥，不要跟他們一般見識，不管怎麼樣，咱們總是朋友，有話無妨先談一談，野馬嶺雖然地方窄小，總還可以有地方招待貴賓，裏邊先坐一坐。我姓畢的絕不能跑。』要是按着單宏文的火性，見了畢綱底下是無話可說，見面就是一打，誰贏了誰是人物，誰要輸了，任憑人家處置，不道旁邊莊化不是這個心思，單宏文馳名五老，論能耐絕對得屬人家，可是有一節，讓畢綱給軟揉了這麼些天，剛一綏過來，一會兒沒歇，過去就跟人家動手，上了年紀的了，又加上一肚子的邪火，過去難免失神，真要敗在畢綱手裏，不但長了野馬嶺的聲勢，越套越大，一定沒有好收場。就

是畢綱，闖出這個名兒，也不是容易，向例又沒有作過壞事，把他毀了，也於心不忍，再者自己跟沈洵身上背着官司，現在急于要找的是國寶，並不是打算跟畢綱過不去，如果一個鬧僵了，畢綱把東西一毀，就是把野馬嶺掃平了又當如何？跟着單宏文往前跑，所怕就是畢綱一見面，兩個人言語不周，難免動手，那樣一來，豈不大傷特傷，及至一聽畢綱並沒有失禮，大出意料，還怕單宏文一定不依不饒，趕緊一搶步走到頭裏笑着道：『我們本是特找畢朋友談話而來，焉有過門不入之理？走，咱們先進去討一盃水喝。』說着不管單宏文已然走進屋裏，單宏文一看也不好意思一定變臉了，只冷笑了一聲道：『莊瘋子不要瘋瘋癲癲，人家畢大寨主府上可真有上好的「土迷子兒」，（麻藥）』嘴裏說着，人可是走進去了。鍾符、宋固、盧春、也跟着抱拳走了進去。畢綱聽了單宏文這句話，跟刀扎了心口一樣，真有拔出兵刃跟他一死相拚的心，不過一看大家都進了屋子，當時不便再說什麼，況且上回那件事，確實也是自己做得差了一點兒，聽人家一句，也不為過，這麼一想，算是心平氣和，趕緊讓座讓茶，然後站起身來，恭恭敬敬衝着單宏文一拜到地道：『老哥哥您先歇歇氣，容我說一句話，前者的事情，固然是兄弟我的不對，說一句肺腑，實在是不願意，老哥哥管這回事，可是我准知道，當時要是一駁您的面子，碰巧就許傷了咱們弟兄多年的和氣，實在事出無法，才想起那麼一條拙計，打算受屈一時，等我們事情一完，不怕我給老哥哥磕頭，我都情甘樂意，即使老哥哥氣不出，要取兄弟項上人頭，我也絕不能怕死貪生，皆因我沒有裁在外人手掌裏，明知事已做錯悔之不及，現在既是老哥哥又來到此地，還是那句話，只有盼着老哥哥別管我們兩家的事，如果我要死在姓莊的姓沈的手裏，那就不用說了，托老哥哥的福，還有我一口氣在，任憑老哥哥怎麼出氣都成，就是求老哥哥現在別管。』一句話沒說完，單宏文單掌往桌子上一拍，叭的一聲，啞味一聲，嘩

說一片響，桌子掉了一個犄角兒，茶碗也碎了，茶壺也翻了，水滾了一地，哈哈一笑道：「姓畢的，你拿我姓單的當了三歲小孩子了！有這話應當早說，現在說晚了，姓單的活了七十多歲，還沒吃過這樣不帶餡的點心呢，費話少說，我是管定了，還告訴你，扔下姓莊的姓沈的，現在是咱們兩個的事了，並且現在就到了時候了！你有能耐，先把姓單的除治了，你打算作皇上，我都管不着，要是不行的話，對不起，今天我單踩平了你这野馬嶺，倒要看看你这聖手伽藍是怎麼一個人物？好漢子，不用多說費話，咱們又不是演說三國列國，用不着蘇秦張儀舌戰羣儒，好朋友，咱們外頭？」說到這句，一抬腿，嘩啦一聲，桌子翻了一個過兒，提腰一縱身，人就到了院子裏頭，這時候屋裏就亂了，畢綱心火也撞上來了，羣雄也惱了，莊化，鍾符，盧春，宋固也怔了，畢綱一躁脚，一抄兵刃，正要往外闖，猛聽有人喊：「別亂，別亂，兩邊都沉住了氣，我們特意趕來給你們兩家評理！」原來是靜遠堂五老金鐘麟神尼，香檀寺俠僧趕到，才引出一段賭頭門智計盜三寶。

大家一看，原來來的正是靜遠堂五老之一的劉玉環。後頭跟着的佛肚山神心寺金鐘麟的神尼慈靜。長離山香檀寺俠僧百了。後頭跟着的是駝子沈洵，左金丸侏子俞伯玉，神弩手雲中灰鶴孫剛。一輪明月婁辰婁拱北，黃毛神吼甘陸廿八掌，假瞎子靳奇，笑判官馬彰，人廚子方衛狗屠戶，病瘋神潘璫，水底龍朱志，鐵鶴鷄計迪，鶯鶯劍汗瀾，神槍救御陶進，病判兒張翔，三頭獬豸陳袞，小獬豸陸傑，矮脚龍王岑天治，瞎火神紀治，曹鳳占，褚午清，鐵面山君鮑袞，帶着五個兒子，白毛虎鮑仁，青毛虎鮑義。黃毛虎鮑禮，捲毛虎鮑智，飛天虎鮑信，病花郎包仲，木蘭花舒紫雲，小花郎包奉，小孩兒田正，忽嚙一下子，下來了連男帶女，連老帶小，足有好幾十口子。莊化頭一個就嘆：「衆位既是來了，乾脆別閒着，趁早兒跟姓畢

的幹一下子，省得叫他這雙眼空四海，目中無人的這股子狂勁兒。」大家還都沒有言語，頭一個劉玉琨就搭話了：「莊瘋子，你先用這雙瘋瘋癩癩的，有什麼話，咱們也無妨細談一談，沒有說是見面就講打的。」一邊說着便向畢綱道：「畢老大，你怎麼越來越呆了，大家到了你這裏，不管怎麼說，總是一個客位，你也應當略盡地主之誼，把大家讓進去談一談，不怕話不投機，也得待一會兒再打不是，難道你真是當山大王當的，連個裏面兒都不懂了嗎？」畢綱一聽，不由臉上一紅，趕緊上前，深深一揖，道：「師叔您別怪我，我方才跟單師叔已然說了多少好話，他老人家執意不聽，所以才跑到外頭來的，又沒想到你老人家，會在這個時候，來到這裏，還沒容得我說話，你老人家不要見怪，請您領個頭兒，屈尊諸位到屋裏坐吧。」劉玉琨道：「走，走，衆位屋裏先坐一坐，等我問一問他到底是誰助着他，他有這麼大的胆子？問完了有什麼話再說不晚。」大家不知劉玉琨這次出頭，是受了有人托付才來到野馬嶺的，雖然覺着他不該這麼文靜，可是誰也不好意思駁他的面子，便全都答應了。劉玉琨在頭裏一走，大家都跟着走進屋裏，劉玉琨先往四下裏看了一眼，然後坐下，大家也全都跟着坐下。畢綱正要吩咐上茶，劉玉琨把手一擺道：「用不着，畢綱，今天我來到這裏，並不能在這裏久待，只因有幾句話要跟你說一下子，你要還拿我當個師叔，你就可以聽一聽，你要覺得你的能爲，已然高到極處，儘可以不聽，你另外畫出道兒來，倒看看誰行誰不行？以你爲人，我是知道最爲詳細，絕不是一個自甘暴棄毫無作爲的主兒，這次事情所以鬧得這個樣子，裏頭實有誤會之處，你單師叔來到這裏，當然是爲了你好，你有什麼話，儘可以慢慢的說，你不該施用詭計，把你單師叔軟困在山上，你想倘若因此而鬧出事之外，不用說是你，就是你師父，恐怕也擔不起，今天我到這裏，也不用管是衝着誰，絕不想跟你翻臉成仇，實願意把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從什麼上頭起，要從什麼上頭完，莊沈二位，爲了行俠仗義，得罪了刺兒島的一撥兒叛賊，做出那不要臉的事，跑到大內，盜走國寶，留下了莊沈的名子，好容易證明是非，派了莊沈找寶贖罪，那撥反叛，既是胆小怕事，又想給你們兩下裏攏對兒，才把國寶送到你的山上，你單師叔一場熱心，惟恐你受人之愚，身遭國法，才不辭勞苦，千里路程，來找你化解此事，你怎麼不知好壞，把你單師叔軟囚起來，你總覺得你這個山也高，埋伏也厲害，那麼你現在看，你單師叔出來了沒有？你的佈置是否有用？好在你單師叔也不會跟你一般見識，絕不能跟你計較，不過有一節，你得把國寶獻出來，交給莊沈二位，算是沒你什麼事，這可是偌大的便宜，你可要放明白一點兒才好！」畢綱聽着又是感激，又是難受，感激的是劉玉琨真念局門之情，給自已摘了一個乾淨，難受的是從根兒就沒有看見什麼叫國寶，現在拿什麼獻給人家？要是說沒在山上，大概誰也不能相信，忽然一想，刺兒島這撥東西，實在可惡，嫁禍於人，鬧得我這山上馬仰人翻，他們倒在一邊看熱鬧，實在可氣，不如趁着這個時候，想個法子，一則可以跟師門交待得過去，二則自己事先已然派了不少徒弟，四處約人，要是一個半途而廢，豈不叫人家笑話？想到這裏便笑着向劉玉琨道：「師叔您說的一點也不錯，不過可惜您來晚了，要說這件國寶，根本沒有落在野馬嶺，大概那位也不信，實在還沒有落在這裏，所以我欺騙我單師叔的原因，也就是爲了這個，現在既是你老人家這麼說，我倒有個主意，既可以洗出我來，也對得住您出來管這一場閒事。想當初我跟莊沈二位，原無仇恨，只因香檀寺前去赴會，不知什麼人冒充野馬嶺的字號，燒死莊爺的弟子火者俊倪薛平，緊跟着就有人說是國寶落在野馬嶺，現在是真是假，難以斷定，我想由我這野馬嶺撤出帖去，就說慶賀國寶開一個羣雄會，等判人位來齊，當面一問，如果問出一點方向，咱們就可以有點辦法，不知師叔以爲如何？」劉玉琨道：「這麼

一說，國寶確實沒有在你山上了，既是沒有在你山上，羣雄會辦不得，不但找不着國寶，還許招出別的事來，那一來更不好辦了。」畢綱道：「除此之外，那我就沒有別的法子了，當着莊沈二位，如果一定認爲國寶是在我的山上，無妨從頭至尾細細的查上一遍，只要是這個國寶確在我的山上，我不但立獻國寶，並且我願跟隨國寶，一同進京，這個盜寶的，就是我畢綱，該殺該剮，我樂意領罪，您看怎麼樣？」畢綱這句話還沒說完，窗戶外頭有人搭話：「畢寨主，你不要瞪眼不認帳了，你敢跟我打賭嗎？三天之內，我要從你山上盜出國寶，你可敢跟我去打官司完案嗎？」外頭這麼一喊，囁子是又高又脆，屋裏的人不但畢綱，大家聽着都是一怔，咕噥一聲，窗戶一聲響，從外頭躍進一個人來，往地下一站，好似臨風玉立，大家一看，原來是他。

大家正在相持不下！忽然聽見房上有人喊嚷：「不要着急，不必變臉，我來了！」大家抬頭一看，來的還不止一位，房上站定一男一女，女的是，慈靜大師唯一愛徒奚紅雪，男的是瞽目魚的大弟子小火狐周益。兩個人迸下房來，向人家按個兒見過禮，九頭獅子盧春搶着問道：「小狐狸你上那裏去了，慌慌張張到這裏，你有什麼說的麼？」周益道：「盧大爺你別着急，聽我慢慢的跟您說，我差一點兒就跟你們老爺幾個見不着了！這件事情別人怨，頭一位就是單師祖，第二位就是我莊爺爺。這老兩位不是我小孩嘴冷目無專長，實在差點勁兒，我豁出九死一生，蹬底爬高把老二位從山尖上救了下來，無論如何，也應當把我小孩帶走，才是正理，那裏知道，老二位剛剛脫險，就把我小孩兒忘在九天以外，又正趕上山上放冷箭，小孩兒我差點兒沒成了刺蝟，是我跑出了野馬嶺，到了前面那座山，先還不錯，讓我拿烟雲彈很打傷幾個，可惜烟雲彈沒有了，要跑沒跑了，被獲遭擒，幸虧奚大姐趕到，把我救了出來，二次想再上小龍山，

放火把他們一燒，沒想到正趕上有人身摺國寶，也從下邊上山，小孩兒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心跟奚大姐過去動手奪寶，無奈我一天一夜，水米還沒有打牙，身上一點兒勁兒，都沒有了，又看見圍着國寶的人，實在不少，因此沒敢動手，特意跑回，前來送信，正趕上你們幾位，口角紛爭，也爲的是國寶之事，那國寶明明在小龍山，您這裏就是跟畢寨主瞪眼拚命，也要不出第二份國寶。因此我小孩，才敢出頭露面，所爲勸你們老幾位，不用瞎打吵子，趕緊勾奔小龍山，前去捉拿盜寶賊寇，把國寶得回，交給莊沈二位到京完案，豈不比多說廢話，強勝百倍。』盧春還沒有答言，聖手伽藍畢綱，早已微微一笑的說道：『二位老人家，究竟如何？可見有人捏造野馬嶺的謠言，是不可深信吧！是非說明，諸位該當如何？畢綱無不惟命是從。』畢綱這幾句話一說，頭一位是背天行者，單宏文臉上就掛不住了，嘿嘿一陣冷笑道：『姓畢的，你不要自認得意，國寶這件事，暫時扔開不提，你軟禁我一個多月，這筆賬咱們得從新算算！』瘋子莊化鑼鍋子沈洵，這兩個人一心一意，只在國寶，跟畢綱原無深仇大恨，如今一聽國寶並不在野馬嶺，兩個人的心早已跑到小龍山去了，恨不得插翅飛去，趕緊把國寶得回，一看單宏文要跟畢綱變臉，恐怕兩個言語不和，鬧的弄假成真，於自己的事，是無益有損，趕緊上前就勸：『二位不要掛火，彼此事出誤會，不管衝我們姓沈的是姓莊的，幫忙把國寶得回，省得我們弟兄身摺這場官司，日夜感覺不安，依我二人之見，請諸位幫忙，到榆小龍山，只要能將國寶得回，不管二位誰不願意，全有我莊沈兩個攤酒說和，不怕是磕頭賠罪，我們都誠心願意。』莊沈兩個這樣一說，旁邊大家也跟着隨聲附和，全都勸解二位。單宏文看見有了台階，也就心平氣和，不過還要找點兒面子，遂向畢綱道：『姓畢的，我看在朋友面上不忌已往，但是還有點小事，可不許推辭，國寶在野馬嶺不在野馬嶺？此時不必細談，也許你看在事情緊急，派

人送到小龍山，一則嫁禍於人，二則洗清你的罪名，亦未可知，現在大家，既是主張到小龍山索取國寶，你要心理沒有虧，無妨跟大家走走，有能耐你將國寶得回，交給莊沈二位，不但他們感激，咱們還是好朋友，如果你要情虛胆怯，你也無妨當面一談，姓單的是概不勉勉。」畢綱一聽，氣得渾身亂抖，真有心跟單宏文變臉結仇，何不如如此如此，遂向單宏文一笑道：「老爺子，您說這話我不加以辯白，要叫我姓單的，到小龍山幫忙取寶不難，小小的我也有幾句話說，姓單的雖吃江湖飯，可不做絲林事，跟小龍山素無仇怨，不便爲一個傷一個，不過你老人家即是這樣分派，能去我也去，不能去我也去，但是在未去之先我有個小玩藝，引得諸君一笑，我再到小龍山不晚。」莊化道：「有什麼話快點兒說吧！」畢綱道：「我知道衆位都是當今成了名的英雄，我想在我這山上放下二件東西，三天之內，有人把東西盜去，我情願陪衆位到小龍山，如是不能，裝位另請高明，在下我敬謝不敏。」大家一聽不由撞氣，還未答言，旁邊小火狐周益，早已挺身而出道：「畢寨主，我小孩雖沒有別的能耐，要講明偷暗取，倒是略有心得，願意在三天之內，跟您打賭，畢寨主你把東西拿出來吧！」這就叫初生犢兒不怕虎，小火狐周益這話一說出來，大家當時就是一怔。都覺得這個孩子，未免太已狂了，當着這些人，那一位不是成了名的英雄，誰都沒有言語，可見畢綱的厲害，他一個小孩子，居然敢口出狂言，這一來畢綱必要抓住這個不放手，事情反而越辦越難辦了。大家正在這樣想着，果然畢綱一笑道：「既是這位小英雄，願意捧我這一場，我太承情不過了，我也有一點人心，來呀，你們把咱們山上鎮山之寶，趕快拿來！」大家一聽，又是一怔，怎麼畢綱有什麼鎮山之寶，這個事情，真是有點出奇了！旁邊有人答應，功夫不大，拿來了一個黃布包袱，打開一看，裏頭是白玉如意一枝，珠子一粒。毛扇一把。往桌上一放，畢綱一笑道：「寨小無以爲寶，只是這些破爛東西，

却拿雞毛當令箭了，實在惹諸位見笑，不過我們不是比寶賽闊，只是取其略與別的東西不同，好看小英雄絕藝。就是這三件東西，往這桌上一放，今天不算，從明天說起，三天之內，只要小英雄把三件東西之中，拿去一樣，在下便隨諸位判小龍山，我情願一個人把國寶請回，如果過了三天，小英雄不能辦到，可不要怨我姓畢的不懂交朋友，上小龍山這一層，可是恕不從命！」大家一聽，全都一看周益，周益一笑道：「畢寨主，我小孩兒三天之內盜不出去願獻項下人頭！」小火狐周益這句話這一說，不但是畢綱聽着不愛聽，連二老鏢俠七義五傑全都有點搖頭，心說這個孩子可是太已口大，野馬嶺不是等閒的山寨，聖手伽藍不是等閒的人，這句話說得未免太過，再說這件事關乎整個兒大局，豈可因他一個小孩子說話不知檢點，惹出旁的糾紛，大家都有點對瞽目魚鍾符有點不大高興，既是你的徒弟，你帶着他出來闖道兒，那裏有任他滿嘴亂說的道理，你就應該出來把他攔住，怎麼你就怔會一聲兒不言語哪？這可真叫邪行！及至大家一看鍾符，直彷彿沒事人兒一樣，臉上微微露着一點兒笑容，眼睛却看着畢綱。大家都覺着瞽目魚太有點縱容徒弟了。准知道畢綱這一來倒舒坦了。果然畢綱聽了周益的話，站起身來衝着小火狐周益一抱拳道：「小朋友，我姓畢的真佩服你，請問小朋友姓什麼叫什麼？令師是那一位？」小英雄一笑道：「畢老前輩，您太台愛誇獎了！小孩兒周益，雖是學藝不到，可不是徒師不高，實在是小孩兒天分太笨什麼都學不到家。家師姓鍾，徒不言師諱，家師有個別號是瞽目神魚，大概畢老前輩也許略有所聞。我小孩兒今天斗胆無知，一時莽撞，冒犯老前輩，沒有什麼別的說的，還要求您看在我師父的面子，不要跟我小孩子一般見識。」小火狐周益當着許多人這麼一通兒道叫，真稱得起是目中無人，侃侃而談，不止畢綱，連這山裏山外的英雄，全部挑了大指，准知道這個孩子大了雖不成俠，也得稱義。畢綱聽完，雙手一拱道：「嘖！原來

小朋友是鍾老英雄的高足，怪不得有這麼一身好能耐，我畢綱實在佩服！話既說到這裏，我有小小一點人情，可是人情，可是算不得敬意，方才所說打賭這一節，雖是個玩藝兒，可是話既說出來，也不便再收回去，要是別位出頭，除去我自己加緊防衛之外，還要多求幾位幫忙，並且要把山上所有的暗器埋伏一律支騰開了，敬候三天，如今既是小朋友你來，這三件東西，就在桌上一放，我畢綱親自看守，絕不多派一個人，絕不用一樣埋伏，三天之內，小朋友把東西盜去一樣，我姓畢的就是受了萬分委屈，我也願意跟隨衆位尋找國寶，准要落在小龍山，自是最好，即使不是小龍山，天涯海角，我姓畢的萬死不辭！小朋友你看如何？」小火狐周益一聽，趕緊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道：「畢老前輩，您太台愛了！我小孩兒方才一時糊塗，把話說錯，現在後悔不及，惟有求老前輩多多體諒，我知道您衝着來的那一位，您也不能不幫忙，關於盜寶這一層，不過就是拿他當個隱身草兒，既是這樣，我小孩兒先給您道謝，您要肯成全我小孩兒，到了時候，您假裝閉眼一失神，叫我小孩兒把東西得到手裏，一舉成名天下知，小孩兒自是萬分感謝，就算我小孩兒手脚太笨，虧負了您的盛意，您也別把我小孩兒看在眼里裏，請您看在衆位分上，下山幫忙，我小孩兒鬥衆位一笑，就算我把責任盡了，畢老前輩您是成了名的俠客義士，您還能够跟我小孩子一般見識嗎？還有一件事，我得跟畢老前輩打聽一下兒，這次盜寶，除去我小孩兒一個人之外，還許另請一兩位幫手嗎？」畢綱越聽越愛聽，恨不得把周益留下給自己當個徒弟才可心哪，便微笑道：「方才我已說過，不拘那位，只要能把三寶盜去其一，我就幫忙下山，小朋友如果以爲人少勢單，隨便約人幫忙，我姓畢的絕無二話！」周益又是深深一揖道：「如此我可太謝謝了：話已然說明白了，就從明天起，打攪您三天吧！」說完了又往桌子上看了一眼。這時候靜遠堂劉玉琨就搭話了：「畢五兒既是不認識好朋友，一定

非要如此不可，這可也只好如此，你們既是這樣說定了，我們再在這裏也無意味，我們暫時先走，禪等三天之後，是長是短？見面再談吧！」畢綱道：「既是如此，我也不敢挽留，有什麼話三天後再說吧！」當下大家全都站了起來，告辭下山，到了外頭，替目魚鍾符忽然叫聲：「周益你的胆子真是越大了，你不打聽打聽畢綱是什麼人物？怎麼敢當衆打賭，這要是三天之內，不能把東西盜出，豈不是就誤了莊沈二位的事嗎？」小火狐周益道：「老爺子這件事情，您可別埋怨我。實在我是看着那老兩位由口角紛爭，眼看要打起來，咱們大家能够看着嗎？我當時把他接過來，不是就可以省得這一場嘴上官司了嗎？」嘴裏說着，衝鍾符一擠眼睛，鍾符准知道自己這個徒弟，別瞧歲數小，真可以說是詭計多端，當下便不再多說了。這時候莊化忽然搭言道：「衆位可不是我心急，只因為跟鍋子兩個身上背着這樣重案，要說寤食不安，那是太過，可是也不好受，現在既是知道國寶落在小龍山，我想咱們急不如快，不用等姓畢的出頭露面，咱們趕緊勾奔小龍山，到了那裏憑着咱們這些人，難道還不能把國寶得回，何必又多鬧這麼一檔子該體而不體面的事呢？」大家一聽，莊化說得有理，便都一口同音的答應。內中只有劉玉琨道：「衆位要去，我也不攔，不過老單在裏頭悶了這麼些天，似乎得歇一歇，我跟老單不去小龍山，三天以後，咱們還是野馬嶺大廳上見面兒，我們跟姓畢的另有話說。現在可不陪了。」說完了一拉單宏文，這二位就像一陣風似的走下去了。大家一看這二位走了，准知道人家不肯加入這一局，也不便加以攔擋，剩下這些人，就由小火狐周益一個人領頭奔了小龍山，才一轉過野馬嶺後山，就聽見前邊有人喊嚷：「官老爺你餓得起我餓不起，我不能跟你一塊挨餓了，你要好看，你就不用幹，我不在乎，我得幹！」大家一聽，聲音太熟，就是一時想不起是誰來了，頭一個是九頭獅子盧春，往前一搶步就迸出了，還沒看清楚是什麼人呢，猛聽嚙啣一聲

，鎗聲響亮，跟着就有人高聲喝喊：『此山是我幹，此事是我辦，有人過此山，留下菜跟飯，一字說沒有人頭砍兩半，燉綿羊，炒孤雁，大太爺瞪眼要飯！』蹭的一聲迸出一個把來路橫住。

九頭獅子盧春，一聽說話聲音非常耳熟。趕緊過去一看，原來前頭是小流星馮溥，後頭跟的是金牛星丁威。兩個人手裏，每人一對鎗，把去路擋住，盧春一笑道：『官兒老爺，你這就不對了，要說牛犢子，斷道截財，他本來是個野人。倒還沒有什麼可怪，惟獨您可不應該，因為您自稱是官兒老爺，那有官兒老爺還截人的哪？』小流星馮溥，把吼一撇道：『官兒老爺，管什麼，也駕不住肚子真餓，乾脆告訴你們，我們已然一天一夜，水米却沒有打牙了。』旁邊丁威道：『你別瞧我們截人，我們又不要人家的錢財，也不要人的性命，就是因為肚子餓，打算截一點兒吃的，不怕吃完了給他們幾個錢，我們却願意。』盧春一笑道：『你別在這裏瞎亂了，我都沒有聽說過，斷道截道，還有爲截飯的，二位也不想一想，那有幾個走道的，都帶着整桌酒席，預備打發路截的，這不是沒有的事兒嗎？你們兩個人餓了，爲什麼不找一個村莊，去買點兒什麼吃食，倒跑到這裏，放起響馬來了。』丁威道：『我跟官兒老爺，在這裏轉了足有半天了，不用說賣吃食的沒有，』說話中間，大家已然趕到，一問原因，大家都笑了，想着這兩個笨人可樂，沈洵道：『衆位不用樂，大概他們兩個，迷了山道，肚子又餓的利害，所以才想出這個來，那位身上帶着有乾糧，可以拿出來，先給他們兩個人吃一點兒，真要把這麼大的英雄，給餓壞了，這豈不是大家的罪過。』沈洵話未說完，旁邊小孩田正道：『我身上帶着有，不過不多，請他們二位暫時吃一點兒。』說着從身上口袋裏，掏出許多鍋巴，還有幾塊臘肉，遞給了丁威，丁威接得過來，連話都顧不得說，往嘴裏就塞，旁邊小流星馮溥一看，當時就急了，伸手過來就搶，丁威一邊躲，一邊往嘴裏塞，沈洵道：『丁威，你怎

麼這樣沒出息，還不把吃的東西，分給馮溥一半，丁威見到沈洵說話，沒了法子，這才委委曲曲的，把鍋巴遞給馮溥，剩下那兩塊臘肉，却再也不肯撒手，三塞兩塞，全都塞在嘴裏，東西雖然不多，兩個人却以精神大長，丁威嘆了一口氣道：「嘿，這個餓可真難受」，盧春一笑道：「你也有怕的東西，這就好辦了，從此之後，你要能聽我的話，咱們是什麼事沒有，你只要一搖頭，我就想法子餓着你。」人家說着笑着，往前走，已然來到小龍山。沈洵道：「這次來到這裏，原本不一定準知道，寶具準在山上，咱們這麼一種試探性質，咱們現在似乎，勿須輕舉妄動，咱們可以分派人，是誰去打個探，國寶要真個落在本山，那時大家把山一圍，要不出國寶，算是完不了事，如果國寶跟本未在此山，咱們現在可沒有工夫，尋找這種無味的糾紛。事不宜遲，那位先去打個探？」一切話沒說完，旁邊轉過來病化郎包仲，雙手一抱拳道：「沈大哥，我們父子來到此地，還是寸功未立，如今這探山的事情，我們父子願意一同前往。」沈洵才一點頭，旁邊轉過來，小火狐周益，也向沈洵道：「老爺子，這座小龍山，我雖然不太熟，已然來過好幾次，你老人家，把這探山的事，可以交給我，準保不致於誤事。」沈洵還沒有說什麼。包仲却一笑道：「小火狐，你太機靈了，你要有能耐，爲什麼不把國寶先得到手裏？到了這個時候，人位已然來齊了，你的胆子也大了，這麼辦，咱們爺兒倆，鬥一下子，我幫你一個忙，你從前面，繞到後山，想法子去盜國寶，我去前邊，把賊給你引出來，你手下手，你要能把國寶盜出，不但算你奇功一件，事完之後，我要送你一點兒東西，準保讓你心裏痛快。」小火狐周益，聽完這話，先作了一個揖，然後一笑道：「老爺子呀，你說話可得算話，無論如何，我小孩也要探個水落石出，咱們回頭見。」說完這話，小火狐一轉身，跑上山去，轉眼之間，人就沒有了影兒，包仲點點頭，向瞽目魚鍾符一笑道：「果然是強將手下無弱兵，這個孩子將

來必成大名，我倒得捧他一場。請你跟我走吧！」沈洵道：「我看這件事，國寶未必準在本山，不必興師動衆，多結仇怨，包老弟，你既願意幫忙，就先請你辛苦一輪吧！我們大家給你打接迎。」包仲點頭，這才勾奔山口，一個手裏，跨着黃砂瓦罐，一個手裏拿着，歪七扭八的木頭棍兒，來到山口，往裏走去，這時候山口外邊，站着許多小兵，一看包仲，臉油泥，混身破亂，腳底下連鞋都沒穿，光看兩隻腳，簡直就是一個要飯的，那裏看的起他。走過來便把道路橫住，吼裏喝道：「嘿，嘿，你這個歲數，別往前走啦，留神讓人笑話，包仲一聽把眼一翻道：「吓！放你媽的紫花毛藍月白鵝黃輕秋尾，官衙官道，你敢攔老爺的高興，真是什麼東西嗎。」這些攔掠兵，那裏有一好人，一聽包仲說話不受聽，當時心火一撞，一聲喊嚷：「打」呼嚕一聲，就把包仲圍住，你一拳，我一腿，這個夢風貫耳，那個就是窩裏發炮，全都動起手來，包仲那裏把這一羣放在心上。拿起手裏棍子，東邊一戳，西邊一點。東倒西歪，躺下一片，裏頭有明白的，知道老頭子刺手，爬起來抹頭就跑，到了山上一報，金頭蜈蚣陶行就派下八個人來，赤火蛇姚仲，黑風蛇姚平，九尾蝎子柏章，穿山甲劉雲，白索牛紅運，毛毛蟲呂松，兩頭僧池凡，白馬蜂施瑞，這八個人來到山下，也沒有看起包仲，過去動手，每人轉重都帶一點兒傷。這時候金頭蜈蚣，帶人趕到。二次動手，頭一個紅粉姑嫂曹淡菊，叫包仲耍戲一個够，跟着就是曹氏三傑，白眼姑嫂曹自高，水姑嫂曹兌，火姑嫂曹坤，三個打一個，包仲假裝不敵，撒身一跑，外頭的接應，頭一個就是瞽目魚鍾符，一看包仲已然把敵人引來，知道到了時候，便把報君知，敲得響亮，迸下山頭，一揮手下馬棍兒，要戲耍羣賊。幫助徒弟，盜寶揚名。

瞽目魚鍾符這一出手，那些攔掠兵可就苦了，打得爹媽亂叫，滿山亂跑，正在這個功夫，猛聽山頭有

人喊嚷：「師父不用打他們了，國寶已經到手，何必多傷人幹什麼？」大家都抬頭一看，原來是小火狐周益，手裏捧了一個黃綢子包袱，滿面笑容站在那裏。原來小火狐周益，自從看見申久背着兩個包袱進了小龍山，他就用上心了，想着要是把國寶得到手裏，不比殺死這堆臭賊都強嗎？最好就是走進小龍山，想法子把國寶弄到手裏，不過自己一個人，有點獨掌難鳴，四下一看，可就看見長弓小二郎葛懷玉了，知道他的能為好，人也機警，手裏又是一口寶劍，要是他肯幫忙，那是再好不過了。想着便向葛懷玉一點手，兩個人找了一個人少的地方，遂把自己心思從頭至尾細細這麼一說。

小火狐周益說出這麼一套，長弓粉二郎葛懷玉一聽也有理，不過小龍山人位衆多，自己就是兩個人，恐怕衆寡不敵，便向周益笑道：「你這話說的不錯，但是有一件，咱們這裏人位不少，顧前不能顧後，就是把國寶得到手裏，也未必能够拿走。依我之見，不如趕到野馬嶺去送上一個信兒，多約幾手幫手，一舉成功，省得再把事情弄錯了，反而不美。」小火狐一聽也好，兩個人轉身正要往外走，忽聽身後嘖嘖一樂，把兩個嚇了一跳，定神一看，不由喜出往外，原來正是無情劍奚紅雪，周益道：「奚大姑您從那裏來？」奚紅雪一笑道：「我特為救你這小狐狸而來，你這孩子，一張嘴學的這麼利害，有氣罵人，也不過是罵個三句兩句出氣而已，你看你連片子嘴，倒了核桃車子似的，沒結沒完，頻嘴惡舌，有什麼好處？」周益聽了，茫然不解道：「奚大姑，我沒說什麼呀！您在什麼地方聽見我頻嘴惡舌？」奚紅雪道：「你倒成了貴人多忘事了，你方才千賊萬賊，把賊罵的都快翻不過身上，難道那就不算頻嘴。」周益一聽，低頭一想，恍然解悟道：「呦！這麼一說，方才在外頭勸我投降的就是奚大姑您吧！」奚紅雪一笑道：「你這孩子倒機靈，居然還會想起是我。」周益把嘴一撇道：「奚大姑，您還是大姑哪？見死不救，還拿人家孩子

開心，幸虧我沒有舍乎，不然的話，這個勛頭算栽了。」奚紅雪道：「過去的事，不必說了。現在你又欲何往？」周益道：「我打算跟着葛大爺，進去盜國寶，捉拿羣賊。」奚紅雪一聽姓葛，當時就覺得混身血氣往上一撞，心口不住亂跳。連看都沒有看，只說了一句：「咱們野馬嶺見吧！」一提手裏長劍，轉頭就跑，周益摸不清頭腦，一拉葛懷玉，也跟着跑了下去，原來後山離着野馬嶺，並沒有多遠，輾眼之間，就到了。正趕上屋裏談論國寶的事情，三個人才進了去。把話說明，大家二次勾奔小龍山，葛懷玉跟周益，依然繞着野馬嶺的後頭，走原來的道路，到了小龍山，周益問葛懷玉，小龍山的大寨在什麼地方？葛懷玉搖頭，正在這個工夫，只見一個人，飛也似的，從後頭往前頭一陣緊跟，周益一拉葛懷玉道：「葛大爺，咱們跟着他，兩個人一前一後，就追下去了，事情還是真巧，那個人也是嘍囉兵，到後寨去接班，到屋裏一看，連着的人，踪影不見，自己兩個夥計，一東一西，被人殺死，躺在院內，這一驚非同小可，顧不得仔細再看，回頭就跑，却不知道，後頭已然有人追踪而至，慌慌張張跑進大廳，這時候屋裏頭，只剩下長臂妖魔，彭立三，跟着四大天王，這五個人沒有跟着人家下山，正在商量，後事如何辦理，依着岑德廣，扔開小龍山不管，趁早先出關，彭立三不願意，因為一則自己此次前來，是受人之託，事情並沒有辦出結束，這樣一走，有點太對不起朋友，二則跟野馬嶺這回鬧的這事，也由自己身上而起，現在大禍臨頭，自己撒身一走，難免叫人家笑罵，正在說着，嘍囉兵王三進來報告，後寨拿住的人走了，看守被殺，彭立三一聽就一皺眉，一擺手叫王三退下，跟四大天王商量。這件事越鬧越大，應當如何？話才說到這裏，後頭窗戶，嘩嘩一響，彭立三一回頭，忽然對四大天王道：「我看事情已然緊急，得來的國寶，必需小心，不要被他人得去，你們四位等一等，等我把國寶收好了，咱們也趕緊下山，但願得一戰成功，也免得丟人

現眼。』說着果然走進屋內，小火狐周益，正爬在窗戶上往裏觀看，忽然身子一沉窗戶唵味一響，不由下了一跳，惟恐被裏頭人聽見，正在着急，幸虧彭立三沒有理會，又聽他說要挪動國寶，心裏一喜，趕緊往前搶了兩步，也跟着從這扇窗戶裏，偷看彭立三之舉動，只見彭立三，走在一個大櫃的面前，櫃上有鎖，彭立三用手一插，把鎖拿下，把櫃打開，從裏頭拿出一個黃布包袱，周益一見，果然就是兩次得見的那塊包袱，一點兒不差。恨不得從窗戶裏進進去，把國寶搶了過來，不過他準知道彭立三不好惹，不敢輕易過去動手。就見彭立三拿起黃包袱，走到外面屋，向四天王一笑道：『爲了這個東西，傷了多少條人命，山此往後，還不定鬧出什麼事來。不如乘着這裏沒人，把這個包袱，往山洞裏一扔，無論收到什麼地步，這個東西他們總得不回去了。這倒是個辦法。』說着話，捧着包袱，向四天王一擠眼睛，走了出去，周益這個時候就急了。心想真要這樣一辦，大家豈不前功盡棄。趕緊一拉葛懷玉、兩個人提身上房，繞到前邊，才要往下遊，冷不防，彭立三一回頭，一抖手，就聽刷的一聲，周益知道不好，無奈身在房上，又是往前探着身兒，再打算轉動，實在不易，就在他一怔之間，來的兵刃，已然打在頭上，只覺頭髮上一陣發緊，彭立三往下一揪，周益身不由己，就掉下房去。四大天王，跟着過來就要捆，葛懷玉擱下了弓，一抬手，就是三個彈丸，拍，拍，拍，四大天王，倒有三個，身上，臉上，手上，全被打腫。一聲唉呀！沒喊出來，屋上一道紅光，吃的一聲，響到院子裏，一抬手，彭立三手裏拿的飛抓，這種抓，名叫龜背駝龍抓，能在一丈開外，跟自己手一樣，使勁那麼靈活，彭立三以此成名。本想把周益誑出來，用抓拿住，除去後患，因爲方才窗戶一響，彭立三就聽見了，回頭一看，果然有個人影，知道果然有人暗探。這才假裝拿國寶，狂騙來人，以飛抓拿住周益，正在高興，忽然有人趕到折飛抓，一探手，把國寶搶過，一拉地下的周

益道：「小狐狸，國寶已然到手，還不快快的跟我出去。」說完一轉身，便像一陣烟相似，往前山跑去，彭立三一拉四天王，追到山口，羣雄會金雞吃百蟲大戰小龍山。

小火狐周益抬頭一看，來的不是別人，正是無情劍奚紅雪，一手拿劍，一手托着黃包袱，在前頭一跑，彭立三提着四大天王，隨後就追，才到山口，就看見兩邊，已然打上交手仗了，小火狐周益，一聲高喊，諸位不用打了，國寶已然到手，長弓粉二郎葛懷玉，也從後面趕到，大家一看，果然是個黃包袱，像是國寶，究屬裏頭是什麼？大家可不清楚。頭一個的瘋子莊化，一心一意，就是這個國寶，如今一見國寶到手，顧不得西邊搗亂，一挺腰，一聳身，雙腳一蹶，竟從大家頭上飛過。直奔山頭，到了周益面前，伸手接過黃包袱，解開扣兒一看，氣的臉上顏色轉變，裏頭那裏是什麼國寶，原來是一塊十幾斤的大石頭，莊化一生氣，二話沒說，連石頭帶黃包袱，抖手就扔了出去，跟着望下一迸，往到大家面前，一聲怪叫道：「衆位，今天幫我一場，要不把小龍山一掃而平，我就不姓莊。」瞽目魚鍾符，微笑道：「莊大爺，您不用先動真氣，有什麼話咱們緩緩的說，就憑他們這一堆，還能跑的了一個，一句話沒說完，就聽身後，忽然一聲鷄叫，大家都覺得可怪，曠野荒山，連個人家還沒有，那裏來的小鷄，當然全要回頭看，大家差點先沒笑出聲來，原來離着大家不遠，從那邊往這邊走來一個人，身高也就三尺，脖子倒有一尺七八，小頭小臉，小鼻子小眼，上七根下八根，十五根狗毛鬍子，小鼻子，凹塌鼻梁，翻鼻孔，薄片子嘴，兩個小耳朵，稀稀的頭髮，梳了一根小辮子，紮着紅頭繩，穿着一身土布的褲褂，背了一個褥套，上頭還有四個字是『發財回家』布襪子青布鞋，手裏拿着一根楊木棍，一邊走，還一邊唱，俚聲土氣，唱的是：『一輪明月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吃的鷄魚肉，幾家啃的狗骨頭。』越走越近，越看越真，頭一個瞽目

魚鍾符，就認出來了，趕着迎了上去，向那人一笑道：「何大哥，今天是什麼風兒，會把您颺到此地，這可真是想不到，來來來，我給你們衆位引見一下，啊！衆位，這位住家張家口，何家灣，姓何衆位知道，江湖道上，有一位金鷄獨立，何大成何四爺，就是這位朋友，諸位多親近親近吧！」大家一聽，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彼此上前一陣寒暄，何大成向瞽目魚鍾符一笑道：「鍾瞎子，這麼幾年沒見，你還沒死嗎？」鍾符把眼一翻道：「我早就活膩了，早就想死，可是閻王不下令，小鬼不來傳，抹脖子怕疼，上吊怕出不來氣兒，想死死不了，活着真沒勁，你這個老小子，多年不見，見面之後，連句人話都不會說，你怎麼沒有喂了貓，還活得有滋有味，可惜了的人皮，會披在你的身上。」何大道道：「得了鍾瞎子，你這張嘴居然還這麼利害，我說你不過，算你是英雄不成？咱們說真格的吧！我這次到這裏來，是半路上遇上二位朋友，聽說莊沈二位跟野馬嶺老畢，鬧了意見，鬧得刀槍亂舉，鷄犬不寧，我想彼此原是好朋友，又都是這麼大的年紀，何必還鬧什麼意見，因此我才趕到這裏，所爲給他們兩下裏說合說合，沒想到走到此處，會碰見你們，看你們這個形式，又是切刀子的行當，到底爲了什麼？可否跟我說說，也叫我明明白白。」鍾符隨把大家怎樣結仇，以及尋找國寶，從前至後，細說了一遍，何大成點點頭道：「嗚！原來爲的是這個，我雖跟莊沈二位，沒有什麼深交，可是如果姓畢的真作出這種不體面的事，我倒要伸手管管。現在這裏，是輸走贏，誰勝誰負，要不要我給幫幫忙兒？」鍾符道：「按說我們這裏人位很多，你又不是從遠道而來，似乎是用不着你勞動，不過有一節，你這個人，鼠肚雞腸，我是早就知道，當之大家，如果不叫你施展施展，你也許以爲屈了你的才，要不然這麼辦，你就當着諸位，伸手管管這回閑事，也在這個地方掛掛號，湊湊熱鬧，你看好不好？」何大成一笑道：「鍾瞎子，就沖你說話這份沒有德性，這輩子老做瞎

子，下輩子真瞎子有希望，我姓何的冲着好朋友，不能跟你一般見識，今天即然趕上，說不得當着諸位，不該獻醜也得獻醜。衆位讓一讓，看我這一場，倘若有個力量不及，衆位可得多多幫忙。」大家全都一抱拳，齊說『辛苦』何大成一輪手裏小木頭棍，便走向對面，用手裏棍子一指，高聲喊道：『對面朋友聽真，在下何大成，本爲訪友，從此路過，正趕上你們兩下裏有事，我不敢說願意你兩家和平解決，可是實在不願意朋友們刀槍相見，如果國寶果然在你們山上，快點兒拿出來，交給莊沈二位朋友，讓他們完結公案，自是最好，如果沒有落在本山，也可以說出實話，免得爲了不值的事，鬧得馬仰人翻，實在可以不必，我這句句良言，諸位可不要當做惡意。』這個時候，金頭蜈蚣陶行，一看大家趕到，準知道這些都是出了名的英雄，自己這面，決不能找出便宜，可是當着衆人，又不能說出真話，怕是被大家小看，正在爲難，何大成點手一叫，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提起何大成，差不多都知道有這麼一個英雄，正在心裏一急，就聽長臂妖魔彭立三，一聲喊道：『管你姓何姓海，今天我要跟你一死相拚，咱們倒看誰成誰不成。』說着一掄手裏龜背駝龍抓，提身一縱便到了臨近，要和何大成，一場死戰。底下緊接金鷄殺百蟲，大戰小龍山，野馬嶺羣雄比武，五老七雄獻藝解圍，楓陵渡，軟紅園，弟兄反目，碧血鴛鴦大收場，正在讚述排印不日出版，先行預告。



上海勵力出版社